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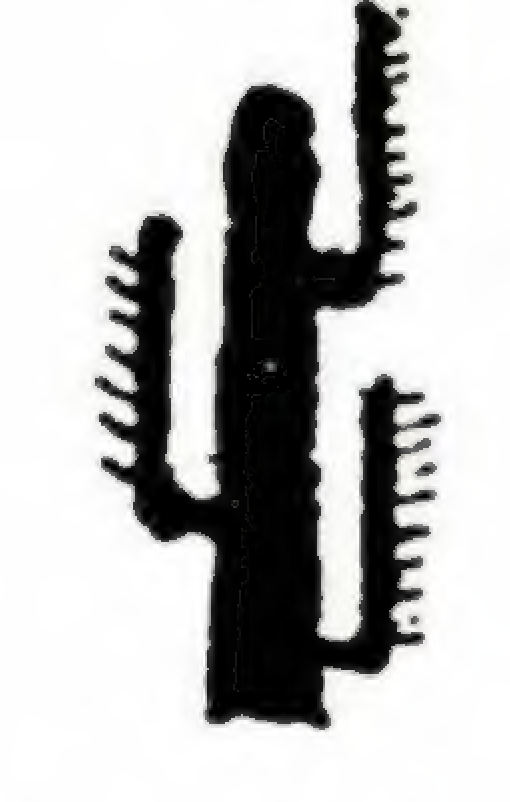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叛乱

〔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著

李红琴　刘佳民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叛乱

〔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著　李红琴　刘佳民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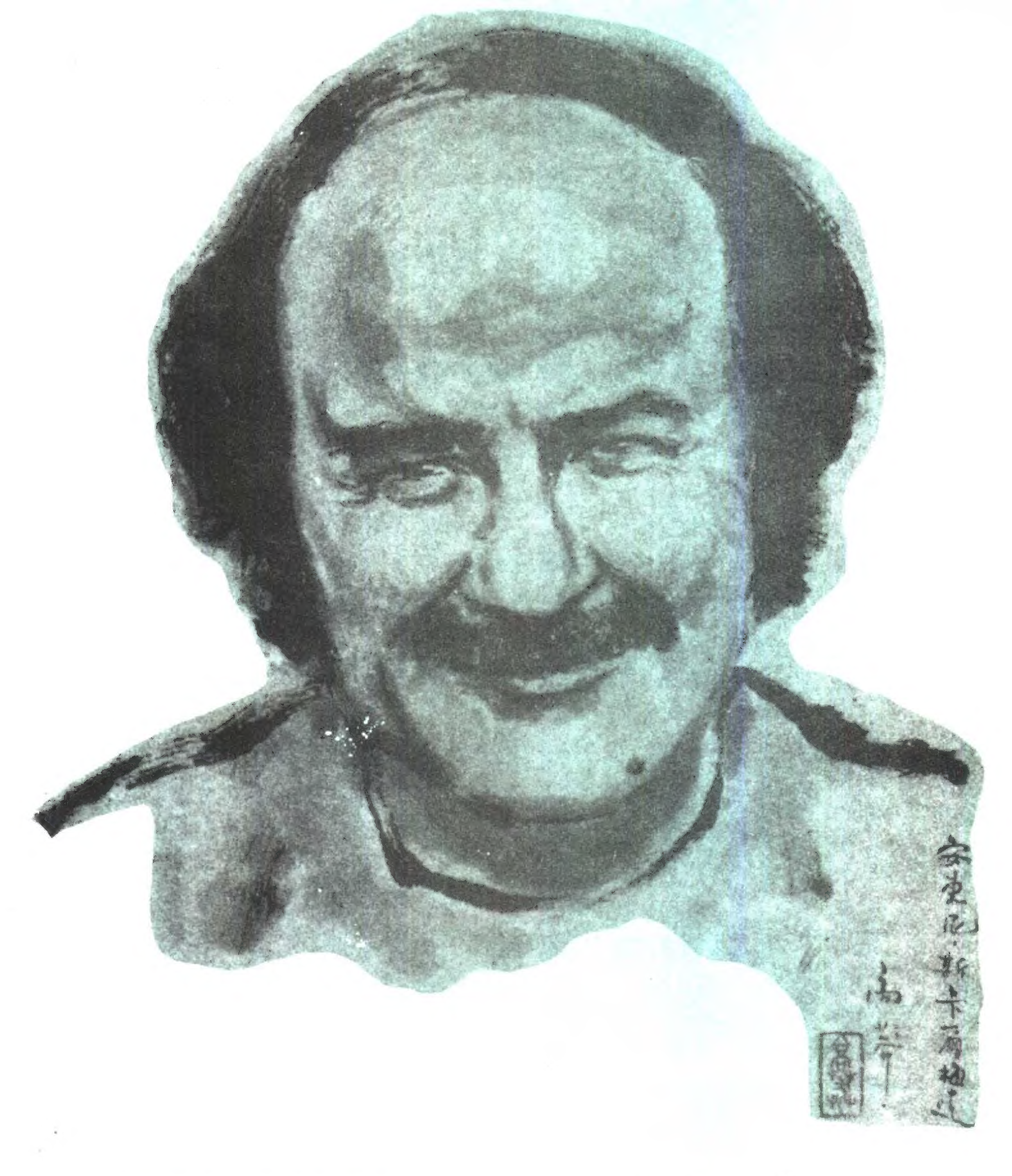
(滇)新登字 01 号

ANTONIO SKARMETA
LA INSURRECCION

根据赛依斯·巴拉尔公司1982年第1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叛 乱
〔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著
李红琴 刘佳民译
责任编辑： 谢学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55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7-222-01081-5/I·274 定价：7.30 元



安东尼奥·西卡尔梅达　　　　高　莽　　画

译者简介

李红琴，1945年生于北京。1960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校，196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文系。在安徽城西湖农场劳动锻炼二年后，于1971年初开始从事西班牙语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外语师范学院西班牙文系副系主任。

译者多年从事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学和拉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翻译出版了何塞·多诺索、何塞·埃米利奥、阿斯图里亚斯、奥·蒙特罗索等人若干篇中短篇小说。

译者是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刘佳民，1945年9月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文系。1972年起在国际旅行总社长期从事西班牙、拉丁美洲旅游市场开发工作，任国旅总社亚非拉部部长。

译者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员。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和他的小说《叛乱》（代序）

拉丁美洲文坛"爆炸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加尔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人，在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文坛上，叱咤风云，写出了一大批佳作，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虽然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明显地看到一种衰退，或者说走下坡路的迹象，但他们的实力，对拉丁美洲及西班牙新一代作家来说，仍然不失为一股强大的挑战势力。"爆炸文学"作家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率先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从他们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的三、四十年代起，他们就开始艰辛地拓展自己的创作道路，因为用往昔的那些文学手段来表现"爆炸文学"作家创作上的初衷——反映现实，已显得力不从心。"爆炸文学"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界又大量发行他们的作品，使这批作家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站稳了脚跟，拥有了愈来愈多的读者。诚然，是他们带来了文学的新意，然而新的东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上一代作家把自己那些精美的、几乎是现成地可以奏出优美文学乐章的器乐传送给他们的话，"爆炸文学"出现的

这种文学现象就无法解释。"爆炸文学"这场气势恢宏的音乐会正是这种情况下拉开序幕的。上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是：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及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在"音乐会"的开幕式上以及其后诸多的"节目"中，"爆炸文学"的作家们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有持久意义的文学形式上的重大改革：运用多样化的语言手段、叙述方法上的战略意义的革新、创立时间及结构上的新观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文学作品能在更宽广的幅度上描绘拉丁美洲的现实，反映那里的神话般的现实，魔幻的现实，神奇的现实。"爆炸文学"作家们以其缤纷繁多的新意，当之无愧地矗立在当代世界文坛上，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文学创作的楷模。结果，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对后一代作家产生影响，起到导师的作用。这样，文坛上随即出现了一批"爆炸文学"作家的模仿者。这样的追随者过去有之，现在仍是大有人在。尽管他们有着雄心壮志，但试图超越先师的伟大理想，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由于存在着企图超越先师的强烈愿望，很多"爆炸文学"之后的作家，虽然他们才华横溢，仍无可挽救地在那个翻腾着"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内心独白"、"多方位透视"、"复杂化结构"的风浪中翻船覆没。他们虽然置身于海洋中游泳，却缺少可以凭借前进的风力，这种风力在文学创作中不仅意味着得体的语调，恰当的节奏，也可以看成是游泳者向前的一种动力。现在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艘巨轮，一股突飞猛进的巨大力量，他们不但不去企盼顺风而下，而是要顶风前进。

靠自己的力量，奋力呼吸游到前列的作家寥若晨星。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秘鲁作家阿尔弗雷多·布赖斯·埃切尼克和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是这些作家

中的佼佼者。他们在“爆炸文学”以绝对优势统治文坛的六、七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脱颖而出，得到世人的认可。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也可以列入其中。她出版的小说数量相当可观，但依我之见，她也没能逃离“爆炸文学”“风力”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在众多沉船覆没的作家当中，她仍算得上是位幸存者。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年生于智利安东法卡斯达，196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短篇故事集之后，1969年以《瓦顶上的裸体者》小说集赢得了古巴“美洲之家”这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从而使他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小说家中开始享有盛誉。尔后，他于1973年和1975年发表了另外两本故事集，197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梦见雪在燃烧》面世；1978年又发表另一部长篇小说《什么也没发生》。1982年发表了他写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叛乱》。这本小说的西班牙文版，是在它的德文、丹麦文、荷兰文、葡萄牙文、俄文和瑞典文本在欧洲已满载声誉广为流传之后才问世的。为什么这本小说的原文版，即西班牙文版问世那么迟？也许下面的说明可以解答这个问题：这本书是由一家美国企业“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该企业声称，他们的宗旨在于帮助那些有才华的、讲西班牙语的作家，即如果这些作家的作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不能在本国发表，他们则负责出版发行。

这正是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情况。当时，智利由于皮诺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立宪政府，他被迫背乡离井，在国外政治避难。事实上，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在国外写成的。这不仅仅指他的小说，作为电影剧本作者，他至少获得过五次国际奖。他在德国度过了多年的流亡生活，在那些年代，他为电台写了多部剧本，其中有一部作品曾代表德国参加了1977年“欧洲广播电台协会”举办的国际比赛，在

来自十六个国家的多部作品中，被评委们一致评为最优秀作品。

在斯卡尔梅达所有叙述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特点，那就是作者所肩负的双重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文学责任，或称作品的文学性和政治性。关于政治性，他的作品中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倾向性的宣言，不是通过摆布从现实中获取的材料达到说教目的，更不是像画像或像历史学家那样去描绘某种信条的代表人物，比如奴隶主义，而是把这种政治性体现在某种根本态度中，体现在文学想像的范畴内，融汇于生活自身。他坚决摈弃通过语言说教的手段去体现政治倾向。作者把这种根本态度当作分析和评论那些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抗争、矛盾和分歧等等现象的唯一方法。从这一根本态度出发，面对种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做出真正有意义的选择。关于文学性，斯卡尔梅达极力追求作品的文学价值，对于不属于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任何东西都毫不含糊地舍弃。他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洞察生活中的一切，通过变化多样的叙述手法和多种得心应手的表现方法，把现实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任想像的羽翼在现实中驰骋，在他的笔下描绘出奇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既是、又不是读者所了解的世界，一个令你既熟悉，又感到十分惊奇和眼花缭乱的世界。

斯卡尔梅达笔下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充满自然和清新的气息，真实的生活像淙淙流水，它们分流而来，汇合而去，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跳跃的、生气勃勃的世界。

《叛乱》这部小说的素材出自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尼加拉瓜人民（确切地说是莱昂城人民）反对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斗争。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才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作者选择了这样的角度：以一系列这样或那样人物的不

同经历为出发点展开叙述，这些人物和他们自身遭受的种种挫折，或像引线一样留下道道痕迹，或以直接的方式向我们描绘出故事的背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镇压人民的一幕幕场景：他们的暴戾恣睢、滥用职权和人民感到不堪忍受的种种镇压措施和卑劣手段；人民多方位地奋起反抗，使统治阶级无计可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另一背景，是善良人民大无畏的勇气，斗争迫使他们学会了用种种办法向敌人发动进攻，他们并不拥有反抗独裁统治的先进武器，但是出于对斗争事业的忠诚和共同的信念，他们有一套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例如在革命人民中间传送秘密消息的作法，（小说中用暗语"苍蝇"代替秘密消息），他们采用消防员的计谋，穿墙凿壁，秘密铺设了一条长长的、与消防车相连的走帆布管子的通道，帆布管子内灌满汽油，一直通向敌人指挥部，把敌人困在风尘迷茫的红色火焰中，这一感人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表现了人民之间紧密相连的战斗情谊。在斗争中，人民的信念决非日渐衰弱，而是恰恰相反，面对一个穷途末路的镇压机器给予他们的几乎是致命的迫害，他们的斗争信念愈加坚定。正是在广大人民的热诚支持下，在普通民众的大力帮助下，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士们才取得节节胜利，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使敌人的政权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书中的每一个透视角度，都是完成一个完整拼图的重要组成部位，使我们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个整体的概念。从中还可以看到，面对即将取得的胜利，全社会是如何激昂振奋的情景。小说的透视角度之一，是关于诗人、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莱昂内尔的描写，作者通过他写给恋人的燃烧着炽热的情爱，充满诗意的信件，向我们展示了他那既充满日常生活的情趣、又富于美好幻想的内心世界。这一切使

一个活生生、平凡而又高尚的年青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志向并不是成为一个军人，但是他坚信，在那样的年月里，他的位置应该在战壕中。在看到莱昂内尔内心世界的同时，通过他和情人来往书信中大量使用的比喻，我们还得知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情况、独裁政府野蛮镇压支援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年青人的暴行（事实上，只要是年青人就会遭到迫害或杀害）。在小说中，诗人莱昂内尔并不是在战斗的场景中出现的，“他”经常出现在言辞热烈的情书中。他写的信充满柔情蜜意，表现了他心灵的纯洁善良，虽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但是却向读者展示了他的乐观主义和坚信必然取得胜利的信念。对战士、诗人莱昂内尔来说，胜利还意味着他和他的未婚妻维多利亚的重逢，那是有血有肉的维多利亚，他的那些热烈的情书就是寄给她的。

小说中许多情节令人惊叹，充满戏剧性，扣人心弦，因而令读者爱不释手。但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说在写作手法上又大量使用了讽刺、幽默和文字的双关语义，从而使小说叙述充满活力，令读者感到轻松愉快，得到美的享受。《叛乱》自始至终令人感到充实丰满，它具有些巴罗克风格，也具有印象派作家的手法，作者大胆泼墨，洋洋洒洒展开情节，立意准确生动，绘出了极其动人的画面。作者还故意“离经叛道”，把别人的文章插入自己的作品中，有如聂鲁达的诗作，但都是为小说主题服务的。

初看小说，上面列举的各种场面似是一连串并列存在的画面，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故事发展顺序的安排。然而，实际上这种画面的排列并无意按照事情发生顺序去安排，而是张张画面恰似打开的折扇上的条条叠折，它们通过某种特定的连接方式，与全书的内容贯通为一体。

小说的结尾是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留给我们的是满

含新的信念和希望的美好结局。那一切都迅速地融合在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之中，这就是新的生活。

胡安·莫里略
Juan Morillo

注：本文由译者与胡安·莫里略合著。

第一章

阿古斯汀把信扔进军团部大门前的邮筒后不久，邮差漫不经心地将信收拾起来。三个月以来（公共交通系统、商店、工人、农民、职员、码头工人、矿工、演员、电报员、诗人、大学生、记者、官僚、田径运动员结束了罢工，恢复了电台广播、文化艺术活动、银行业务活动之后），邮差苏伯里梅·萨里纳斯第一次把三轮车停在邮筒前。他用极其熟悉的动作将信扔进帆布口袋，然后朝邮局方向走去。他从口袋中掏出门钥匙，插进锁眼中，合页发出讨厌的吱吱嘎嘎声，这使他在这一年中第一百次想到要从他的教父普卢塔科那儿搞点润滑油。房顶上的窟窿彰明较著，分信架上放着一个接漏水的脸盆，雨水“毫不吝惜”地从盆中溢出。他用工作服的袖子擦拭了脸盆上的泥巴，这时才把帆布口袋来了个底朝天。凝视着倒出来的信件，他对自己那份工资是何等的可怜和微薄又有了进一步的领略。在这个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文盲的国度里，写信被视作时髦之举。他干的邮差工作，往往不仅仅是分发信件，还要给那些陷于困惑之中的收信人念信。这些收信人捧着信，就像托着一件随时都可能在他们手中变成碎片的玻璃礼品。至于额外的酬劳，那是自然的，晚餐和啤酒往往用来报答他的此项文化知识

服务。这些大字不识的人们，对来自邮局的邻人是这样的殷勤热心，可以说，对送信、读信这老一套的“程序”早已十分熟悉了。邮差在这个邮区刚一露面，孩子们便簇拥而上，那股高兴劲儿，真不亚于欢迎那些花上几个硬币就会讲故事或说笑话的大木偶人。当他拿着汗渍斑斑的信件，在某个没有大门的房前停下来时，街坊们便会悄悄地聚集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琢磨着是否他们的女邻居的某位亲戚死去了。萨里纳斯喝了一杯用户买的冰镇啤酒驱驱暑气，润湿一下喉咙，然后进行撕开信封的简单“仪式”。一个或两个钟头之后，吃罢晚饭，他带着一付神秘莫测的样子离开那间房屋，对那些沉浸在种种推测中迟迟没有离去的人群不屑一顾。这种郑重其事的气氛，也感染了收信人。黄昏时刻，她将摇椅搬到人行道边，长裙兜里揣着信，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摇啊摇。终于某个邻居再也按捺不住比“嫉妒”之情还要强烈的好奇心理，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凑过来问道：“街坊，您收到信了？”被问及的人打量着发问的人，无精打彩地低头朝长裙看看，装作此时此刻才意识到那封打开口的信的存在，又抬起头来看看发问的人，回答道：“是的。”在个把月的时间里，信的内容被支离破碎泄露出来：“我抗议分期付款购买缝纫机、孙子在马萨亚① 洗礼、祖母在布鲁费泽斯② 去世、在马那瓜③ 上学的儿子要求增加每月生活费。”

有那么一段日子，每天邮袋里至少有两封信，他可以有机会时时犒劳一下辘辘饥肠。但是自从叛乱的战火点燃以后，世界大乱，每天的信件只是带来在游击队打仗的该邮区居民的阵

① 尼加拉瓜南部马萨亚州。
② 尼加拉瓜塞拉亚州首府。
③ 尼加拉瓜首都。

亡的消息。邮局罢工时，他丝毫不抱怨失去啤酒和熟肉及大蒜。游击队最后两次发起进攻前不久，邮区里的人们一看到他，便不禁胆颤心惊。

“又是谁死了？”这是人们提出的问题。

太阳当头高照的上午，只有少女们微启的小嘴是清新凉爽的，小伙子们梦寐以求得到一吻，就连邮递员们也存有奢望，虽然这是不可能的。萨里纳斯此时却感到，他的新绰号——秃鹫①的叫声像个巨大无比的阴影一样，在他的背后铺天盖地而来。孩子们一面喊他的外号，一面从远处用胳膊肘凶狠狠地作出秃鹫飞翔时拍击翅膀的动作，同时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叫声……他的羞愧之情流遍全身，比他自己的呼吸更加沉重、烧灼、更加像一股奔腾不尽的激流。就是从那天开始，他把邮件从总局带回来，放在后院有顶的鸡窝上，他把这些令人发抖的信件统统堆积在那里，等待好时辰。他认为，这倒是个使事情平和的高招，能把母亲们从痛苦中挽救出来，他不再受嘲弄，也不再为此而奔忙。人们的新认识，使“公理”日益变得更加“完美无缺。”去年物价上涨百分之五十，而他的工资三年以来分文未加，唯一的变化是增加了一项被迫“自愿捐款”，那是索摩查②“热心”收取的。他从编制在册的公职人员的月薪中扣除百分之五，用来镇压桑迪诺③共产主义分子的叛乱。这就再次给他的实际收入带来很大损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实际收入只够在邮局小客栈背阴的房间里舒舒服服睡个午觉的花费。至于邮区，萨里纳斯早已把它置诸脑后，因为他早已自

① 秃鹫，性喜食腐肉，这里比喻邮差总是带来死亡的消息。

②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1896—1956，尼加拉瓜前独裁统治者，国民警备军最高头目，1956年被爱国革命者处死。

③ 奥古斯托·塞撒尔·桑迪诺，尼加拉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本国独裁统治的爱国领袖，尼加拉瓜民族解放阵线最高领导人，于1934年被索摩查暗杀。

觉自愿地负起责任，让邮差们全部参加了罢工。有时，会有讨厌的家伙撬开合页强行夺入邮局的大门，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他还会抬出奇庚·索摩查的亲如手足的朋友弗洛雷斯上尉的大名。萨里纳斯具有一望而知的谦卑精神，他洗耳恭听来者滔滔不绝的训斥责骂，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扳出邮票的价钱，然后把信放在秤盘上去称，秤砣曾是他们与区里的伙伴们玩“画线投掷”、“金蟾吞金”游戏的道具。他把钱接过来，忧郁地用舌头舔着邮票的粘胶面，然后把邮票贴在信封上，用拳头使劲敲打几下，似乎是在向来者保证：凭这份劲头和自信心，信无疑会被送到目的地。只要那位凶神恶煞的来者一出门，他就会飞快地把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重新放回邮票夹中，把信塞进裤子后兜里，以准备最终将它送往鸡窝中。

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他把摇椅搬到大街上，和朋友们聚聚，或许还要应付那些专门爱管闲事的讨厌的家伙们。萨里纳斯认为，那位也是在这个时候从那间充满迂腐气味办公室里走出来的里瓦斯律师，不折不扣属于这种讨厌的人。

“你好啊？墨丘利①？”里瓦斯向萨里纳斯问候。

“别这么叫我。”

“墨丘利是个了不起的神仙，脚上长着美丽的羽翼。”

“我的脚上只是有脚气。”

“墨丘利是个不错的雅号，兄弟。如果我是作家，我愿意听到人们叫我莎士比亚，墨丘利是个令人感到骄傲的名字。”

在分信的桌子上，油印的传单、反对索摩查的文章被清理在一旁。这些东西也许是某个人在步兵基础训练学校②散发时，被人当场发现后，急中生智，扔到邮筒里来的。桌子上还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

② 索摩查为镇压人民民主运动而成立的特殊部队。

有：包糖纸、封面印有大主教萨拉萨尔照片、题为“报刊”的杂志、一对“二婚夫妇”使用的避孕套、一本做满减法习题的小孩子的算术本，大部分习题做得正确，一张写有“五点钟老地方”的秘密小纸条。

最下面，挨着一页干燥纸的地方，扔着阿古斯汀的信。萨里纳斯拿着信的一端摇晃着，用它敲打着自己的右腿，然后对着屋顶上射出光线的窟窿，大声念出寄信人的姓名：

“阿古斯汀·梅诺尔。”

萨里纳斯双眼牢牢地盯着墙壁。他用手心轻轻地、爱抚般地将信展平，直至忘却了时间的概念。最后一声沉重的、发自内心的唉叹声使他回到现实中。他用中指擦干了下眼睑，把信放到桌子上，背靠着椅背，两手交叉放在后颈部，两眼直楞楞地看着房顶上露出的一块天空，这是索摩查分子最近轰炸留下的窟窿。那块蓝色的天空是如此的安宁沉静。突然间，他猛然前倾，上身扑向信件，但双手没有从颈部放下，他最后一次考虑了那封信的命运。两分钟后，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拿起信，迈开步子慢慢朝向鸡窝走去。

第二章

弗洛雷斯上尉穿过院子时，军曹西富恩特斯正用嘶哑刺耳的声音吆喝着在院里进行柔术训练的新兵，连连不断的哈欠声不断传入弗洛雷斯上尉耳中。军曹看到他的上司后，更是扯着喉咙声嘶力竭叫着口令。上尉在一个文质彬彬的士兵面前停下来，他双臂交叉，看着新兵的动作。西富恩特斯跑步来到上尉面前：

“早上好，上尉。”

上尉有气无力地将两个手指举到军帽上，行军礼。

“好，那么，您让阿古斯汀出列几小时。”

军曹用双手作成小号高喊“立正。”他的声音穿越大墙，清清楚楚地传到那些在营房周围转游、不时被哨兵驱散的老年妇女的耳中。上尉悄悄地将手挪到耳垂边，似乎这样就不会再听到几厘米之外响在他耳边的那讨厌的、充满奸诈的声音。“让你烂死在军曹的位置上。”上尉对他作出了无声判决。当他看到军曹摆出了发出新的口令的架势时，他索性用手掌将耳朵堵住。

“悠着点，伙计。”

“什么事，上尉？”

“声音轻一点，军曹。”

西富恩特斯干咳几下，清了清嗓子，没有用怪声怪调便喊出了名字：

“阿古斯汀·梅诺尔。”

小伙子隐约觉得，伴随他出列的步子向前移动着，同伴们尖刻嫉妒的目光投射向他的后颈。走到他的上司面前，他立正行军礼。弗洛雷斯微微摆动身子，示意阿古斯汀跟着他走。三秒钟后，弗洛雷斯背后传来了军曹大发雷霆的咆哮声：

“老虎们，跑步！跑步……走！”

战士们围成一圈，在西富恩特斯周围又跑又跳。在上尉和年青人还没有走出院子时，军曹在圈心内和战士们一样在跑着跳着。

“你们渴吗，战士们？”

“渴！”战士回答。

“你们想喝什么？”

“想喝血！”他们高声大喊。

上尉停下脚步，看着那些在领操人的指挥下，发出嘈杂声音的气喘吁吁的新兵们。

“你们饿吗，战士们？”

“饿，先生。”

“你们想吃什么？”

“想吃肉。”

“你们渴吗，战士们。”

“渴，先生。”

“你们想喝什么？”

“想喝血。”

“你们饿吗，战士们？”

上尉拉住阿古斯汀的肘部，慢步带他走到操场的出口处。

“告诉我，这家伙总是这个样子吗？”

“先生？”

“那位军曹，他总是这样？”

“您是说像现在这个样子，先生？”

“对。”

“是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先生。”

“他总是血啊，肉啊的讲这些蠢话吗？”

阿古斯汀揣摩着上尉提出的问题，目光盯着靴子尖头，迟迟没有回答。上尉从稠密的小胡子中拔下一根，全神贯注地看着它，并用两个指肚搓捻着那根胡须。

“你喝水吗？”他问道。

“不喝，先生。”

老妪们蜂拥而来，汇拢在军营门前。卫兵们将枪支交叉成十字型摆在胸前，阻挡并轻轻地将她们推开。弗洛雷斯走到宽大的雪佛莱车前，对吵闹声和叫喊声置之不理，他用手势告诉阿古斯汀坐到方向盘前准备开车。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能不能去掉这种声音？”

阿古斯汀发动马达，加快速度，可是他怕排气管出问题，又把速度放慢。弗洛雷斯递给他一顶兰色的司机帽，这和他在委内瑞拉使馆的小车上看到的那顶一模一样。阿古斯汀倒车时，通过反光镜，目光和新兵马塞洛的母亲那凄楚哀伤的目光相遇。那目光以海鸥在海边叼食的敏捷速度投递过来，具有强大的威慑能力，它迫使年青人禁不住用发僵的双唇迸出了“马——塞——洛”三个字。

他打开掉转方向的指示灯，沉思了五秒钟，突然向后倒退，猛地拐到马路上去。第一个十字路口正亮绿灯，车子以三档的速度驶过街口。然而不大一会儿，从车内传出了金属零件相碰撞的杂音，阿古斯汀放慢速度，侧身倾听，寻找原因。他把指示器拨

到向左拐，弗洛雷斯则把一个手指头放到方向盘上阻止了他。

“如果往左拐，就要经过苏伯第亚瓦教堂。你一直向右开，直奔鲁文·达里奥大街。”

阿古斯汀驾驶着汽车，车身左摇右摆，走成锯齿型，齿轮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在“七月十一日”大街上，他向右转，没有踩离合器，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汽车发出了像拨浪鼓一样的“嘭嘭”响声。

“也不要从这个口拐进去。”上尉说。

汽车在大街中间停了下来。周围的车子挑衅性地按着喇叭，可是，当弗洛雷斯的双脚一落到沥青马路上，一切都平静下来。他站在鞋店前，举起一支胳膊挡住一辆“莫来里”加油站的大卡车，上身向后摆动，示意阿古斯汀向后倒车。

“一直开往瓜塔路佩。”上尉坐进车里命令司机。

“是的，先生。”

“那个声音，你看是怎么回事？”

“是车轴的问题，我的上尉。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能使车子的方向发生问题，那可不得了。”

“你能修吗？”

“很费事，先生。”

“那没关系，我问你能不能修？”

“最稳妥的办法是把车子送到工厂去修。”

弗洛雷斯从军上衣中掏出一盒“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角上，然后“啪”地打响了银制打火机。

“送到修理厂，不行。”

他心满意足地吐出第一口烟，咬碎下嘴唇上的一根烟丝，并用舌尖轻轻地把它们吐出去：

“那些王八蛋们无恶不作，他们会在我汽车的马达里安放一颗炸弹的。”

第　三　章

马那瓜

总统府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少将①

共和国总统先生：

鉴于我没有和阁下沟通的其它方法，只好采用这种公开信的方式。

我想唤起您作为城市公民的良知，以期您运用您的积极作用阻止这个战火飞扬的城市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我们正在这个城市内强捱死熬。作为本区教会牧师，我的神圣职责是关注各界人士的生命安全。

也许我今日的立场会进一步激起种种对教会的新的指控，但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容忍未经任何审判就处决人的作法，不能让林莽中奉行的弱肉强食的“法律”肆虐嚣张。现在，我们生活在只能自寻活路的可悲现实中。

这座城市的情况糟糕极了，这是空前未有的。所有人都失去了生命安全的保障，她成了一座被占据的、死去的城市。军

①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之子。

队在大街上熙来攘往，制造恐怖，杀戮无辜，连孩子也不放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我们丧失了理性？难道强者的法律应该强加给这些可爱的莱昂人？难道应当受到尊重的道德观念乃至上帝的旨意都已荡然无存？难道残酷的杀戮可以解决祖国的问题？

为什么朋友们和同胞们不能围坐在桌旁协商探讨，或者寻求文明的解决方法？为什么不尊重人类？为什么把救世主基督的话“和平与你们同在”置诸脑后？

以上帝之爱的名义我恳求您，迅速制止罪恶的大浪继续蔓延泛滥，否则，其后果只能带来敌视和报复，只能造成对人类的欺凌和蹂躏。

上帝愿我们成为手足兄弟。让我们丢掉傲慢、专横和虚荣浮华之心吧！让我们拿起文明的武器，那就是宽厚、仁慈、温驯、理解和爱。

总统先生：结束如此巨大的痛苦吧！无数的家庭正在为失去的亲人失声痛哭。祖国正在失去未来的主人。深陷迷津中的国家将失去北方，迷惘转向，信步所到之处将由死神所霸占逞狂。

基督为赋予我们生命而接受了死亡。我们为什么要使他的死变成毫无价值的牺牲？

为了上帝的孩子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不使他们的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必须重新开始为生活而斗争：在田野里种上庄稼、在仁慈的上帝用雨水恩赐给所有好人和坏人生存的地方统统种上庄稼，让太阳出来使人们获得生机。在家庭生活中，让人们享有幸福与和平。在城市生活中，让我们创建一个有尊严的、繁荣昌盛和充满幸福的社会。

总统先生：慷慨大度不会对您有任何损失，尘世的一切都是瞬间即逝的，只有慈善事业才是永垂不朽的。

上帝将会把和睦融融恩赐给我们，假如我们已经失掉它。但愿我们正在迎接的这个复活节会在繁花似锦，而不是在腥风血雨中度过。

我希望您理会本牧师这颗为呼吁慈悲而受着煎熬的心灵。让死神回到它那阴晦的藏身处，不能让它肆无忌惮地游荡在我们的大街上，吞噬尼加拉瓜人民的生命，人民渴望在上帝仁慈目光的关注下生活，在人类的母亲——圣母马利亚的保护下生活。

以上帝的名义致敬

莱昂地区主教

曼努埃尔·萨拉萨尔·埃斯皮诺萨

第　四　章

戴上手套，他揪住衣角，把镀金纽扣的白色上衣拉平。玛尔塔·德·弗洛雷斯对他做个手势，让他将身子转过去。她看了一眼那件上衣的下摆，又让他再转一次。

“你把上面的纽扣扣好。”

阿古斯汀的手指在狭小的扣眼中“纠缠不清”，他无论如何也扣不上。

“我戴着手套，扣不好。”

“你过来。”弗洛雷斯的妻子玛尔塔说道。成熟诱人皮肤特有的气息、撩拨人心的容妆、似乎从未闻到过的香气、栗色眼睛周围浓艳的勾画，这一切使他的双手渗出汗水，在手套中抓挠着。女人那尖尖的指甲触摸着他的脖子，纽扣刚好挤进了年青人上装的扣眼中。她往后稍退一步，审视他此时这一姿势的效果，她发现年青人在窥视她的乳房。

“你在看什么？不要脸的东西！”她说道，但没有离身走开。

阿古斯汀避开了女人的目光，双眼直盯着脚下那双闪闪发亮的、从上尉的大儿子手中“继承”下来的皮鞋。他极其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他多么憎恶自己这受奴役般的脖子！而上尉

的妻子执拗地等待着阿古斯汀看她或者回答她。阿古斯汀没有改变姿势，与其说被固执的念头所控制，不如说由于惊慌不安而茫然无措。

“你拿好高脚杯，出去！”

玛尔塔太太一声令下，他走过去，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拿起装满酒杯的托盘，并高高举起。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四点钟练习时，是托着空杯子走到鸡尾酒桌子前的。于是，他惊恐万分，似乎只要在一毫米之外有人碰碰他，杯杯香槟酒就会掀起一场风暴，卷起一场把他从这间用壁毯装饰的豪华客厅中“连根拔掉”的飓风，即刻被投入到军曹西富恩特斯的牢房中。他陷于极度的紧张和困惑之中。摆脱了厨房内上尉夫人那逼人的目光之后，稍微感到放松一点的心情，又被大厅内令人目眩的灯光、频频而起的欢歌笑语及刺鼻的香气、发光的珠宝驱散得一干二净。弗洛雷斯的女儿在她的未婚夫的搀扶下，笑容可掬地进入“新闻人物”摄影师的镜头，他们将那令人充满幻想的结婚戒指摆在最令人注目的角度，与之相匹配的是那领带、那恰到好处，饰有金别针的披肩、那蓬松的“一边倒”的发式、还有那无疑会对照片起到最好的衬托效果、在美国的学校里学到的矜持自负的风度——这位未婚妻的兄弟们在他们的身旁微笑着。留声机播放着动听的、诱人兴致、与此时的爱情气氛极为融洽的“爱恋曲”，但此时却无人漫步起舞，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姑娘们扭动着镶有金银线的天鹅丝绒裙，小伙子们也趁弗洛雷斯一家欢聚的机会，在尼加拉瓜这个国家里，难得展示一下他们深色庄重的西服，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到什么的溜溜光的脖子上，意大利的领带打成了漂亮的领结。阿古斯汀的双脚在柔软的地毯上颤抖。他离上尉不远，汗水涮涮流下来，迷糊了双眼。他双手举着托盘，无法擦拭。有人端走了两杯酒，阿古斯汀刚要退去下，弗洛雷斯抓住

他的肩头阻挡了他，这使得阿古斯汀为了避免汗水滴在香槟酒中而极力保持平衡变得更加困难。

“你就呆在这儿。”弗洛雷斯一面说着，一面把手中的空杯子放在托盘上，同时还在邀请工业家再拿一杯酒。他们用玻璃杯碰杯后，开始品味第二杯酒。

“朋友们？”穿白衣服的人问道。

“朋友们，是的，我是在说‘朋友们’。但是我对事情的看法与您不尽相同。首先，我是军人，您是市民，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您穿这件衣服，而我穿这身制服，而是还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思考现实的方法。作为一名军人，我总是寻求最理想的作战条件，从策略上讲，后方太平安全就是我打漂亮仗的保障。这既是一件个人事宜，又是职业的需要。只要知道家人太平，我就会战绩辉煌。”

工业家亲热地将手放在弗洛雷斯的肩头上。

“如果是这样，那是我没有表达好自己的意思，上尉。和您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家人的安全。”

“您现在这么说，刚才可不是。”

“那只能说明您不想理解我。”

“如果说您做生意是在冒险，那么我是用生命冒险。这是区别一名士兵和一位市民的首要之处。”

“您依然那么敏感，上尉。我不过是建议您家里人旅行时要倍加小心而已。”

“跟我说这些话就是指责我。”

弗洛雷斯把空杯子放在托盘上，又拿起了另一杯酒，但是没有送到嘴边。穿白衣服的人惶恐不安地看着阿古斯汀，脸上浮现出和解似的微笑。

“我以神圣的上帝的名义起誓，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

“什么人？”

“一开始是莱昂城的人这么讲，后来是记者们这样讲。自从查莫罗被杀以后，人们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们从地底下往上看，看不到什么时，就硬编造出一些事情来。”

“谋杀查莫罗是愚蠢的行为。”

“上尉，所有的罪行都应当受到谴责。”

“愚蠢的人尤应受到谴责。”

穿白衣服的人将杯子放到托盘上，以一副凄楚的神情抚摸着小胡子：

“比方说，”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如果不搞这次聚会的话……”

“我的女儿要举办！谁知道她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的情人？您认为，先生，我们军人就没有感情吗？”

工业家举起双手，以一副滑稽的表情在讨饶，同时发出了绝望的笑声。

“您把一位忠诚的朋友讲出的所有话都理解成了对您的冒犯。”

弗洛雷斯极其冲动地将香槟酒一口喝下，此时他发现，周围的一小群人在他提高嗓门后便寂静下来。

“好了，不提了，”他说道：“让我们忘了吧！”

弗洛雷斯盯着阿古斯汀的下巴出神，然后又从头到脚打量着他穿的那身侍从服装。年青人用舌尖舔舔嘴唇，将那酸涩的汗水吞咽下去。

“你宁肯呆在这儿看看姑娘们，也不愿意到西富恩特斯那个白痴那儿去胡闹，对吗？”

“是的，先生。”

穿白衣服的人深深地透了口气，想趁机溜掉。弗洛雷斯用力抓住他的肘部挡住了他。他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道：

“苏里塔先生，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了什么混帐话？”

工业家执拗地沉默着，以此作为对这位军人的反驳，军人抓住他的胳臂威胁他，让他讲话。但是当他确信工业家会继续以沉默的方式来回避作答时，他自己做出了回答：

“他们说沉船之前耗子就会跑光，对不对？”

留声机里播放着“天下充满爱”。这位穿白衣服的工程师、工业家没能引起他儿子对他的注意。此时他儿子正朝着一位穿着华丽高雅绢纱的十五岁的少女发出会心的微笑。

“上尉，很抱歉，刚才的谈话使您生气了。我对此确实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十分珍重您的友情。”

“您不必担心，先生，对我来说那些话只会使我变得更风流，它们不会杀掉我。炸弹可是另外一码事，不是吗？”

上尉的孩子们蜂拥而至，来到托盘前，他们有礼貌地握着工业家的手。上尉看到，面前的儿子们样子如此相像，模样如此英俊，严格地梳着欧式高雅的发型，于是他的脸上露出了热情的微笑，怒火即刻消融。

“干杯！”弗洛雷斯上尉邀请苏里塔先生。上尉的目光中充满了新的光芒。

第 五 章

我亲爱的维基①、维多利诺莎、维多里卡、维金卡、维它迷娜、维拉诺、维恩多、维达②。我的心肝：你的沉浸在思念之情中的诗人又在给你写信了，他已经彻底绝望，因为很可能这些纸片永远不会送到你的手中，或许在你再也不想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才能送到你的手中。还有很多的泪水没流出来，我真不知道将它们藏匿在何处，我的心灵承受着这些泪水，滴滴泪水犹如粒粒子弹，装满我的胸膛，使我全身的热血流失殆尽。我终日泪水盈眶，如果不是为了我所目睹的一切而哭泣，就是为了我所忆起的而悲哀。我很难入睡，睡去便是恶梦，梦中的一切无非是悲惨现实生活的延续和重复。但是我身体是健康的，晒得黝黑，有点儿疯狂，可是连最小的子弹也没碰到我。我相信正是那害怕他们把我杀死的恐惧心理把子弹驱散得一干二净吧！这里的人谁也不说害怕死亡，我出于信任他们，相信他们是由衷之言。而我却害怕死亡，因为我想重新见到你。以

① 即维多利亚。

② 维多利诺莎、维多里卡、维金卡、维它迷娜、维拉诺、维恩多、维达均系以外文字母V开头的单词，这里不强调它们的本身意思。

前，我总是想像胜利之后和你重逢，想像着凯旋而归狮城①的情景：我的书包中、战服的口袋中满载着鲜花，军裤上“洒满”诗歌，我拥抱着狮城的人们，而你在这时从人群中走出来，用力地吻着我，把舌头完全放进我的嘴中，用它湿润着我那干渴饥饿的牙齿。午间的一场骤雨，驱散了人间尘埃，我们沐浴在清新的空气中。你拉着我飞快地跑进你的房间，脱下我的衣服。可是胜利迟迟未到。此时，我只能终日徘徊湖边，身旁没有你，不能和你交谈。现在，我已不再梦想，更不去幻想。我只盼望能在今日见到你，或者是昨天已经见到了你。即使索摩查的独裁统治还在横行，即使死亡的危险像丛生的杂草一样随时都在我们的周围窥伺，我都在所不惜，只想见到你。尽管我不能把胜利带给你，我可以将斗争奉献给你。我是桑迪诺阵线中最狂热的战士。有时，脑海中突然涌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但是很快，它们就像在我头顶上绝望地拍击着双翼的鸟儿一样，倏地从我身边飞走了。我极力用这支笔来捕捉它们，但总是言不尽意。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棘手的，因为我所看到的一切是错综复杂的。我害怕死亡。我把这种心情告诉了我的指挥官。他问我，“你害怕战斗吗？”“战斗，我不怕。”我对他说。怕的是死亡。我是我们这支部队中最狂妄的战士。我的三本薄子写满了诗歌，我携带的书籍比子弹还要多。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能见到卡德纳尔②神父，把我的诗歌拿给他看。我害怕死亡。在我衣服的口袋中装着哈维尔·埃拉乌德③的一首诗，我总是读它，总是琢磨它：

我从不嘲笑

① 即莱昂城
②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尼加拉瓜革命者、诗人。
③ 秘鲁诗人，1963年死于游击战斗中。

死亡。
只要是在鸟儿和树丛中
离去，
我从不害怕死亡。

我想道，如果我死在这里，鸟儿和树木会依然如故。对于我的死，它们无动于衷，你会怎么样呢？无非是我的离去吧！心爱的人啊！我要活到胜利的时刻，因为胜利是给予所有人的，我也要享受它！我要从你的双眼中看到那闪烁着胜利的光芒，让你那美丽的玉体带给我胜利的喜悦，我曾如此地渴求你那碧玉无瑕的肌体，你却时时躲闪着我！我自知称不上美男子，但也不很丑陋。要是你现在看到我的大胡子和长头发该多有趣！如果你想吻我，你必须在我茂密的须发中“开拓勘察”，找到我的双唇。我也说不清是否愿意让这封信送至你的手中。我反复读着它，并不是自我欣赏。我感到力不从心。这些天来没有军事行动，这样的日子反而难过。什么理智、纪律、战略……由它们决定我们前进或者后退，我讨厌它们。我但愿分分秒秒都在加速达到最终目的，在前进的过程中没有暂缓，也不要间歇。

我不想用这些话语使你感到压抑，然而，愈写心情却愈加难过，沉重。我原来的想法是通过写这封信，把星期天我们去看电影之前，在塞斯德奥咖啡馆饮咖啡时，我没有讲出的话全部告诉你。你当时问我在想什么，由于我什么也不想说，就用临时编造出来的事情搪塞你。我看到你对我微笑着，也看到远处那片海滩，还有你的忧伤。遥远的沙滩是那样毫无生气，像一片阴影，或者说像一条大狗在大教堂雄狮的脚下懒散闲荡。我为何爱你爱到这种程度，沉缅于爱的拥抱之中。

有时候我想写点什么，我之所以写诗，因为我不会生活，

我要用诗歌使生活驻留。一切都在推动我前进，有时候又似乎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已超越于我。当我拿定某种主意，做点什么事时，我往往不知是如何完成的。今天我在这儿，和小伙子们在离湖不远的地方，我唯一渴望的事是躺在你的身边，靠近你，紧贴着你那细嫩的皮肤。我不清楚别的同伴们感觉如何，我觉得，对我来说时间过得极其缓慢，对他们呢，我相信，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停滞不前的。他们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消息或者指示命令，其认真的劲儿，专注的态度，就像正在全力以赴投入军事行动一样。在静寂无言中，他们得到完美和升华。似乎沉默和专心致志的等待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不想告诉你，但是确实我们有时进出于马萨亚①、格林纳达②和尼基尼奥莫③。一个星期天，我们的一位战友到卡塔利娜④执行一项任务，他看到，国民警备军⑤把镇上所有的年青人都抓去了，后来在郊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为的是让你千万当心，只要是满十三岁的人，就成为他们屠杀的对象。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只知道杀人。你虽是女孩子，也不要掉以轻心。我之所以对你讲叙卡塔利娜地区人们的事，因为我必须把他们杀害了弗朗西斯科·拉铁诺的这个坏消息告诉你，传说他们死于一次惩罚性的镇压，说小伙子们把一个听墙角告密的坏蛋的家烧掉了。我不清楚是否真是这么回事。但是在南方确实在枪杀所有超过十三岁的青年。他们杀害了弗朗西斯科·拉铁诺。我还必须告知你另一条坏消息，他们还杀害了弗朗西斯科

---

① 尼加拉瓜马萨亚州首府马萨亚市。

② 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州。

③ 尼加拉瓜马萨亚州的乡镇。

④ 尼加拉瓜马萨亚州的乡镇。

⑤ 以索摩查为头子的官方武装部队，用以对付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

的兄弟们，杀死了多明戈和马里奥。把这件事告诉伊格纳西奥吧，他们是极要好的朋友，去年他们在波内罗亚① 共渡一周。把事情告诉他，但是你还必须转达，我请求他不要太难过，要多保重自己。在这儿，只要超过十三岁就被杀掉。你不要相信索摩查讲过的他将要执政到1981年的话。在这之前，我们就要把他赶下台。我要活到这一天，尽管他们杀害很多人，我要活着看到这一天。

也许你正在产生对我的坏印象，因为我谈自己这么多，谈到别人这样少。我诚恳地请求你原谅。我承认自己从来是有些自私的，我总是力图搞清自己的感受，总是在琢磨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我想，我对于你，正如达里奥② 所说：

你，手托着下巴
　　沉思冥想，
兄弟，你听凭世上的花儿
　　凋谢，枯黄。

然而，当我见到你时，我可不会这么傻。那个时刻我将吻你，再吻你，我将和你熔融在一起，我脑海中每一个细胞都要充满你的爱，什么也不再想。据说阵线将下令让所有人罢工，那即是发动总进攻的时刻。

我早就盼望着那一绝好美妙的时刻降临了，那滋味就像我将在奇南德加③ 吃到的充满花蜜的柑桔一样甜美。我含辛茹苦地等待着那个至今还没到来的时刻，那一时刻像只腾空升起的风筝把我高高举起。这儿的夜晚有陨石降落。一年四季的夜晚

① 尼加拉瓜南部海滨城市。

② 鲁文·达里奥（1807—1916）尼加拉瓜著名诗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

③ 尼加拉瓜奇南德加州首府。

都是星光闪烁，好似新年之夜。可我说不出鸟儿的名字，我向农民请教。他们根据不同的鸟儿降落在不同树上的特点向我一一叙说，根据鸟儿飞翔特征和叫声向我逐个讲述。有时候一天天漫长难捱，像条长河。时光虽在流逝，然而又像是凝滞住了。光阴，如此静止不动的光阴。也许突然间我们会开始行动，袭击公路上警备部的指挥所、进入某城镇，将它“连锅端”，子弹的呼啸声取代了鸟儿啼啭鸣唱，小伙子们高喊着“无祖国、勿宁死”的口号冲锋向前，而我却缄默不语，极力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我已习惯使用枪支，但是不想看到射出的子弹是否杀死了什么人。但愿索摩查快点滚蛋！我们会取得胜利，但是到了那时候，祖国就会变得残破不堪了。听说在二月间，在马萨亚州的莫宁玻镇，居民用龙舌兰绳作导火线的炸弹和炸药抵抗警备军的进攻。这战斗的日日月月啊！卡米洛是自己人。武装到牙齿的警备军占领了莫宁玻，坦克、飞机和步兵统统开进了镇子。关于莱昂城我一无所知。人们经常提到这个城市，但都含含糊糊。听说大学关门了，你呢？那你干什么？你家的老人仍然失业？据说在尼加拉瓜一半人没有工作。既使你不去听课，你也要争取继续学习，特别要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当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你那钻牙机和你那天使般的双手将会派上很大用场。我真庆幸曾让你用我的一颗臼齿做练习，牙洞的填充物至今还像岩石一样结实。可是我认为你填多了一些，舌头从牙边舔过时，总会碰到这块填充物。也许是因为我习惯了将舌头尖放进那个蛀洞。我们这里的一位智利人，也曾在他的祖国学习牙科学。他说各系之间开展体育比赛时，同学们大声喊叫加油助威：卡尼诺、卡尼诺，莫拉尔、莫拉尔，埃斯奎拉，登达尔①。我简直不知道在向你说些什么，我讨厌所

① 在这里只是尾音相同的词。

有的这些词汇，它们就像一件新衣服或者像一双小鞋在束缚着我。我唯一深信不疑的是这双飞扬着准备把你拥抱的臂膊，我奋力疾书的这些越来越小的字与它们紧密相连。为了在这片纸上找到“立足之地”，这些字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我还有纸张的话，我会给你写得更多更长。到此，几乎没有地方写上“我爱你”这几个小字了。（尽管这爱是无比巨大的）

又及：上述的话都是昨天写的。今天我们得知这个月内将不会有新的军事行动。大家都在分析总结一月份罢工的成果。听说有个叫索劳恩的家伙对企业阶层施加了影响，才结束了罢工。一月份的罢工是即将到来的大罢工的预演，这次大罢工的规模更大，将决定我们的胜利，把我归还于你。（如果你还接受我的话）我刚想起来，我几乎忘记了写这封信的目的，我请求你原谅我那天失约没去你家。这完全是因为我没办法去。我不信今天还能再搞到一张纸，我也没时间再改写这封信了，因为有位值得信任的人要到莱昂城去，信将送至你手中，他知道如何送。这事情本身就像狐狸一样机敏，像莱昂人一样勇敢。我很高兴，因为信将送到你手中，我更高兴的是也许你会复我一信。用一个充满情爱的吻向你告别，你的诗人

莱昂内尔

萨里纳斯读完信后的增补部份，踮起脚尖走到绿色的帘幔前，顺着铁挂竿将它拉好。遮着阳光的阴影，没有带来丝毫的凉爽，黑暗完全笼罩着这令人窒息的房间。

伊格纳西奥丝毫不感到宽慰轻松，他再次用已湿透的手帕擦着前额和眼睑，把成交叉型放在分信桌边上的双脚拿下来，蹲在椅子上，下巴和膝盖骨紧贴在一起。在潮湿昏暗的房间里，他想看看萨里纳斯的面部表情。

“那怎么办？”伊格纳西奥问他。

约摸有两分钟的时间，萨里纳斯抚弄着帘幔，他固执地不让一缕热光照进房内。

“你看怎么办？”伊格纳西奥没有改变姿势，还再问他。这位邮局的职员，只是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然后像被迷住一样，再次去搭平帘幔。“你放下它，伙计，我们聊聊有意思的事。”伊格纳西奥说道。

萨利纳斯从窗口处伸出脑袋，用一位细心的钟表匠特有的目光，观察着午睡时刻空无一人的大街。

“没有人。”他说道，同时用帘幔将潮湿的双手擦干。

“会有谁呢？”

“说不定会有什么人。”他朝向伊格纳西奥转过头，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满腹狐疑。“说不定刚才会有人跟踪你。”

伊格纳西奥躺在椅子上，放松地伸着懒腰，大声打着哈欠，可这并没使萨里纳斯感到他的担心太过份，他把信放在桌子上，用埃米略·路德维①写的《克莱奥巴特拉》将信完全压上。

“说穿了，”年青人说道“你害怕。”

“我害怕？”萨里纳斯大声问道，面带愠色。

“那么你就去，把信送给她。”

“也许能行。”萨里纳斯回答。

“什么叫‘也许能行’？要么干，要么不干，就是这么回事！你想干就去，不想干就算了！”

萨里纳斯站起来，他瞟了一眼信的落款处，信口读出了声音：“充满情爱的吻，你的诗人。”

“为什么偏要我去送？”他问道。

“为什么要你送？”伊格纳西奥叫起来，“因为你是邮

---

① 德国历史人物传记作家。

差，傻瓜蛋，因为最好的办法是让邮差去递送信件。”

萨里纳斯把一个手指紧紧地竖在嘴唇前，又意味深长地指指窗户。他朝窗户走去，拉开窗帘，向大街的两侧观望。

“没有人。”他说道。

他走到桌子前，把书挪开，拿起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的三页信纸，开始琢磨。

伊格纳西奥走到桌边，一把抓住信，把它塞进上衣的口袋中。

“到此为止，”他说道：“如果你没胆量去做，就不必去做。”

萨里纳斯猛的一下把那几页纸夺了回来，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又用手去把它们抚弄平整。

“我怎么送？”他问道。

“首先，把信放进信封，贴张邮票，再盖上邮戳。”

“我的邮戳是本地区的，而诗人在里瓦斯一带，不是吗？”

“先把邮戳盖上，然后用手指头一抹，收信人读的是信中内容，谁也不会看邮戳。”

“你说得怪轻巧，因为你不去送信，信可要由我送去。”

伊格纳西奥笑了。萨里纳斯用加强的口吻突出的那个‘我’字，他也曾以同样的语气讲过话，那是只重视军事行动，不考虑行动后果的年代。

“请原谅，”伊格纳西奥说道，“这倒是个很重要的细节。”

“我很高兴你弄明白了这一点。”

“我明白。”

萨里纳斯把信放进信封，正准备往干胶边上涂点唾液时，他的舌头在信封的尖角处停住了：

“我估计谁往信封上涂唾沫都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伊格纳西奥用沉闷的声音说道，同时突然收住了几乎张开嘴露出的笑容。

像合上一条拉链一样，萨里纳斯仔细地用舌头舔过信封的胶边，又用拳头在分信桌上轻轻地压压信封，把它展平。

“我问你，”萨里纳斯没有把身子转向青年人，“听说在巴拿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训练军队。”

“是吗？”

“很可能通过信封粘胶处上的唾液，就可以发现是谁粘的信。来，你过来写信封。”

伊格纳西奥用牙齿叼着笔，用右手心再次把信搭平，拿起笔写道：

维多利亚·梅诺尔小姐

路莰药房南侧，第四街区

莱昂城

尼加拉瓜

邮差越过伊格纳西奥的肩头向前探身，当他看到信封上的姓名时，连呼吸都屏住了。

“维多利亚·梅诺尔，”他说道，“安东尼奥·梅诺尔的女儿，就是写给那位维多利亚·梅诺尔的。”

“邮票在哪儿？”

“也就是阿古斯汀的妹妹，他妈的！”

萨里纳斯取出一张面值一科多巴① 的邮票，把它放在信上。伊格纳西奥用唾液舔湿它，把它贴在信封的右上角，然后拿起橡皮邮戳，放到嘴边，哈一口气，将邮戳盖在信封上时，故意滑动一下，以造成字迹模糊。最后，他满意地点着下巴说

① 尼加拉瓜货币名。

道：

“连基督也看不清邮戳上写的是什么。”

萨里纳斯观望着他，那副神情看上去像是呼吸“卡壳”了，又似乎是不敢把那口气吸进去，他费劲地将唾液吞咽下去，说道：

“我能对你说点事吗？”伊格纳西奥挠挠鼻子，表示同意。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维基。”

“你爱上了她？”

年青人审视着邮差脸部轻轻泛出的红晕。邮差想用突然发作的沙哑的干咳声代替回答。他还是点了头，就像在无地自容的害羞心情压抑下，极力要透口气一样。

“你对她从来没有表示过？”

“没有。”他用完全改变了的声音回答道。

“常年居住在同一街区，在同一家商店买油，听的是同样的迪斯科音乐，生活在同一群朋友之中！”

“她长得非常漂亮。”

“后来呢？”

“后来，就像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一样，特别漂亮的女人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萨里，这是傻瓜和宿命论者的哲学。那些漂亮的女人从来是极其悲伤和孤独的，因为只有那些小白脸才会走近她们，向她们说些蠢话，利用她们陪着散步，向别人炫耀一番，这就是一切。”

“再说，我又不擅辞令。”

“大可不必，当我因某人而感到心扉深处受到触动时，因某人而产生一种近乎伟大的情感时，我只是看看她，保持沉默不语。”

“你这一手从不失灵吗？”

“从来不失灵。”

“我几乎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沉默不语的时刻。”

萨里纳斯从桌子上举起信，在伊格纳西奥的面前晃动着它，这正是最终得到的证实。

“你看她爱上了谁？爱上了一位诗人。”

伊格纳西奥注视着他，射出的目光像猫的利爪一样。

“爱上了一位游击队战士，不是吗？”

萨里纳斯掂量着信，似乎在回味诸多纷乱的往事。伊格纳西奥走到房间最里面，用手掠过墙角处积满灰尘的一台机器。

“是电报机？”他背对住萨里纳斯问道。

“对，是电报机。”

“你会使用吗？”

“见到过别人使用，自己从未用过。”

伊格纳西奥转过身子，用敏捷的动作跳到萨里纳斯面前，一个手指头用力按着他的胸部：

“你必须学会使用它，”他对他挤挤一只眼睛，“这是命令。”

年青人走出了房间。一缕光线，不是清凉的空气，扑到邮差身上。他在房间内茫然不知所措。他久久地品味着自己的困惑心理。突然间，被某种冲动所控制，他拔腿向大街上走去。手中紧紧地攥住那封信，他开始小跑，直到追上伊格纳西奥。带着同样的、在房间内谈话时的想法，他又一次在伊格纳西奥面前晃动着那封信。

“为什么你不去把信送给她？你是她的邻居，如果你不想当面交给她，为什么不把信放在她家的大门下面？”

伊格纳西奥习惯地点点下巴，听着他的问话，抬头仰望高

高的天空，观察午后是否会下雨。

“还有别的问题吗？”

萨里纳斯的身体在抖动，他极力控制住霎那间产生的、连自己也难以捉摸的恼怒心情发作出来。

“没有了，都在这儿了，就这些。”

年青人向后面张望，呈抛物线型的目光审视着对面的人行道和两个街角。他用手指头揪住鼻子，耐心地等待着一个陌生人走过后，他把邮差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轻轻地晃动着这双手：

“因为你迟早必须开始这项工作。”

第 六 章

火车经过圣·比森特医院时，他把手放在破旧不堪的手提箱上，全神贯注地思索着箱子里面的东西。绿色、大领口的衣服给迈里安，黑色皮鞋给老太婆，咖啡色的皮鞋给女邻居。干脆把鞋统统交给妈妈，让她去处理吧。蓝罩衫给维基，绿罩衫给迈里安。绿色的迈里安，绿罩衫、绿衬衫。右侧放的是温斯顿香烟，我把它们一分为二，一半给埃米利奥叔叔，一半给爸爸。从给爸爸的一半中，分出一半给维基。最好是给爸爸三盒，给维基四盒，给埃米利奥叔叔四盒，他的烟瘾最大。男衬衫都送给老头子。全部是烫平的，一尘不染。付了十五个科多巴，不折不扣的十五个，天哪，几乎把它们变成了崭新的衣服。玛尔塔太太真是个好人，那些旧衣服确实是上等的二手货。“和新衣服完全一样。”老头子一定会这样说。当火车发出了吱吱嘎嘎作响的刹车声音时，他露出了一丝笑意。车停住了，小车厢内的空气似乎已消耗殆尽，小伙子被集市上他极其熟悉的气味吞没了。虽然年复一年，街头巷尾的生意摊依然在其确切的位置上一成不变。他跳下几层台阶，用全然不同于路人的速度走过月台。拎在手中的手提箱摇来晃去。十年以来，早已淡漠的儿时的欢乐又涌现在他的眼前：也是走在这些道路

上，他背着书包，从小学校放学回家，一边走一边玩耍，饥肠辘辘，胃像只高飞的风筝，轻飘飘、空荡荡的。商亭内飘出的肉香、炸木薯和西番莲果的味道使人头眩目晕。他走到月台尽头，拎在手中的箱子仍在摇来晃去。观望着车站旁的市内公共汽车站，穿戴鲜艳的乘客和穿梭似的流动商贩熙来攘往，对他来说，充满了不可抵御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都集聚在令人窒息般的感觉之中，这就是莱昂城。

为了抄近道，他一下子跳到横跨大街的铁道上。这是一条“铁河”。他踩在枕木上，好奇地朝着路旁房子里面张望着。他曾在那些房子里吃过午饭，和同学们一起做作业，或者玩到很晚，安东尼奥穿着睡衣出来找寻他。在那些每家每户的院子中，他曾长时间悠闲自得地喝着大瓶柠檬水解渴。有时他还得骑着自行车，或者用好言好语哄骗邮差把三轮摩托车借给他去找冰。好像这个区的居民都是修鞋匠或者是理发匠。走了几步，没碰到熟人，他感到很奇怪。但是再往前走，两三张熟悉的面孔从眼前一掠而过，但没有停留。他暗自思忖，也许是自己剪成了军人的发式，他们认不出了吧。他最后给邻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散乱着前额的头发和迈里安在消防队的场地上跳昆比亚舞。就在他再次拐过一个街角，往前走就可以到家时，他迎面与伊格纳西奥相遇。伊格纳西奥的手中拿着一个自行车的车轮。他感觉得出，伊格纳西奥咄咄逼人的目光还包含着别的意思。

“我是周末外出。”阿古斯汀很不自在地说道。

伊格纳西奥把轮胎套在金属瓦圈上，并莫名其妙地看着车轱辘上的那些生锈的车条。他想打破沉默，但是只感到舌头不听使唤，手足忙乱无措。伊格纳西奥躲闪着阿古斯汀，胳膊肘擦着墙拐过了街角。阿古斯汀想对伊格纳西奥吹声口哨，但是不无惶恐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吹口哨的念头，他怏怏不乐地摇晃

着手提皮箱继续朝前走去。

家里大门紧闭，使他感到十分吃惊。在莱昂城，人们殷切巴望得到一丝凉风，总是大门敞开。只是在夜晚，人们以为黑暗的降临会带来习习凉爽时，才会把门关上。他敲打大门上的把手，想到一分钟后他就要突然出现在亲人们面前，让他们亦喜亦惊时，他忍不住笑了。阿马利亚正在屋角扫地，突然间大门处射进的亮光使她转过身子，蓦然认出走过来的人是自己儿子时，她戏剧性地用手心拍着脑门，就像自 己 亲 临 于奇迹之中。她把笤帚一扔，双臂搂住年青人的下肩，把脸贴近他的嘴唇。阿古斯汀无暇顾及放下手提箱，像孩子一样，立刻扑向母亲激动起伏的怀抱，沉醉在她的爱抚之中。阿马利亚搂着儿子晃动着，似乎是在跳华尔兹舞。然后，她稍稍 推 开 儿 子，反复吻着他，嘴中发出亲热 的 啧 啧 声，母亲的吻弄湿了他的面颊。

父亲出现在厨房门的门框边。

阿古斯汀从母亲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他笑着，摇晃着手提箱，直冲着父亲跑过去。父亲眨了几下眼，像是被一个固执的念头所驱使，他走到水罐前，推开杯子，抱着水罐没完没了地喝着水。

“不想问候我，老头子？”阿古斯汀说道。

安东尼奥又喝下一大口水，用衣服的袖口揩揩嘴，没有看他，低头嗫嚅：

“下午好。”

他把双手搭在水罐上，看上去在思忖什么。

“我告诉过你们我要回来，”阿古斯汀大声说道，“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母亲冲着安东尼奥翘起下巴，像是在“胁迫”他回答阿古斯汀的话。

"没有，"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我们什么也没收到。"

母亲温柔地抚摸着阿古斯汀的头。

"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回来了。"

"只是周末离队。"

"还有马塞洛，他们放了他？"

"没有，他还在里面，我看见他家老人在军营周围转悠。"

"让她进去了？"

"太太，亏您想得出！那儿是谁也进不去，一个也别想出来。"

安东尼奥像是在聆听和分辨着大街上的声音，可此时他蓦地把身子转向阿古斯汀：

"那么你呢？你是怎么出来的？你愿意告诉我吗？"

此时，年青人忆起了孩提时代，顽皮地噘起嘴巴惹父亲发笑的情景，于是他扬起眉毛，摆出了自信父亲必然会"心领神会"的表情，向父亲挤挤一只眼睛：

"神通广大呗！"

父亲脸上失去了平日的微笑，那长满汗毛的男子汉的手也不像往常那样去搅乱额前的头发，或者充满孩子气地轻轻拍打自己的两腮，安东尼奥说了声"对不起，"拔腿向厨房走去，他迎面碰上了埃米利奥。埃米利奥走到年青人面前，只是冷冷地用手拍了拍他的面颊，然后又摸摸阿古斯汀一直拎在手中的箱子。

"你带来了香烟？"

阿古斯汀就像没有听到他的问话，把脸转向阿马利亚，向她眨眨眼睛，询问为什么父亲走开和有这些举动。

"他过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阿马利亚说道。

埃米利奥叔叔浓密的、灰白色的胡子几乎贴到年青人的耳边，他悄悄地说道：

“自从他失业以后，就举止反常了。”

“那他在干什么？”

“在电影院帮帮忙，余下的时间无所事事。”

阿马利亚取下围裙，把它放到椅子上，然后离开了家。阿古斯汀和叔叔在大房间内站着，长时间地互相微笑着。年青人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怀着只有对待老朋友才会有的那份温柔的亲热环视着房间内的装饰：何塞·希隆商店印制的火山风景画的年历、1960年12月份那张依然挂在墙上，有鲁文·达里奥签字的泛黄的照片、印有莱昂大教堂边诗人坟墓的邮政明信片、两年前就需要修理的大电扇、他用步兵基础训练学校发给他的第一次薪水、在马萨亚购买的绣花桌布。埃米利奥默然无语，让年青人沉浸在回忆中，让他享受“休战”的小憩。静寂中，可以听到警笛鸣叫，声音越来越近。

“他们的行动一天比一天开始得早。”叔叔说。

第一次领圣餐的照片吸引了他。他和维基在摄影师埃韦诺尔面前全然专注于庄重严肃的宗教气氛中：眼神中充满虔诚，涂过发腊的头发溜光挺直、维基的头上披着缀有箔片和小玻璃珠的薄纱。照片上留有一条空白，用金字记录下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下角处写着：汀与维基献给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维基的神情，看上去虽“一本正经”，阿古斯汀却看得出她那忍俊不禁的心情，当她想要看的东西像灯一样在她面前发出熠熠光彩时，她常带着这种微笑。这微笑对那些跃跃欲试的“专业”追求者们，是个令人欢愉的骗局。这微笑使得那些“业余”追求者们，在开始的“交锋”中，对自己的“战术”充满自信，而到了最后，他们由于爱恋而憔悴，唯有游荡在房子的拐角处，或者是隐蔽在学校大门附近，只求“偷”走她那勾人心魄的一

笑。在她的秘密照像册中，颗颗炽热燃烧的心，受到聂鲁达①。“二十言爱情诗”的强烈感染。维基变成了卡德纳尔②诗作中的克劳迪娅、也是贝克尔③爱情诗中的“兰色眼珠”。随便翻几下，可以看到某个聪明的小伙子引用了一句诗文：“你就是一首诗。”维多利亚是州府内的小月亮，她吸引着未来的宇航员、鞋商、忧郁的棒球运动员、落下疤痕的、无疤的打架能手、还有那些留着精心梳理的胡须的未来的官僚们。过了几年，当起义已不再只是一种追求，“黎明”这个词汇比鲜美的甘蔗酒更加强烈地使青年们陶醉时，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是那些肤色苍白的大学生战士：生物组织学专业懒散的、或对交感神经系统的内在联系稀里糊涂的学生、桑迪诺、马蒂④、马里亚特吉⑤的那些如饥似渴的读者、代数和化学或许“一窍不通”，但是热衷于研究出汽油炸弹的公式的学生、醉心于琢磨切尔曼坦克坚固的、“刀枪不入”的外壳、用心掌握“三十点”炸弹酸、碱剂量的学生，当然，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并不小看龙舌兰绳当导线制成的土炸弹。

阿古斯汀离开教室时，手里经常拿着一杯尖尖的冰激凌，等候着维基。他身材挺秀，脸上漾出得意的表情。她总是摆弄着小辫子走出来，不消一分钟的时间，她就会解开校服上衣的钮扣，露出乳房的轮廓。“真热啊！”她向来这样说。他们朝着回家的路上走去。阿古斯汀似乎感到，某种压抑不住的、像音乐一样的声音在他的背后越来越响：铜制乐器、小提琴、音

① 即巴勃罗·聂鲁达，智利诗人。

② 即尼加拉瓜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

③ 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西班牙浪漫派诗人。

④ 古巴革命家、文学家何塞·马蒂。

⑤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秘鲁进步的散文作家，文艺批评家。

色变幻无穷的镲、发出像动物咀嚼一样“噜噜”声音的低音提琴，所有的声音交织融汇，形成了爱恋的窃窃私语和赞美感叹之声。他为自己是姐姐唯一的亲兄弟而感到荣耀无比。自从姐姐长到十三岁，他十二岁以后，对本区的孩子们来说，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汀”，而是遐迩闻名的“维基的兄弟”。那些慕名而来的追求者、（且不去讲“当地代表”，索伯第亚瓦区的小捣蛋鬼们）分星区和医疗城附近的那些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们也纷至沓来，甚至连马那瓜市（既多湖泊，又常发生地震）的散发出刮胡膏香气、并不是穿着带洞的破鞋的年青人也远道而来。棒球赛开始前，两队的领队，从两个方向相对向中间迈步，直至踩到对方的脚面，得胜者有权挑选本队的队员。这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维基的兄弟”，看来这位得胜者以为，阿古斯汀没有觉察出这种不明智的挑选与某种爱情进攻的战略有着必然的联系，即首先瓦解宫殿周围的沟壑和吊桥，直至某个晚上占有“公主”成婚的“洞房”。

但是对维多利亚来说，无论是为爱恋所折磨而形容枯槁的仰慕者，还是那些胆大妄为的追求者，都使她感到厌烦。对两者她都有甩开他们的藉口：“我必须和我弟弟去学习。”对那些凑上来搭讪，和她谈起棒球运动的人、那些向她炫耀今后将继承父母的店铺、有着灿烂前程的人，她总是对着他们打呵欠，调皮地把那口皓齿全部露出来。对那些漫无边际地向她大谈空中楼阁、野草花环的“诗人”们，她请求他们实际一些；而对每次来访都要送礼物的人，则要求他们含蓄一些。如果是“马拉松性比赛”的参加者寻求她，“大男子主义”，“遗弃处女比赛”中的频频获胜者找麻烦，她就对他们说，她父亲有一支很长的枪，恰恰不是用来参加游击队的。在一次反对政府军队的激烈战斗中，筑起街垒的大学生们即将取得胜利的某天，她站在课桌上，就未来行动中不给女学生分配任务一事慷

慨陈词："所有这些人也许是激进的革命者，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不过是大男子主义者，是一伙卑鄙之徒。""够了，同学，"主持这场争论的同学对她叫嚷道："我们在讨论革命，不是什么愚蠢的女性运动。"维基手中只有一支法伯二型铅笔，她像射出一支箭一样，将铅笔准确地投到了主持会议人的脑门上。"什么时候来说说我们的事？"她大声挑动着余下的女生。"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会议主席说道。维基像歌剧中的女高音一样发出了朗朗大笑，然后她依次看看参与了"阴谋"的男人们，对他们说道："正如古巴人说的那样，革命二十年，大男子主义的彼德先生们依然在我行我素。难道你们没有看过《露西亚》这部电影吗？"

就这样，历经挫折坎坷，中学学业结束时，她终于能向她的家人和那些执着的追求者们献上毕业证书了。为欢庆此事，她开始只想在亲朋密友之间举办聚会，但是大批没得到邀请的人蜂拥而至。她宛如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详细地宣读了她的五年计划：

"第一，我将是家庭中唯一的大学生，我感谢父亲安东尼奥，兄弟汀，还有亲爱的妈妈阿马利亚，由于我，她早生华发。为使我能够继续攻读专业，她尽了努力，作出了牺牲。"

"第二，那些无所不谈的密友，学校的男同学、正式的追求者、心血来潮者、自誉为未婚者，即刻停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统统地被严格划进仅只是朋友之列，这种规格的改变不是永久的，是权宜之计，它的有效期虽没有确定，但目标是明了的：大学毕业。"

"第三，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阅读了有关选择专业的大纲、文件和分析文章，除考虑到教材费用、参考书费用、仪器费用，还鉴于国内和中美市场的供求关系，我选择的专业是——'长时间的停顿——'牙科学。最后说明：这一专业年限既不

太长，不像医科学那么艰巨，也不像法律学那样玄虚和不切实际。（特别是，爸爸，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尊重法律还不及遵守交通路口的红绿灯。）”

父亲拔着下巴上粗硬的未刮尽的胡子，从外面回到了大房间内。他脱下已发潮的衬衫，用一个手指头尖挑着将衣服挂起来。

“你们怎么了？”他瓮声瓮气地问道。

“什么‘我们怎么了’？”埃米利奥叔叔用同样粗声粗气的语气反问他。

“你们俩人在这儿一声不吭，什么话也不讲。”

埃米利奥叔叔把手伸到手提箱中，他在衣服中乱抓，终于摸到了香烟盒。他故意慢腾腾地撕着玻璃纸条，以避免安东尼奥再找麻烦。

安东尼奥重新走到大窗子前，在大腿上拍打着衬衫时，母亲从外面进来，带回一只鸡，包在塑料袋中。阿古斯汀把礼物拿出来，摆在桌子上。

“我给你们带来一点骗人的小东西。”

当他举起那三件叠好的、整洁干净的衬衫时，阿马利亚向他挤挤眼睛，鼓动他把衣服亲自递交给父亲。安东尼奥看到儿子正拱手把衣服递上，他迟疑片刻，虽没有朝妻子阿马利亚看一眼，却在揣摩着她的情绪，他猛地抓起衣服，扔在桌子上，满脸不高兴地盯着地面上的油渍和碎屑。

“谢谢。”他说了一声，身子早已转了过去。

“你有什么给我的，老头子？”

安东尼奥在门框旁，他站起来，身子完全站直后，才慢慢地转过身来：

“你在和我讲话？”

“你有什么给我的，老头子？”

安东尼奥侧身向大街上望望。

“你把那玩意儿给我脱掉。”他说这句话时谁也不看。

“老头儿？”

他一下子跳到儿子面前，手指用力撕扭着阿古斯汀那件浅绿色的军服。

“就是这混蛋玩意儿，”他叫嚷道，“在我的家里你给我脱掉这混蛋玩意儿。”

他向厨房走去，踩得破旧的地板发出吱吱的声音。女人用指甲尖揩揩下眼皮，埃米利奥叔叔扇着他那白龙舌兰纤维编织的帽子，嘴上叼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他用双唇把香烟从这端捋到另一端。然后，心不在焉地戴上帽子，精神恍惚，就像在往另一个人的头上扣帽子，接着，他摸摸自己的口袋，一副没有把握的样子。

“你有火儿吗？”

“你呆在那儿等吃饭吧！”阿马利亚说道。

“我得去开电影院的门，今天有下午场。”

他把一包包“骆驼牌”香烟分放在西服的口袋里，然后长时间地抖搂着西服的翻领，其实领子上并没有灰尘。“今天我们放映《锯鱼》。”他往外走，刚打开门，附近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一下瘫软在了门檐下。父亲回到大房间当中时，所有人都在屏息静听，巨大的声响之后是一派静寂，令人诧异。爆炸的余波在这座老朽房屋的周围回荡，将圣·何塞的纪念塑像冲倒在地，霎那间变成了一堆碎石。接着便响起了警笛声，无数辆吉普车的发动机紧急启动。在这晌午时分，子弹在头顶上穿梭呼啸，像一场密集的暴雨。

“我们怎么办？”母亲问道。

男人们没有回答。只听到房屋附近传出一声大叫，从一阵

紧似一阵的枪弹声中听到有人在喊："无祖国，毋宁死。"

就在这时，伊格纳西奥气咻咻地闯进来，他用一秒钟的时间大喘了一口气，就像是心脏供血不足一样，他把沾满火药的双手伸到安东尼奥眼前。几乎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也是在那双手中，拿着的是一只不会引起暴力的、和平的自行车轱辘。父亲一把抓住他的肘部，连推带搡地把他拉到院子中。阿古斯汀像被磁铁牢牢吸引着一样紧跟着他们。走到和邻居毗邻的大墙下面，伊格纳西奥纵身一跳，身体悬空贴在墙上，安东尼奥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为伊格纳西奥准备蹬脚处。年青人双脚踩着安东尼奥，奋力跨到了墙头上。瞬间，他不无惶惑地眨了几下眼睛，跳到邻人后院中。

安东尼奥在腿上揩净手上的灰土，把一只手放在心窝上，按捺不住慌乱不安的心情。他走回房间，埃米利奥和阿马利亚语无伦次地向他问了好几个问题，安东尼奥朝向邻人家摆摆头，就这样，把刚刚发生的事画了句号。时时传来穿着皮靴的军人在人行道上的奔跑声。安东尼奥坐到餐桌的主位上，并用果断的动作示意每个人都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三个人按他的吩咐坐定，又学着他的样子把啤酒和杯子拿到自己的面前。他们没有朝门口看，可是用侧耳谛听代替了眼神观望。叔叔的杯子倒在桌布上，当他企图扶起杯子时，杯子从手中"跳"了起来，掉在地上，可是没有摔碎。

"安静些，讨厌鬼！"父亲悄声说道。

叔叔摆出了一位举止文雅的公职人员的风度，把帽子放在紧并在一起的膝盖上，妈妈站起来，把木制的百叶窗条翻至下方，当她回过身子时，房间内一片昏暗。阿古斯汀伸手摸摸灯座，但是他懂得不该拧开它。

五分钟后，安东尼奥把酒瓶放到面前，在额头前摇晃着它。

"这瓶破酒已经变得温热了。"

"给你换一瓶好吗？"

"这瓶，那瓶，半斤八两。"父亲一面说着，一面慢慢地把酒倒在杯子里，以避免泡沫涌出来。"你们趁这酒还不至于烫嘴时，快喝几口吧！"

女人把一盘鸡块放在丈夫和阿古斯汀面前。父亲没有留意，年青人用两只手指夹住一块鸡肉，小心翼翼放进嘴中。

"你吃。"母亲对安东尼奥说。

安东尼奥瞟了一眼放鸡肉的盘子，然后，虽然不是忿然反击，但却是把盘子推开了，推到了餐桌的正当中。

"我吃不下。"

阿古斯汀还未起身离桌，便觉得一股热血往上涌，血液中积聚的爆发能量往上冲，他拚命地在自己身上抓挠着，直至感到疼痛。他咬着紧攥在一起的拳头上的指关节，只是由于最后的一点理智控制着他，他才没有喊叫起来。他把军服从身上扯下来，扔到父亲的空盘子前，又把衬衫脱掉，放到军服上面，然后用手指头拧着胸前的肌肉说：

"这就是您要我干的事，老头子？您还想让我脱掉什么？想让我把皮撕下来？想让我扒皮？您还想干什么，老头子？想杀死我？想让我失踪？"

父亲轻轻地把衣服推开，站了起来，目光紧紧地盯着儿子的皮肤。

"你是认真地在问我？"

"安东尼奥！"母亲向他哀求。

"那么你来回答我，"男人又在"教训"妻子。"小家伙想知道我愿意让他干的事，我现在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

"那您就请说！"气盛灌顶的年青人喘着粗气用激将法刺激他。

"开小差！这就是我要你干的事！开小差！讨厌鬼，我让

你开小差！”

“我想，最好我走开。”埃米利奥叔叔说道，但是他仍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阿古斯汀清楚，父亲在控制着自己不向他扑过来，但他咬牙切齿讲出的每一个字，都意味着是打过来的一个拳头，一块砖头。他不由自主地把双手放在前面，摆出保护自己的姿势。

“你说得倒痛快，想得可太简单了，”他说，“你知道开小差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吗？”

“知道。一旦抓到就被杀头。”

“还要株连父母兄弟，如果落到他们手中，连鸡狗都不会饶过。”

“我们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离开那儿的话去干什么？荡马路？四方行乞，直至被他们发现，枪毙？像个断了线的风筝，飘来飘去？或者是像你现在这样失业，靠你来养活我？”

阿古斯汀咽下一口唾液，这时他看到老人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可笑地冲着大腿吹气，活像一头由于暴怒而发狂的公牛发动进攻之前喘着粗气，刨着沙地。他看到父亲在强扭着身躯，热血在血管中冲撞沸腾。他紧紧地咬着舌头，因为寻觅不到可以驳斥儿子的合适的话语。阿古斯汀占了上风，却产生了无法排除的巨大悲哀，他的怒气烟消云散，但是肌肉还在象缕缕破布一样跳动着。欲伸手去拿啤酒，然而又缩了回来，他把拳头深深地埋进衣袋中。

父亲朝着妻子和兄弟狠狠地瞪了两眼，那短暂的一瞥像两次抗争，像雨声怒吼，又像是喟然长叹，当他看到没有任何回答他的迹象，既没有劝解之语也没有慰抚之词时，他吸进一口房间内生冷发涩的空气，说道：

“我们吃饭。”

第七章

一

萨里纳斯从（被光荣地重新启用的）通讯企业地乡邮局的办公室走出来，右胳膊上挎着那只旧皮口袋，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那个看上去样子很奇特的脑瓜上，衬衫用烈性白酒擦得一尘不染。去商店买东西的邻人们，看到萨里纳斯从容潇洒，俨然以一副称职的公职人员的风度骑车经过时，顿时驻足不前。正依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读着"新闻"的里瓦斯律师，从余光中看到萨里纳斯一晃而过，满怀疑团地随行了好几米远。

"萨里纳斯！"当他看到无法追上，还要"冒险"在炽热的阳光下奔跑时，他喊了起来。

邮差转过身子，用脚敲打着肮脏的石铺地面，为的是让别人明白他要急着离开。

"你上班了？"里瓦斯嚷道，他距离萨里纳斯还有几米之远。

"和平日一样。"他回答说。

"你带的是什么东西？是信件还是秘密传单？"他小声说道，同时向萨里纳斯挤了挤眼睛。

"本人不过问政治。"

里瓦斯律师高兴地拍了一下邮包。

“有不少新鲜事，对吗？”

“杂七杂八，无所不有。”

“没有我的？”

像回光返照的垂亡人突然产生了格外清醒的意识那样，萨里纳斯想起，过去，他每次都是犹豫不决：把里瓦斯博士的信件送到鸡窝里去排队，还是顶着大晌午的灼热骄阳，把信送到他的办公室，同时还要忍受他那些并不令人愉快的嘲笑。碰到这种情况，根据他在学校所学到的准则，从来是拣最近便、最合算的路走。

“我每天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没有您的邮件，先生。如果有的话，您一大早就会拿到手了。”

律师的眉头紧蹙。从目光中可以看出，讲几句尖酸刻薄的话，还是自认倒霉，两种心情在斗争着，他在寻觅最有效的询问之词，看来双管齐下均奏效，因为萨里纳斯低下了头，用鞋尖往起挑土，就像在刨挖一个可以埋身的洞穴。

“看来非把邮政通讯方面的这些情况告诉弗洛雷斯上尉不可。”

“那就请您去告诉弗洛雷斯吧！也告诉索摩查，如果您高兴的话，博士。问题不在邮局，而在‘革命’。”

“什么‘革命’，天哪！你认为这儿打一枪，那儿射出几发子弹，就算闹起了‘革命’？要想得到胜利，必须拥有人民的支持。”

“对于政治我一窍不通。”萨里纳斯不耐烦地说道。

“索摩查在尼加拉瓜要执政到二十世纪末！”

律师突然胆大妄为地把手伸过来，抓住邮差的下巴，往上抬起，顺着他颌部的曲线摩挲着他。萨里纳斯一把攥着他的手腕，断然推开了他的手。

“你这家伙！”里瓦斯博士说，“你不要跟我说你胡子刮

干净了，你的皮肤嫩得像修女的乳房。”

“博士！”萨里纳斯对他说，“你不要跟我说同性恋的臭婊子又卷土重来了！”

站在马路对面好奇地观望的人们慢慢地围拢过来。

“这么说的话，没有我的任何邮件？”里瓦斯用手帕擦擦额头，结束争论。

“没有，博士。”

“那么有我的东西时你告诉我。”

当博士转身离去时，妇女们向他投去的目光，像紧紧缠着主人的双腿不肯离开的狗一样。看得出博士心慌意乱，在第一层台阶上他打了个趔趄，他必须紧紧靠住门框，才不至于来个“狗吃屎”。萨里纳斯故意做出疾驰的样子继续行路，他准备穿越郊区车停车区，沿着火车站往前，跨过铁道，到达德巴义勒大街。但是骑到市政府大厦门前时，他觉察到那些目击他和里瓦斯“抬杠”的老妇们，没有一位离开了他的背后。戒备之心使他已经预感到眼前所看到的情形。怀着同样的心情，他放慢速度，又骑出几米后，他停下车来。萨里纳斯猛地转过身来，他看见儿童、失业的人、乞丐、老妇和报童们，差不多有二十余人尾随其后。他们丝毫不加掩饰地一下子收住了脚步，似乎邮差投来的“事关重大”的目光使他们乖乖地听命。由于不熟悉这条路线，他开始出汗。为了防止日后落下肩胛骨的病痛，必须把邮袋换个肩。他像在推敲哲理一样，默默想到，“我的邮袋内其实只有一封信。”舌头舔着干燥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双唇，他十分后悔没从鸡窝中拣出一封先前寄给理发店堂·切贝的信，因为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在他那儿喝到一杯清凉可口的啤酒。

当萨里纳斯拐弯来到维多利亚大街时，他不用回头便可觉察到，他背后的“随从”人员已增加到可以组成一支队列，或

一支宗教游行队伍。他们讲着粗俗的话语哄然而来，似乎已拿定主意跟着萨里纳斯走，即使是步行到马那瓜也在所不惜。邮差感到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被堵塞了，离他所去的地方越近，湿腻腻的使人恼火的感觉就越发明显，最后他终于怒不可遏地转过身子，像轰鸡一样用手势驱赶着跟踪而来的人们。

“够了！”他大叫，“现在我非要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走开？”

“随从部队”止步不前，萨里纳斯再次像扫地一样轰赶他们：

“走！走！再不走开的话，我要报告警卫队了。”

“那为什么，先生？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一位老妇问道，同时从她周围的人群中寻找着支持者。

“阻碍一位公职人员的道路。”他立刻脱口而出。

“我们在哪儿挡您的路啦？我们走在后面，而您走在前面。”

“邮政通讯可是个人私事，”萨里纳斯夸大其词地说道，“你们谁也不愿意让别人总是议论你们的信件。”

“首先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您带着信件。”

“刚才，有人快要把手伸进我的邮袋中了。”

“您没看到我们是在逛商店吗？”老妇反驳萨里纳斯，边说边指指自已的网兜。别的女人们都模仿着她，眼睛死盯着邮差，那气势像是在用目光螫伤他的皮肤。

“老母鸡！”他用相当轻的声音讲出这个词，似乎是不想让她们听到，然后用热带地区人们不大有的快速，大步流星离开了那里。一分钟的时间他几乎疾驰过两个街区，把那些仍在街角处闲逛的老太婆和失业的人甩得老远，只有孩子们欢蹦乱跳来到路两旁，在空地上练起杂技来。

萨里纳斯到了维多利亚门前。他真担心再颠跳一下的话，

那颗怦怦狂跳的心就会从胸腔里跳到嘴巴中。他把手放在前胸上，极力要使心窝处那难以驯服的小狗安静下来。他产生了一种极其可怕的感觉，发咸的液体像水龙头一样顺着石头地面流淌着。他用袖子擦擦前额，鼓足勇气敲了姑娘家的门，用力之大，连耳根都感到火辣辣地疼痛。

拳头打在门环上，大门顺应而开，维基那光彩照人的身影出现在门檐下。姑娘朗朗的笑声像越发欢畅的瀑布，舌尖用那令人心醉的唾液抿过未施唇膏的双唇，是那样甜蜜、诱人，萨里纳斯面对着她，混身在颤抖。

“来信了？”她用微显嘶哑的声音问道，这熟悉的声音和她那楚楚动人的倩影浑然融为一体。

“来信了。”萨里纳斯说这话时，连自己都没听见。

“是我的信？”女孩子又问。

“是你的。”

“谁写来的？”维基接着问道。

置身于令人心烦意乱的气氛中，寄信的小伙子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母已经到了萨里纳斯嘴边，但是，他突然朝着地面一扭脖子，话没有讲出来。

“这个……”他嗫嚅道。

姑娘等着他把信递给她，可是萨里纳斯伫立在他的位置上纹丝不动，那情景就像是双方在学校举办的舞会上，已摆好了姿势，等待着音乐起舞一样，因此，有关“信”的事情没说完，邮差就没把信交给她。

“可以把信给我吗？”她说道。

“可以，当然了。”

他把手放进邮袋中，没费劲就抽出了两个月以来他分发递送的唯一的一封信，并把信放在了姑娘的手心上。

“是好消息吗？”姑娘问道。

邮差此时的想法是，如果在今后的某一天，他重又面临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羞愧的事情，无疑他将会忆起此时此刻他那涨红的脸上产生的像蚂蚁在爬走一样的感觉。

"你全身像在冒火。"维基叫起来。

"那是因为太热。"萨里纳斯想说这个意思，但是没有找到词语。

"你进来喝杯啤酒。"姑娘说这话时，早已牵住他的手，亲热地把他领进房间内。一进到屋里，萨里纳斯试图让双眼适应黑暗。

"你好，萨里纳斯。"是安东尼奥的声音。

"下午好，堂·安东尼奥。"萨里纳斯回答他，但没有看清他，直觉告诉他安东尼奥在左边。

"我来你这儿喝杯啤酒。"

萨里纳斯的手触摸到冰凉的大杯子。那杯子就像一根高大的旗杆，拴牢了萨里纳斯那颗忐忑的心。他喝下一大口，用舌头把嘴唇舐干净。他摇晃着杯子，就像试图让冰块和威士忌相融，堂·安东尼奥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喝下清凉爽口的啤酒，连大街上的声音也显得悦耳动听了。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吵闹声，还夹杂着鸟儿的啼啭欢鸣。

维多利亚已拿着信走到了窗前，背对着窗子在看信。从她自己的名字开始看，又看寄信人的姓名，然后又斜拿着信想看清邮票上的邮戳。萨里纳斯喝完啤酒，把杯子高高举到和自己的喉咙成一条垂直线的角度，把酒控得一干二净，将杯子放下时，他用酒杯敲了一下桌子：

"谢谢！堂·安东尼奥。"萨里纳斯说道。

"你不呆会儿聊聊天？"

"我还要去送信。"

萨里纳斯朝着姑娘走去，在未和她讲话之前，有一秒钟的

时间，他驻足不前，欣赏着她那长短适度的身材。依稀映现的太阳的光线像绒毛一样温柔地洒在姑娘右边的耳垂上，他感到精神恍惚。他觉得，耳垂周围似乎有一层极薄的薄膜，刺激着他，使他想捅破它，用牙齿撕破它，然后咬到那细嫩的耳朵。他还在学校时，就为之赞叹不已。在本地区孩子们的聚会上，在冈萨雷斯影院的下午场、在奋力争到的她后面的座位上，他都曾以全付热切的心情注视着她那流畅的、曲线型的颈部，而对凯瑟琳·罗斯①在电影《布彻·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孩子》中骑着自行车周游的美好镜头丝毫不以为然。

蓦地，堂·安东尼奥的目光像堵墙一样横加在他们中间。

“你送我到门口吗？”他说。

维多利亚转过身来，把信放进裙子的口袋中，手插在口袋里，和邮差一同朝着大街走去。她那向前方耸动双肩的习惯动作，在萨里纳斯看来，似乎是特意设计的极其优美的舞蹈动作。在人行道上，孩子们围拢上来，其中一个还扯了一下姑娘的裙子。

“是你的信？”那张小脏脸费劲地把眼眯成一道缝，用目光向维基发问。

姑娘扶着萨里纳斯的肘部，陪伴他返回邮局办公室。邮差可以感到一直跟着他来到附近地区的老妇和失业者们大惑不解的心情。他也极力想弄明白有这样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姑娘陪伴，是什么滋味。他虽不是诗人，却马上找到了可以确切描绘自己激动心情的比喻，他知道，他当时说得那么快，简直像一只朱顶雀：

“我像一只断了线的红色风筝在天空中飞翔。”他一边说一边将口水咽下去。

---

① 美国著名电影明星。

“你也说这种怪里怪气的话。”维基回答他，深邃的目光包容了整个宇宙，她在对着风儿讲话，对着太阳讲话，对着树木讲话，对着人们讲话：“我在这儿，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属于你们的，我热爱你们现在的这样子，我愿意自己是热爱你们的，我愿意让你们喜爱我，我热爱，我喜欢，我极其愿意挽着萨里纳斯的胳膊在大街上行走，连那些装作若无其事、回头盯着我们、想‘扒’出我们的内脏看看的老太婆们的好奇心，我也是喜爱的。”

“苏伯里梅。”她对他说。

“我请求你，”邮差打断她的话，“你用我的姓氏来称呼我。”

姑娘任她那飘逸的秀发散落在邮差的肩上，她淘气地斜视着石头路，与萨利纳斯漫步而行。萨里纳斯感到，如果在那个时刻最高法院传讯他，问他对“荣耀”的看法，他会在瞬间作出回答：“这就是荣耀。”

“叫你萨里？”姑娘轻声问道。

“叫你维基？”他回答她，爱慕之情全部融在那两个音节之中。

“如果国家的事情有变化……”

萨里纳斯向背后看看，向对面的人行道望望，姑娘注意到他的这些举动，停顿片刻，她又接着说道：

“如果国家的事情有变化，你认为大学会重新接纳我入学吗？”

邮差用特别强调的语气，给了她一个肯定的回答。他第一次不是怯怯地讲出这些话。新的勇气又促使他用胳膊搂住姑娘的腰部，并对她说：

“如果索摩查完蛋，还会任命你当系主任。”

维基发出爽朗的笑声，连乳房也在微微颤动。萨里纳斯搀

着她腰部的胳膊也感觉到了它们在颤动。他把维基搂得更紧了，笑着对她说：

“可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不结婚的你仍旧是你。”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你是我们大家的未婚妻。”

第 八 章

堂·切贝的理发店，即使在九月份的“叛乱”中，顾客也没有减少。他用外科医生的熟练技巧，剪理着上五十位留有特拉维尔达①式长头发的脑袋瓜，其中百分之七十的顾客赊欠理发费。

十月份，国民警备队的人员光顾理发店，手中摇晃着一份“秘密统计”，（我再次向您强调，是一份“秘密统计”。）——当晚，这份“秘密统计”成了人行道上躺在摇椅上的人们的热门争论话题——几套索摩查士兵的军服，从兵营的洗衣房被偷走，弗洛雷斯上尉要求理发店的这位先生，就最近以来，——哪天？几点？星期几？——哪些年青人曾言称抵御常年酷暑，在理发店理成军人式短发一事，向最高司令部提供详细汇报。

“这儿一个也没来过。”堂·切贝用非常吃惊的口吻答道。同时拿出《中美洲歌曲集》杂志上自“叛乱”以来，以及恰恰由于“叛乱”的原因流行的两种发型的照片：罗伯特·德

① 约翰·特拉维尔达，美国电影、歌舞演员。

尼罗①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留的科曼切人②的发型（共4例），特拉维尔达在电影《发音》中的长发型（四、五十例左右），以及正规的银行职员的发型（七、八例）。

一个星期后，步兵基础训练学校的弗洛雷斯上尉，乘着安东尼奥的儿子曾驾驶过的那辆发疯的雪佛莱汽车亲临理发店。他坐在理发店里边的一张稻草芯的沙发椅子上。“剪刀工艺师”正在给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理发，他没有按小孩的简短要求理成平头，而是不由自主地改变了剪理方向，理成了苏人③式的光头。上尉不同意立即给他理发的邀请，他以民主的风度做了手势，示意理发师先要给顾客理完头发。上尉一副充满疑虑的样子，他抄起《大陆》和《尘世浮华》两种杂志，直到堂·切贝请他坐到大椅子上，接受“剃头手术”时，他才抬起眼皮。这时，堂·切贝已打发掉那位小顾客，他已经变成了本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印弟安人。堂·切贝又用一公升的白酒“大张旗鼓”地给刮胡刀消了毒。理发师扫视一遍整个理发店，告诉弗洛雷斯上尉，余下的顾客已经像泄了气的鼓风袋一样散去了。弗洛雷斯坐到正位上，把军帽放在双膝上，露出了他那光灿灿、看上去容光焕发，简直完美无缺的美式发型。就在这一秒钟的时间内，理发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某位医生用充气血压计给上尉测量血压，他准会像一个极普通的生日汽球一样“啪”的一声爆开。上尉把那几本早已翻脏的杂志丢在一旁，便坐在转椅上向着左右方向旋转起来。他又按动一下转轴，一股劲让椅子升高了二厘米。

“蜘蛛网。”弗洛雷斯上尉轻声说道，下巴几乎深陷于

---

①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② 美国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州的土著居民。

③ 北美土著居民的一个部落。

胸前的勋章上，同时用他那恶狠狠的眼神对着理发师信口雌黄。

礼貌教养固然重要，然而求得生存的本能告诉堂·切贝，他必须向这位从未光临过的顾客赔上最殷勤、最诚挚的笑脸。

“我的上尉？”

“蜘蛛网。”上尉重复道。

发怔的理发师查看着他的虽然久用，然而却洁净清爽的工作椅，什么也没发现。他抬起似笑非笑、既像殷勤、又像惶悚的笑脸，寻看着理发店四壁的每个边边角角，看看由于他的懒惰、邋遢违犯了哪条卫生法则。

“上尉？”他用极轻微的声音问道。

穿军装的这位先生已从衣襟上拿起军帽，用食指挑着帽子整整晃动了十秒钟，（裁判向被打倒的拳击运动员数数字时所需的法定时间）他走出房间，钻进汽车前说道：

“蜘蛛网，就是这么回事，有人把你的小店称之为‘蜘蛛网’。”

堂·切贝从汽车发动时掀起的“云雾”中钻出来，汽油熏得他双眼发热，他懵头转向穿过大街，朝着伊格纳西奥家中走来。像往日一样，大门敞开着，年青人用肘弯撑着一束他妈妈正在缠绕的毛线。膝盖上放着一台以电池为能量的盒式带录音机，正在用适中的音量播放着卡洛斯·梅希亚·戈多尹①演唱，巴拉卡吉娜乐队②伴奏的歌曲《松树的花》。似乎他们的全部心思都在“华尔兹舞”式的缠线活计上，没有人理会他正在走过来，可是伊格纳西奥连眼皮也没抬就对他说话时，他就不这么认为了。

---

① 桑迪诺战士、音乐家、演唱家，曾创作多首革命歌曲。

② 专门为卡洛斯·梅希亚·戈多尹伴奏的乐队。

“他找你干么？”年青人问道。

“刚才弗洛雷斯上尉来过理发店。”

堂·切贝的话嘎然而止，他大喘一口气，就像在指望着什么。

“你给他理发了？”伊格纳西奥刮着自己的鼻子问他。

“你还是听我说吧！”

“您干吗不坐下来讲？”母亲在一旁搭腔。

理发师简直没听到这一邀请，他走近年青人，跪在他身旁，向他叙说：

“他呆了一会儿，翻了几份杂志，马上就走了。可是你知道他走之前说了什么？”

“他说什么？”

“蜘蛛网。”

“蜘蛛网？”

“是的，他说了两次，上汽车之前，他把帽子放在食指上，像漩涡一样旋转，他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骨髓里，然后对我说：‘蜘蛛网，有人把你的小店称之为蜘蛛网’。”

伊格纳西奥熟练地摇动两下腕关节，结束了毛线“华尔兹”舞，又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钮，中断了戈多尹的《梦幻曲》。

“你还有点积蓄吗？”伊格纳西奥站起来问道。

理发师依然跪在那儿，抓耳挠腮。

“有是有点，但是要干什么？”

“这样吧，”年青人说道，“你回到店里去，把金属簾子放下来，到马那瓜你姐姐那儿去，你在迈阿密也有熟人就更好了。”

母亲似乎从理发师的期期艾艾的话语中感觉到了他惊恐万状的心情，她微笑着继续对他说：

"请坐下，雷内①。"

堂·切贝匆匆说了声，"不了，谢谢。"早被青年人的胳膊拖住走到了临街的大门。

"你知道什么叫比喻吗？"

"要说知道吗，我听说过，要说很懂吗，我不懂。"他停顿了一下，"是不是有危险？"

"比喻，就是一个人用另一件事说出他想说的事，你懂吗？"

"你给我举个例子。"

"好吧，如果你说'天空在流泪'，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你这家伙！那就是下雨呗！"

"如果有人对你说，'有人把你的小店称之为蜘蛛网'，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堂·切贝完全陷入茫然困惑之中，他的下巴搭拉下来，在脸的下部几乎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问号。相比之下，连眼下的那堵墙都比他显得更加清醒明智。

"不知道，我猜不出。"

伊格纳西奥没有松开理发师的胳膊，一直把他领到人行道上。

"他们说'蜘蛛网'，意思是所有的苍蝇都往那儿落。"

在石头马路上通过两辆车的这段时间里，堂·切贝木然无语，一股冰冷的感觉从脊柱骨一直幅射到皮肤上。

"你脸色不好。"小伙子告诉他。

"如果从外表看我是面色如土，我的五脏肯定被吓成了青紫色。"

理发师说着，一副哭丧脸，心慌意乱地张望着日落时刻的大街。

---

① 雷内即堂·切贝。

“你哪儿学来这么多的形容词？”伊格纳西奥边说，边提醒他挪动挪动。

“从达里奥那儿学到的，兄弟，从达里奥那儿。”

理发店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一直大门紧闭。堂·切贝投奔了住在马那瓜市的姐姐，在那儿，他们经常和邻人们聊天，聊到第三天头上，“聚谈会”变得乏味冗长。虽说理发师习惯各种类型的多谈者，（堂·安东尼奥称之为主顾）可是马蒂尔德那喋喋不休的饶舌使他感到腻烦。第四天，他决意到城里街上去转转。下午，突然响起了枪声和狗叫声。十来个桑迪诺主义者突然从地下“钻”出来，从树上跳下来，冒着枪林弹雨向索摩查部队的军营方向前进。堂·切贝做了三次深呼吸，防止心脏病发作，然后急急忙忙转身回家。还没来得及拐过第一个街角，迎面开来一辆国民警备军的切尔曼坦克，那直竖着的炮筒似乎不歪不斜正对着他的脑门儿。他一步也挪不动，在魂飞胆破的心境下，可笑地寻求自我保护。这时，他亲眼目睹坦克越过了一道栅栏，火光炽热，隆隆轰鸣，与其说是瞄准射击，不如说是胡乱放炮，霎时将一座纺织厂的大门夷为平地。一秒钟之内，在离他只有一米远的地方，（“从我身上擦过，”后来他这么说。）一名站在屋顶上的游击队员开枪射击，企图转移切尔曼坦克的目标。他钻进一户人家的门厅，蜷缩在那儿等着停火。半小时过去了，他确信交火的时间比他所预料的时间要长，于是，他紧贴着墙，冒着呼啸不停的子弹，穿梭一样进出于狭小的门窗过梁，心急如焚地回到了马蒂尔德的家中。当他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柳条椅子上，只向他姐姐要一点甘蔗酒喝时，她提醒堂·切贝他早已戒了酒（是他瞎吹牛）。堂·切贝毅然决定第二天返回莱昂城。

“在那儿，他们用‘比喻’向我开火，这儿用的可是子弹。”这就是从他的演绎推理中苦苦思索得到的结论。

第九章

当父亲脚踩瓷砖地，在圣·胡安·德底奥斯的教堂里转悠时，阿古斯汀却站在教堂内的一台吊扇下。天气既潮湿又闷热，吊扇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声。送过来的风与凋谢花朵的香味，花粉、木头、神父衣服的熏香发出的气味混杂在一起。阿古斯汀看惯了兵营房间内一对对现代化的对称的吊扇，他发现这里的四只大吊扇，只只样式不同，风格迥异。“尼加拉瓜任何东西都造得出，”上尉有一次曾对他这样讲，“我们正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中获得伟大，我们把侏儒和矮人集中在一起组成了一支军队，靠这支优秀的军队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安东尼奥心情烦躁地走到忏悔室前，敲敲那只空闲着的窗口，坐在忏悔室内另一侧的神父改变了一下姿势，他正在给一位香气袭人的妇女做忏悔，他感到非常惋惜，因为正是这被打断的一瞬间，他没能听到可能就一件反对国民警备军的“罪行”，或者就其有一奸夫事而进行忏悔的开场白。神父非常恼火地打开了忏悔室另一侧盒式的小门，在这扇由他控制、平时用来教诲人们忍让、节制、或倾听人们纯真的剖白和耸人听闻的丑事的小窗口，他日日消磨光阴，缓解自己的烦闷心情和昏昏欲睡的状态。有一次，堂·切贝因私留顾客掉在理发店椅子上的钱

包而来教堂忏悔，神父从小窗口处喘着粗气打断他的话茬：“切贝，如果你没什么正经的事可忏悔，我请求你瞎编点什么，我困得要死。”

“你有什么事？”神父问安东尼奥。

“想跟您谈谈，佩德罗神父。”

“你念两遍‘我们的上帝’，只须这点功夫，我这边就完事了。”他边说，边打开忏悔室左边的小窗帘，象电影中烘托主题的配乐一样，香气重又袭来，和刚才一样，神父对她所讲的一切饶有兴趣，于是，他再次侧耳倾听。

“后来又怎么了？”他让那妇女接着说，并深深地吸了一口香气。

安东尼奥走到教堂的中心，朝着忏悔室的方向再次搭眼一望，心绪愈加纷乱，于是他索性坐在了排椅中最靠边的一张椅子上。这时，阿古斯汀也来到忏悔室，在附近转悠，他似听非听着那位妇女的小声说话，同时凝视着圣·安东尼奥的雕像，琢磨着它的内在含义，这位圣人身着咖啡色衣服，手中抱着一个小孩，另一个小孩匍匐在他的脚下，流露出哀求的神情，可是圣人对两个孩子统统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只是透过玻璃盒子注视着井然有序的教徒们。忏悔室下方有一块牌写着：“体验基督精神短期班秘书处”字体是姐姐对他讲过的“哥特”体，（“我用这种字体开药方，不会像别的牙科大夫一样，可笑地把阿斯匹林写成大象”）牌上同时画有一个指向出口处的箭头。他驻足不前足足有好几分钟，欣赏着那一眨一眨发光的蜡烛，那都是一些独身女子们，为了得到天国里令人欣慰的圣职而奉献的。

那位香馥馥的妇人做完了忏悔。佩德罗神父忍不住往外探探头，然后换了个姿势正襟危坐。安东尼奥觉察到了神父细微的动作变化，就远远地向他做个手势，就像在港口向一只船挥手

告别一样，神父顺从地叠起圣巾（他称之为围嘴），走出忏悔室，神气十足地向安东尼奥走过来。盯视着“目标”，丝毫不松懈的安东尼奥晃动着食指，让神父看到他的儿子。神父气宇轩昂地走过去，阿古斯汀茫然不知所措，神父一直走到他的身边，长袍的下摆擦着他的鞋。

“你有什么事？”

阿古斯汀耸耸肩，把嘴凑到神父的耳旁，同时观察着远远地盯着他和神父的安东尼奥。

“老头子带我来的。”

“怎么回事？”

神父转过身子，对安东尼奥做个手势，示意让他说话。

“这个傻瓜在给索摩查当兵。”

“住嘴！”神父对他嚷道，他快速地在教堂里转了一圈，又用略微平静的声音重复说道，“别说了！”

神父扯扯胸前的教士服，将它舒展平整，又抖抖长袍，顺着两腿之间的缝隙把尘土掸掉，然后，他拉着阿古斯汀的胳膊，沿着教堂中心窄长的路朝着布道台走去。

“你跑到那儿去干什么？混蛋！”神父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神父，老头子搞不明白，我在那儿没受欺侮，明年要把我送到美国学习，在那儿……”

“在那儿授予你蠢驴博士学位！”

阿古斯汀像一根石头柱子，或者像一根穿过教堂拱顶的木头大梁，忍受着神父的推搡。他把神父想像成是一名缺乏耐力、拳击动作紧张，第一个回合就急于打倒对方的巴拿马的拳击运动员。他扭过脖子，可以看到父亲在几米之外，暗暗地凝望着他和神父，那距离和举行婚礼时，拖着纱裙的小傧相与新娘所保持的距离一样。

“问题出在哪儿，孩子？”神父说道，把他从祭台处推开一些，阿古斯汀僵直的身子在某种程度上顺着他的劲儿往前挪了几步。

“我在军校呆得很好，神父，我是家中唯一挣点钱的人，这您知道吗？”

“这倒不清楚。”

“而现在……”

神父等着他把话说完。阿古斯汀擦擦额头，他愁锁眉梢，恨不得把两边的眉毛连在一起，拧到鼻中隔。

“现在他让我开小差，”他用沉静的语气说道，目不转睛地盯着神父灰色的眼睛。神父在他的心目中像一盏从海滩上望过去的、遥远的坚不可摧的帆船。

“那你还在等什么？”神父后来说道，“还是你喜欢军装、奖章和所有那些蠢玩意儿？”

年青人把手腕从神父手中挣脱出来，傲慢地仰起下巴对他说道：

“神父，您知道开小差意味着什么？”

神父抚摸着被阿古斯汀甩开的手腕，然后，紧紧地抓住小伙子的胳膊，动作凌厉，没有丝毫的温情，阿古斯汀大有“腾空而起”的感觉，一直到祭台后面，他们才停下来。神父掀起盖在摆放祭物供桌上的布帘，布帘上坠着粗大的金色流苏穗子。阿古斯汀好像在做梦：伊格纳西奥蹲在祭桌下面，用格兰特枪对准了他们。佩德罗神父用手高举着布帘，那高傲自负的目光，像土耳其商人炫耀自己的商品一样，他的下巴和双眉也向上方挑起，似乎是敦促年青人对此做出评论。当看到阿古斯汀面色苍白时，他把那块紫色布帘放下来，目光越过年青人的肩头望着他，说道：

“多热啊！不是吗？”

他再次撩起教士服，在大腿处忽扇着凉风，惊魂未定的阿古斯汀把这看成是神父所特有的动作。后来，神父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阿古斯汀的父亲走去。他耸耸肩，往祭桌那儿“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又朝着阿古斯汀所在的方向唠动下巴，几乎要说出口：“他在那儿，我把那个藏身之处送给他。”

阿古斯汀向洗礼池走去，蓦头耷脑，各种尚未成熟的想法纷乱无绪，各种念头、百般疑虑统统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内冲撞家俱。

“谈完了？”安东尼奥问道。

阿古斯汀预感到，只要他的目光在他的长辈身上再停留一小会儿——利箭刺破胸膛所用时间，小孩子用指甲抓破一只汽球的时间、玫瑰花扎手，姆指出血所需时间——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他用那双粗糙的手挡着面孔，没有朝父亲看一眼，说道：

“我必须考虑考虑，老头儿。”

堂·安东尼奥把手放进亚麻上衣的口袋中，离开了教堂。他无心顾盼周围的情景，顺着第一大道走去，直至拐过了街角。

第十章

爱情，爱情，请你帮我道出爱情！

我想你。一切一切都汇融于你的身影之中。你像某种玲珑剔透的东西包围着我的生活。你像一首动听的乐曲，伴我到一切地方。我尚记得学校的舞会，我似乎看见自己的头偎依在你的面颊上，无力向你讲出一句话语，由于对你的爱恋而默默无言，由于对你的爱恋而痛苦不堪。爱情，爱情，请你帮我道出爱情！昨晚，当同伴们看星星时，我把耳朵贴在半导体上，听到了“报时”电台的广播，他们播放的是老一套的节目，虽老，却很好，广播员说到，请听：《你是我的婴儿》，《我的小破烂》，《不幸的信》，《没有你的威尼斯》。这些都是你爸爸爱听的歌曲，我去看你时，我们常常在院子里听这些歌曲，他在旁边修理着牙科学校那台你“送”给你自己的油印机。学习情况如何？我的女皇。我光对你说这些卿卿我我、我在这儿感到如何、我在那儿多么痛苦，从没问你具体的事情。你注意我没有，现今的世界颠三倒四，或者说像切·格瓦拉所说的那样，[1]颠四倒三。结果你一向是实实在在的，而我却充满浪漫蒂克。当我们胜利时，我不知道将以何为生计。同伴们说，失业的问题不会在一年之内解决，甚至在五年之内也解决

不了。另一条出路则是作军人。听说国民警备军将被解散，成立桑迪诺主义者的军队，我们将成为尼加拉瓜的正规军队！想想看吧！在我们这群人中，将会有十五岁的指挥官！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儿童，在本应是放风筝、玩陀螺的岁月里，却投身于战争之中。可我不会留在部队里，既使任命我为将军。我在这儿呆到索摩查倒台，尔后，我更盼望回到大学去。我不知道是否去学习，因为每当我想到大学时，唯一映现在我眼前的是系内小卖部的咖啡。我愿意这样度过余生，坐在咖啡桌旁，吸着黑色的雪茄烟、看着你用那不戴戒指、不戴手镯，不修整指甲的双手向后梳理着头发，你看上去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就是在俱乐部里的这张咖啡桌旁，我把你咬过的，小得可怜的面包在手心中揉碎，用指甲轻轻敲打着它们，你似乎在等着我讲出一句风趣的、你爱听的话语；你等着我做出在你看来很“帅”的、你爱看的动作，直至短暂的课间休息带着咖啡杯子的余热飞逝而去，你回到《生理学》、《一般心理学》、《统计学》的课堂去，而我，我却逃脱了《罗马法律》、《政治经济》、《宪法》课的老师们，留在俱乐部里和别的小伙子们一块出“坏”点子。你还记得你爸爸说我是“咖啡革命者”吗？我现在多么想看到他的那张脸！你告诉我，当你那位老头儿知道我现在像一只山里的猴子“上窜下跳”时，他对此会作何评论？你现在可以告诉他，我在九月份时参加了攻占马萨亚的军事行动。我在上封信里对你说过这件事？还是我的信根本没送至你的手中？昨天，我在想，“如果她没收到信，她有什么过错？”我之所以这样想，因为我曾为这事生你的气，纯粹是冒傻气。即使你想给我回信，往什么地址寄信？为了让你知道我的地址，能够给我复信，我现在就把地址写给你：“军士长、诗人、莱奥诺尔，“银河”下方、宁地利山脉、格林纳达郊区、通向“黎明之星”的斜街、距一个格查尔鸟窝五米远、（格查

尔鸟像是从奥乔莫格平原飞来的）刮风时，灌木杂草窃窃私语的地方。”

当我们胜利时……我又写了一遍这句话，我知道，这是我们最频繁使用的语言，真应该有一个月份以这句话来命名，你能想像出吗？“十一月、十二月、当我们胜利时。”

这儿的生活十分艰难，我知道国民警备军在莱昂城闹得你们也无法安生。在这儿、在那儿，活着都是不容易的。一个月前，从索伯第亚瓦来了一个男孩。他年纪很小，你不会认得他。他是在一次大搜查时逃出来的。他们把所有年满十五岁的孩子劫走，弄到瓜塔路佩，让他们背对着墓地的一堵大墙，一一枪杀。他家老人支使他逃跑，来这儿找我们。奇怪？还是不奇怪？与其等待国民警备军到家里来杀死你，不如与索摩查斗争，得到生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九月份他们攻下了马萨亚，几乎铲平了那个市镇，这事我对你说起没有？那儿所有的人都站在“阵线”这边，我们不是孤立的。在马萨亚人们对我们说：“哪怕‘阵线’不欢迎，我们也是桑迪诺主义者。”他们让我们占据城里的所有地方，冒着枪林弹雨给我们送来了炸木薯和柠檬水。星期天上午，我们攻打国民警备军主要军事力量集聚的兵营，这时，农民们组织起来奋力阻挡朝城里开去的汽车。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断电，根据经验，没有电，肯定也没有水，所有人都这样说。于是，他们在水桶里、锅里、浴盆里都装满了水。第二天，果真没有水，而我们却有。他们比军人更加懂得战术。当敌人拿出混身解数，军火库内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用来进攻我们时，我们必须撤退了。年青人和我们一块儿去了，老人们留了下来，“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说。可是敌人居然弄来了五架直升飞机、坦克车及冲锋枪来对付这些老人和妇女们。烧毁了所有的商店，杀害了五百多个无辜的人。

指挥员对我说："如果你喜欢写，你把倒下来的同志们的名字记下来。"

当我们胜利时，当我们胜利时，我必须给他们的家人写信，我还必须打听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就连他们的出生地也要刨根儿问底儿……有时候，我虽只记下他们皮肤上的某块抓痕、脸上的一颗痣、脖子上的一块疤，可那毕竟是我亲眼目睹的同志们，很多人的事是听人家讲述的。有一个人叫米格尔，听别人说。他说自己是马萨亚人。但是，传说他是马萨亚人；也许正是因为他是里瓦斯人，这里的人都是"超级"秘密工作者。当我们胜利时，我要离开部队……我在部队没用场，维基。战斗进行时，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我不知道怎样冒着密集的炮火，猫着腰穿过大街的。我来不及感到害怕，因为一切都攫牢我，把我投进激流旋涡之中。那情形就像是我和同伴们被卷进了同一巨浪之中，涛涛大浪在岩石中间翻滚"爆破"，把一切冲向前方。令人感到怅惘的是，夜晚，拿着记有死去战友名单的小本子，字里行间虽满是我祭献给亡友的诗歌，但是，黎明的曙光将抹去夜空中美丽的星星，我的诗歌也终归要结束。我试图把一切如我感受那般如实写出来，我不想矫揉造作地加以修饰，不想冥思苦索使用隐喻比拟，也不想寻求怪诞不经的像征手法。我喜欢让词汇随心所欲地跃然纸上，就像枪支握在同伴们手中一样"顺理成章"，就像你那湿润的双唇一样清新流畅。我喜欢像卡德纳尔神父那样吟歌作诗，一切东西都是他诗作的素材，就连"索摩查"这几个字，一旦被他捕捉，也会变得铮铮作响，"埃索"石油公司的招牌，"柯达"的广告也是如此。在这儿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最多的是泥土，我们总是像刚刚被上帝吹过仙气的泥人①。假如我来写一

① 根据圣经传说，上帝用泥捏好人后，又吹一口气，人便有了生命。

首现实主义诗歌，我必须使用“蛇”，“蜥蜴”这些词汇，因为我们就是像它们那样爬行。诗里还将多次重复使用“鸟儿”这个词，可是在莱昂城时，我却从没听到过鸟儿叫，我至今还识别不出丘鹬和苍鹭。而这个地区的儿童们，随便在哪块草地上，都像呆在自己的家中一样怡然自得，似乎他们天生讨厌墙壁，村镇上的那些街街巷巷让他们感到压抑郁悒。

你知道我现在想有一件什么东西吗？

一面镜子。

我向你发誓，我已经想不起自己是什么样子了。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某些特征？有时候你有点喜欢我的个性吗？喜欢我这张脸？我尚记得你闭上双眼让我吻你的情景。有时，我搜肠刮肚用打动心扉的语言赞美你，从你的额头，到你拖鞋上裸露出的小巧的指甲，你可从未用缓缓的热烈的语言夸奖过我什么东西，你向来是如此的现实？你不要误解我的话，我并不是说你冷冰冰，因为我的手指尚感到你颈部静脉热烈的跳动，你的姣好的面颊像火一样燃烧，还有你那温润的舌头，活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我的口中钻来钻去。可是你从来又是一部规模浩大的影片的梗概提要，从未在任何地方公开上映。偶尔，我触摸过你的腴嫩的双腿，但是我从未能够真正地抚爱过它们。你使我感到，为了能使自己立足于你的身旁，我在和银河中所有的星星竞相争辉：你童年时一块长大的那些爱慕者、系里的助教、照顾你、在你身边像“引路童”①的你的弟弟、你的老人、以及他那比夏夜还要冗长的桑迪诺主义的说教、你的牙科学书籍、塞在你那在马萨亚购买的包中的、跟三明治、纸盒牛奶放在一起的、你带着它们，从一间教室走出来，又走进另一

①西班牙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中的主人公，以后泛指盲人引路童，这里比喻阿古斯汀经常和姐姐在一起。

间教室的、你的那些宝贝石膏片。

你想念我的是什么，维基？比方说，像在梦中一样，如果我神奇般地出现在你的房间中，你将会伸出那双“小爪子”，轻轻地搂住我的脖子？你将会从被单中伸出玉臂慢慢地把我的嘴拉至你的唇边？

天哪！今夜连气也透不过来。

酷热难熬。鸟儿们寂然无声。指挥官在我身边抽烟。丛林中狼发出恐怖的长啸，象是在自言自语。我“宫殿”上面的木棉屋顶遮住了月亮。明天我们将试图朝基诺德贝[1]前进，其它地方的部队也将汇合，在准备某项重大行动。蓦地，悲怆之情油然而生，我要献上一个充满忧伤的吻。尽管现实中的一切，我仍感到非常孤独。

---

①尼加拉瓜卡拉索州首府。

第十一章

堂·切贝说，伊格纳西奥在理发店后院，放工具（大部份是生锈工具）的破屋子里藏了三天，直到有人给他送来一张秘密小条，让他到奇南德加阵线①与别人汇合。

神父在审讯室中供认，叫作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市民，被桑迪诺共产主义思想的恶魔缠身，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来教堂了。军曹西富恩特斯（他在神父的右手背上把香烟捻灭，说道："对不起了，神父。"）记录中写道，牧师佩德罗·穆苏拉卡通过他担任忏悔牧师这一职务，听到过反对政府的思想，但是从未听到过，（他讲的不是假话）他教区内有任何信徒参加反叛的恐怖活动，而且，他倾向于认为，这些参加者是被那些不在人民之列的坏分子所煽动，可能是被卡斯特罗②桑迪诺共产主义分子所煽动。

弗洛雷斯上尉受奇庚③的委派，要用铁的手腕在文明的莱

---

① 桑迪诺爱国民主阵线的地方组织。

②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③ 纳瓦尔特语，意即"小孩"，"小家伙"，因索摩查·德瓦伊莱是最小的儿子。

昂城建立新秩序，而且要尽最大的可能活捉一个叫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家伙，因为很可能他不仅了解有关莱昂人参加叛乱活动的情况，（据极为可信的密探报告）他还和奇南德加阵线有所接触。

姓氏：萨里纳斯，名：苏伯里梅，职业：邮差，莱昂本地人。他曾对前牙科学女大学生维基·梅诺尔说，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大约有两个星期没去他的邮政办公室了。律师里瓦斯（本政权公开秘探）曾长时间地、久久地盯视着萨里纳斯的眼睛，问他是否那个叫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家伙已不再去邮局办公室，还问及他，如果不来确是事出有因，依他之见，什么是可能的原因。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少校，（昵称：奇庚）在弗洛雷斯上尉的陪同下，来到市政剧院所在地，他们走到安放消火栓的自来水龙头处，曾在那儿有人安放炸弹，炸飞了国民警备军的一辆吉普车，致使本政权三名忠诚的军官死亡。奇庚少校在携带格兰特枪支的保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要求弗洛雷斯上尉把年满十三岁、哪怕只有最轻微的与桑迪诺共产主义分子合作的疑点者全部抓起来。怀疑一旦被证实，立即在其家门口执行枪决。他那傲慢自恃的语气使弗洛雷斯上尉紧绷的脖筋变红。奇庚还警告他，自从把逮捕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任务交给他以后，这位从前工作效率很高的上尉，还没拿出急需得到的新情况。“那么，你给家人写信时，替我向他们致意。”①他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上尉，结束了他的话，那可怕的目光几乎中止了上尉的呼吸。

据前“莱昂小姐”②、年青且人品可亲的玛尔塔·埃雷

①这里有威胁之意。

②即全城选美女获胜者。

拉·佩雷斯的姐姐迈里安·埃雷拉·佩雷拉讲，叫作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年青人，不在她精心选择的社交范围内，不像人们所传说、叙述，甚至所肯定的那样，她并没有在她母亲的家里向这位年青人提供住处。国民警备军亲临了迈里安小姐的家中，没有发现男性留宿的任何证据，只发现了本城居民蒂格·安东尼奥·伊格莱西亚斯写的情书，但那是写给玛尔堵，不是写给这位迈里安小姐的。

据一位秘密来到奥尔特加遗孀、可疑分子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母亲堂娜·埃德尔米拉夫人家中的便衣警察报告，通过他和这位妇人的交谈，他可以向莱昂当局报告以下情况：奥尔特加夫人不知道他二十岁的儿子伊格纳西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另外几个儿子：拉蒙十八岁、埃内斯托，十七岁，塞萨尔，十五岁以及丹尼尔，十四岁，都在什么地方。但是照她估计，兴许能在尼加拉瓜国土上的某个地方碰到他们，很可能在马那瓜，因为那儿有他们的亲戚，问及她亲戚的地址，她说忘记了，她把“遗忘症”归咎于上了年纪，又说是由于她生育过晚所致。这位报告者证明，她家中没有别的人，为此没能获得可供填写表格诸项要求的任何材料。虽然只粗略地检查了房间，但可以推断，上述年青人大约在一周前还住在家中，因为房间内没有长期不住人的任何迹象。在可疑分子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的房间内，没有发现与民主国家的利害关系相悖逆的任何读物。但是有这样一件事情没能逃脱便衣警察的检查：在纸签上写有勃拉姆斯、莫扎特和曼托瓦尼古典音乐的唱片上，录有智利基拉巴方、印迪玛尼乐团演奏的音乐。另外一张慢转密纹唱片上写着尼加拉瓜桑迪诺共产主义分子卡洛斯·梅西亚·戈多尹和巴拉卡吉娜乐团的名字。这些事情虽不足以直接证明年青人伊格纳西奥·奥尔特加是安放炸弹这一罪行的肇事者，（这一事件致使国民警备军三名公职人员死亡，及一辆装有现

代化无线电设备的吉普车被炸，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这些迹象可以充分说明：a）年青人奥尔特加对音乐的爱好，可能导致犯下某桩罪行，也许已经犯下。b）年青人奥尔特加离家出走的日期，大约（为了避免“确切地”这种讲法）是在发生了震惊整个莱昂城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这一天。c）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其余四名处于“危机年龄”的年青人）在近乎接近的日期，由于害怕此公文批复前后对他们采取的可能的惩罚，从母亲家中出走外逃。处理方法：建议审讯（在适当的机会逮捕）所有可能在自己家中隐匿奥尔特加家庭成员的年满十五岁的年青人。这位忠诚的便衣警察认为，只要找到他们兄弟之中的一人，鉴于明显的思想上的联系，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以及血统上的关联，不会用很久，就能找到余下的人。至于对堂娜·埃德尔米拉的处理，上述报告人认为不宜采取特殊手段，因为该妇女显然年事已高，且患疾病，用她自己的话说：“心口堵得慌，喘气很费劲”。请教了专治这种毛病的社会福利大夫，他认为，光凭这一现象，不能确定是患有某种疾病的前期症兆，但是他也建议不要对堂娜·埃德尔米拉采取特别处理方法，因为很可能“堵得慌”是从胸部创伤引起痛苦的呼吸困难、或者是胸膜炎开始，发展成腺细胞紊乱、尿毒症、长期顽固的便秘、直至导致肝炎病发生。没有别的特殊事情了，我诚挚地问候您的夫人。“美能达。”

本文件附有草图一张，该图向下绘制巴拉尹索与瓜达路佩墓地分界线处，向上绘至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人们看到青年犯罪分子沿着这一地带逃跑了。这张草图说明，他只有可能藏在位于这两个区内的某户人家中，或者是躲在墓地内某个秘密地方。巡逻队汇报说，惨案发生以后，在数分钟（只是为了不必强调是数秒钟）之内对可能与此案发生牵连的房间都进行了周密的检查，但这一行动毫无结果。值得指出的是，严格遵循

发布的戒严指令，在这一地带采取了严厉措施，在一青年家门口枪毙了该青年，虽然此举没有改变当地人不予以合作的态度。之所以没有采取极端手段惩治过多的人，是因为这里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我们，而他们也可能由于感情被伤害而离开我们的事业。有两种假设，即可能躲在墓地里，这种分析遭到参加搜查行动军官们的一致反对，因为在最近之前不久，由于恐怖分子使用、或者说滥用了这一地带作为藏身之处，几个月以来采取了严厉惩处的措施以示儆戒，因此，既使是零星隐蔽的藏身之处也还不是可靠安全的地方了。

便衣警察豪尔赫·阿尔法罗在一次搜查行动中发现一张莱昂城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从大教堂开始直至国民警备军总指挥部的这段地区被仔细地勾画出来。令人吃惊的是，地图上标出了从冈萨雷斯电影院至贝纳尔街二十一号地区内楼房的高度。便衣阿尔法罗认为，首先，属于偶然拾到这样一份地图，其次，根据某种直觉（而不是确指），他认为是故意使地图落入最高指挥部手中。如果最高指挥部认为该地图有其用处，便可利用。便衣阿尔法罗立即主动采取了措施，对此，本处准备予以表彰。为了进一步获得可供判决本案的其它情报，他再一次来到发现这张奇怪地图的人家。房产属于堂·萨尔瓦多·拉米雷斯，他是该地区的老住户，是普卢塔科·拉米雷斯的父亲。普卢塔科的职业，消防队员，在本地区以达尔达南①的名字为人所知，这一名字不是秘密代号，而是由于他留的奇怪的小胡子，使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画家达里，或使人联想到那位闻名的剑客。

与拉米雷斯先生的谈话是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当便衣阿尔法罗打开用塑料绳系着的这卷地图，突然问及这张莱昂城

①法国亚历山大·仲马《三剑客》中的人物。

地图的用处时，从拉米雷斯说话的声调中没有发现惊愕之情。对这张精心描绘的地图他赞不绝口，并得出结论说。（并没有为此施加任何压力），这样的佳作只能出自他儿子那双多才多艺的双手，也就是上述提到的消防员普卢塔科·拉米雷斯。用很礼貌的态度邀请拉米雷斯先生分析一下为什么他儿子有这张如此精工细作的城市地图时（自我供认），他只是回答说，普卢塔科从小就在地理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爱好，而且在这门学科上得到了最高分，他满怀温柔亲切的情怀，（在退役军人阿尔法罗看来，不像是装出来的），忆起他儿子上小学的年代，特别提到他如何用其微薄的薪水购买尺子、圆规、矩尺及法伯二号铅笔，以及他儿子如何用这些东西描绘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双方再次赞赏普卢塔科的这幅地图以细腻清晰的手法再现了城市面貌，以此结束了这次谈话。这一切自然使阿尔法罗心存疑窦，因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如果具有这种能力，他显然不会没有别的目的，只满足于在地理——几何学①的练习杰作中，把这种天赋表现发挥出来。便衣警察阿尔法罗在报告信中建议上司（也向弗洛雷斯上尉提出同样建议），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审查上述提到的普卢塔科·拉米雷斯。

消防员堂·普卢塔科·拉米雷斯写信，并将此信亲自上交（以免受邮政罢工影响）国民警备军司令部。他拿着信，先说明了他作为国家消防员的职务级别，及其所交涉事情的严肃性质，请求把信直接交给某位权威人士。要求得到满足，他被带到堂·贡萨洛·埃韦罗斯中尉的办公室，在那里进行了谈话。根据本处菲力浦盒式录音机的录音，我们把谈话抄录如下：

普卢塔科·拉米雷斯先生：（为了抄写方便，下面只写拉米雷斯）中尉先生，我要向您告发一件严重的事情。由于我笨

①这里有对便衣警察嘲笑之意，“几何学”指画线清楚、准确。

嘴拙舌，我请求您允许我当面把信读给您听，信是由有文化、值得信任的人帮助我写成的。

堂·贡萨洛·埃韦罗斯中尉：（为了抄写方便，以下简称埃韦罗斯中尉）很长吗？

拉米雷斯：只有一页。

埃韦罗斯中尉：那你就念吧。

拉米雷斯：莱昂城，五月二十五日……

埃韦罗斯中尉：这些东西可以跳过去……

拉米雷斯：问题是……

埃韦罗斯中尉：你就说“等等，等等”好了。

拉米雷斯：中尉先生，我向您告发，在我上班的消防公司所在地，即位于……

埃韦罗斯中尉：广场旁边，这些东西你也可以省略不谈。

拉米雷斯：这个、那个、总之、等等……国民警备军的巡逻队拿着一份莱昂城地图来到消防公司，他们不仅用盛气凌人的口气，而且是用直接威胁恫吓的语言要求我承认是那份地图的作者。我用最亲切的口吻向那些士兵先生们表示，那张地图确系出自我的双手，我还向他们请教，依他们所见，那份地图有何不妥之处。过了一会儿，是混乱误会的一刻，似乎士兵先生们不知道再问什么了，似乎他们不知道此次拜访的目的何在，一个人上来抓住我的左臂，狠狠地扭曲着我的胳臂，于是我跪倒在两排大车之间的地面上，这个人还在叫骂着（请原谅我在此写出了这些脏话），“你他妈的混蛋，现在你说说你为什么要搞这份地图？”他们这样对待我，使我处于极度的痛苦和被侮辱之中，只能一个劲儿地呻吟叫苦，什么话也顾不得说了。士兵先生们大概认为我是用这种表示代替沉默，坚持不肯讲出隐瞒的事情，因此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我叫苦不迭。他们打我时，竟然踢我的睾丸，致使我曾一度失去知觉。醒来

以后，士兵先生们把我扔到一张椅子上，又提出了刚才问过的问题，这次讲话的语气是和蔼的，或者说，他们后悔了。可是他们打也打过了，踢也踢过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对于解除我的痛苦更是无济于事。既然拿我当人对待，我就准一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了答复，我今天还要在您的面前作出回答：中尉先生，我“细针密缕”绘制了这个区的地图；因为我做任何事都讲究尽善尽美。我是消防员，我就要竭尽全力做好它。正像您为了国家的利益渴望当上将军一样，我最高兴的是有一天我当上消防公司的指挥官，和灭火战斗中最优秀的战略家。为这一美好前程，我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遗余力勘察我管辖范围之内的每一段路途。如果有一天发生祸患——桑迪诺共产主义分子曾制造多起犯罪事件，也可以说国民警备军予以反击的爱国行动——我对那些地区的敏感点，都将了如指掌。比如说，我清楚社会保险大楼有多高，哪种结构楼梯疏散人流最快。我知道哪些楼是用易燃材料制成的，而又有哪些楼房，在发生情况时必须首先采取紧急措施，等等，等等，等等。中尉先生，这种奋勉的工作热情，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得到鼓励、勋章嘉奖、晋升职位、提级加薪，而在这里，在尼加拉瓜，这一切却只配得到对一名公职人员的怀疑、迫害、对其身体和心灵施加摧残。尤为使人痛心的是，这种侵犯是身穿军装的军人们制造的，而他们应该像我这样，成为维护秩序和伸张正义的典范。别无它事，我恭敬地请求您们，国民警备军首领解除对我的怀疑和粗暴的审问，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让那些参与此事的罪犯向我本人、向我那鳏居独自过活的父亲表示歉意，是他治愈了我的伤痛。我不要求您惩治他们，因为我不是那种结恨记仇的人，但是我将借此机会将本信的复印件呈送消防大队总指挥部，以期使他们承认我的工作成绩，并提请他们考虑我服务六年只拿微薄薪水这一可悲现实，（附上一月份工资清

单，因为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尚未发薪）支付几个月以来拖欠发放的工资，并请着手研究有益于我的必要的调整。

不再赘言。普卢塔科·拉米雷斯尊敬地向您致意。

〔停顿〕

埃韦雷斯中尉：好吧，就这样。我们会给你解决，有消息时，我们通知你。

拉米雷斯：谢谢，中尉先生。

埃韦雷斯中尉：不必客气，朋友，不用谢了，尽心为你服务。

【录音结束】

弗洛雷斯上尉阅毕玫瑰色存档夹中的材料，他用拍死一只蚊子的劲头，重重地敲打着最后一页材料。把读过的材料放进大堆案卷之中，他用两只手指头揪住鼻中隔，对付他的神经疼，他自言自语说道：

“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我的将军！”

第十二章

虽然是大白天，光彩眩目的阳光从那没有一丝乌云的天空上直射而下，可军用车上的所有车灯却仍旧大放光明，浩浩荡荡开进了本区。它们排成长队前进，直至第一辆车开到人行道上让开道路，弗洛雷斯上尉宽敞的小汽车便成了统率这支车队的排头车。骚乱中急忙赶到家里的市民们，把印花窗帘放下，把窗子遮得严严实实，大门全部上了插销。弗洛雷斯上尉在阿古斯汀家门前刹住了车，他转动了一下方向盘，让汽车横放在街道上。他从小窗口伸出头来，想分辨一下居民区的声音。他没有下车，而是把汽车的钥匙高高举起，让后面的吉普车关掉马达。听到两声爆炸声，尔后便是一派寂静，上尉敢说这是他所经历过的一种最奇怪的安静，他极力想搞明白这种"安静"不同以往的细微差别，以及它所预示的潜在的危险。

当他从车里跳下来时，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也都跳了下来，于是，这个经过认真排练的军事行动似乎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弗洛雷斯用手帕擦拭着手心上渗出的冷汗，伤过份小心翼翼地把手帕叠起，把它放进军装的口袋里，拉平胸前隆成一团的衣服，就像某个人在抖掉一根牢牢贴在衣服上的茸毛，然后他用力抬起下巴命令道：

“阿古斯汀·梅诺尔！”

虽然他连目光都没有离开眼前的这座房子，而他得到的回答，却只是更深沉、更严肃的沉默。左边的树像是小孩子画出来的，它一动不动，是这样的沉静，色彩又是这般鲜艳。

他再次把手帕打开，像使用一条毛巾似的用它擦拭着双手。

“阿古斯汀·梅诺尔！”他喊着，几乎没有提高声调。

房门从里面打开了，但是门檐下没见到任何人。按事先约定，所有士兵手中的步枪都瞄准了大门。几秒钟以后，堂·安东尼奥出现在门口。他上身穿着阿古斯汀带给他的“崭新”的衬衣，他摩挲着衣领，唯恐带着衣服上某处不相宜的褶皱出现在别人面前。穿着麻绳拖鞋的双脚两侧，卧着两只母鸡，它们趴在走道上，被强烈的车灯吓瘫了。上尉可以觉出，他的手再次由于出汗而变得湿漉漉了。安东尼奥耷拉的双肩，在他看来意味着卑微，但是他承认，那严峻和棱角分明的下巴体现着反叛者的高傲气质。

“你是谁？”弗洛雷斯上尉问道。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梅诺尔。”

“安东尼奥·梅诺尔‘先生’。”

“安东尼奥·梅诺尔，先生。”

上尉礼节性地点点头。与阿古斯汀毗邻的人家中，传出无法确定是什么的声响，上尉没必要转过头去，他知道，士兵们在监视着周围的一切。凭他在兵营内二十年的生活经历，连后背上的每根神经都能够清楚地觉察出格兰特枪的枪口。

“是这么回事，我来找你儿子。”

这时，他指指部队，但没有向部队看一眼，那是小孩子们向他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时，做的一个随随便便的动作。

“他没在这儿，先生。”

"那在哪儿？"

"我不知道，先生。要是他在什么地方的话，他可能在军营里。"

上尉走到墙边，紧挨着堂·安东尼奥。他从腰带中拔出手枪，用手枪柄面敲打着墙上老朽的砖坯，剥落的墙皮大块大块地掉下来。

"稻草！尽是些稻草！"他大发议论。

他又把枪送回枪套中，以机械般的殷勤向安东尼奥伸出手，把他领下台阶，在人行道上，他拉住安东尼奥的手腕，慢慢地向右边墙角走去。他温和地拽着安东尼奥的前臂：

"你儿子星期一没回兵营的。"他又低声补充几句，简直是用伤心的口吻讲出的：

"有人说他开小差了。"

"那不可能，先生。"

骄阳逼灼，军人们像钉子一样伫立在各自的位置上，他们用目光跟随着上尉和安东尼奥，不时，由于背着沉重的步枪，他们用军衣的袖子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弗洛雷斯贴着阿古斯汀父亲的耳朵，带着一丝微笑说道：

"有人说你在跟着桑迪诺分子跑，混蛋！"

弗洛雷斯胁迫他继续往前走时，他反抗了，固执地站在街道上他立脚的那块砖石上，他反驳道：

"这不对！先生。"

"你是说我撒谎，老头子？"

堂·安东尼奥搭眼远望大街，一直望到这热带地区透明似的地平线处。到了这种节骨眼的场合，说话可得小心，就像登山运动员即将爬上最高点时，也要摸摸岩石是否牢固一样。

"不是您撒谎，上尉，是这儿的人。"

弗洛雷斯的手松开了安东尼奥的胳膊，他蔫头呆脑地在匝

离这位父亲的额头几厘米的地方不停地眨着眼睛。似乎是安东尼奥愁锁眉梢使他产生了防范之心，猛地，他使出了更大的力气，强拉硬拽，一直把安东尼奥拖到房屋的门槛上，这股邪劲之大，老人感到像是在腾空而起。

“你去，你去对那孩子讲，让他马上出来。”

他没有理会像被磁化一样伫立在那儿的安东尼奥困惑的表情，照直向汽车走去。从靠近方向盘的小窗口，他伸进胳膊关闭了车灯。然后，他走到距离他最近的一辆吉普车前，背靠着马达，坐在保险杠上。他向安东尼奥打手势，鼓动他拿定主意进到屋里去。安东尼奥点点头，有意夸大自己惶惑不安的心情，战战兢兢地消失在门槛里。上尉抬头看看太阳，把手帕掏出来，像捏一个球一样把它团起来，然后又把这块已十分折皱的手帕塞进胸前的衣袋中。

“口渴得要死，连他妈的一口啤酒也喝不到。”他边说边用舌头舔着上唇。

他的目光盯视着大门。

堂·安东尼奥在客厅内凝思伫立了一小会儿，随之出现的他的身影，是此时他那茫然纷乱心情的最确切的写照。既使是再多看看这些熟悉的家俱、褪了色的照片，墙上的油迹，他也不能从中得到启示。他觉得又犯了不能动弹的老毛病，呆在那儿像个烟瘾发作的吸毒者。

“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要走的话，走得了吗，动得了吗，我不知道。”他本人的意识像被置于反射镜下，使他清楚地感到，由于惘然无措，口水顺着下唇在往下流。“我不知道怎样开始思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留在这里。我只知道我在这儿，我不要从这儿走开吧。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要在这儿呆下去。”门通向厨房，走廊通向院子，围绕他家的院墙举足可以跳过，

但是，在张惶失措的心境下，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

“老头子，你在那儿磨蹭什么？”

似乎大街上传来的叫喊声“强化”了他的行动和协调能力，他迈步走到了柜子前，用轻蔑的目光斜睨一眼第一只抽屉里的绣花餐巾，手指头一直伸到抽屉底部的木头，摸到了那只手枪的金属枪柄，他把枪攥在手里，久久地凝视着它，那神态有点像在观察一只受伤的小鸟。他又把枪放了回去，那几块看上去俗不可耐的餐巾纷纷落在枪上面。他再次来到大屋的中间，在那儿停留了足足有一分钟，他怀着无比亲切温柔的感情，把他所热爱的家庭成员的照片取下来，望着照片上张张文雅标致的面孔，他又进行了最后的考虑。在突然间产生的某种冲动的支配下，他走到屋门前，站在门框下，摆出了一副挑战的姿态，出现在双眉紧锁的上尉面前。

“先生，我没有找到他。”他说。

“老头儿？”上尉问道，他歪着脖子，一只手虚捂在耳朵边。

堂·安东尼奥清清喉咙，不管怎样，说出的这句话依然在回荡，就像唱片停止不前，反复单调地重复着一个声音一样。

“先生，我没有找到他。”

上尉拿下军帽，用食指慢慢地沿着帽子里边掠过，然后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用帽檐对着自己的前额扇着风。尔后，他用正规的动作——用手指捏着帽舌两边——把它戴到头上，又以非常规范的用后跟转身的操练动作向堂·安东尼奥照直走去。他一把关上碍路的自己汽车的车门，用无名指做了一个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手势，示意阿古斯汀的父亲走下台阶，和他同站到大街上。他再次抓起安东尼奥的胳膊开始走路，完全陷入了茫然的思索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到墙角处、拐弯、又回

到房子前。老人任其摆布，面孔毫无表情，木然像一件拴在手中的行李。

与其说是在警告老人，不如说在表白自己的心声，他讲出了在他看来最推心置腹的道理：

“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看得起你儿子，正因为看得起你儿子，我也尊重你，说到底，混蛋，你是你儿子的老子。”

像用手枪的枪口顶住太阳穴，他演戏似地把一个手指放在太阳穴上，又用劲拉了一下安东尼奥的胳膊，迫使他突然间“定”在那儿思索上尉的这一动作。“你儿子有这个①，他很明智，他是你的儿子，那你也有这个。”他补充道。然后用快得像变魔术一样的速度，用他的小手指顶住安东尼奥的太阳穴。“如果你有这个，做点什么事，向我证实一下。”上尉把他重新“提”到房前台阶上，皮笑肉不笑地挤挤眼睛，非常有礼貌地对他说道：“把他给我领来。”上尉回到吉普车前，按了一下扬声器的开关钮，开始发布公告：

“注意，请特别注意，马上进行搜查行动。本街区的所有居民都必须离开家中。”

他把扬声器声音调低，一扇扇大门先后打开，其协调程度，有如在打开折扇的扇面，其连贯的顺序，有如在拉开一台手风琴。人们不急不忙，缓缓而来，象是先露出眼睛，后挪动身子似的。孩子们、女人们还有几位老人，轻声慢步，带着几分战战兢兢的样子走出来。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他们犹豫着是把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还是手指头互相勾连，将胳膊放在肚子前。上尉围绕着人群踱步，边走边气恼地敲打着自己的大腿。

“混蛋！”上尉走着骂着，“把老家伙和毛孩子留给我

①这里指有头脑。

们，那些婊子养的儿子全溜掉了。”

就是在他讲完这句话的一刹那，他突然发现一位身穿花衣服、体格健壮的妇女，用呆板僵硬的动作抱着他的儿子。弗洛雷斯准确地感觉到，他的目光在女人身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她像突然间被电流击中，似乎连肉都翻了个，恐惶之情顿时暴露无遗。她的双手更加紧紧地抱紧儿子。上尉迈着大步走开，大步所到之处，投来人们侧目而视的余光。沉默，使弗洛雷斯感到心情压抑的沉默。喉头处，一种空空如也的感觉袭击着他。

“这位大嫂，”他说道，“这孩子让您这般宠爱是不是已太大了点？”

蓦地，女人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似乎肚子被掏空了，在胸部和腹部之间神奇地出现了一个凹面，正像她所渴望的那样，也许可以把儿子重新放回到腹腔中。弗洛雷斯以命令的口吻对她说：“你让他自己站着。”

“他才十二岁，上尉。”

她看着上尉，那目光是跪在地上求乞的目光，是发出哀求的目光。眼睛由于紧张，瞪得有拳头那么大，下嘴唇干巴巴。

“十四或者十五岁。”弗洛雷斯说道，同时，又不耐烦地用食指指着地面：“你把他放下来。”

母亲把孩子放下来，她用双眼在邻人们中寻求着可能的同情、介入或干预。邻人们却低垂着头，沉寂在鸦雀无声中。当她把孩子放下时，在突然产生的、强烈的愿望驱使下，她又把孩子的头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上尉拉住她的手，企图把孩子从她怀中拉开，她的双手剧烈地颤抖着。面对女人默默无言的哀求，军人断然以恶狠狠的目光回敬之，尔后，便把孩子带到白色的大墙前。他牵着孩子的手，那姿势就像开学的第一天，一位父亲领着孩子的手送他去上学。上尉回到街道中心，站在吉普车和部队之间，他对眼前的全部情景一目了然。他既是战场

上的战略制定者，又是一位正在拉开帷幕、将被演出的节目而“激奋”起来的导演者。邻人们的目光纷纷投向孩子，他恰恰站在桑迪诺分子刷写的口号下面，此时，这些口号似乎正在伸出告发的手对准孩子。邻人们的目光也投向弗洛雷斯，作为一位老练的这类活动的主持者，他虽奸险骄矜，也仍是在警觉地倾听着房顶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情，同时他也在注视着安东尼奥家里这扇激怒人的、空荡荡的，破旧的大门。他在揣度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时，特别留心看了一眼那些防卫着屋顶的士兵们，因为桑迪诺分子随时可能像教堂中佩带着火剑的圣神一样从天而降。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感觉是，房顶上连只走动的猫都没有。这时，他才迈着迟缓沉重的脚步走到阿古斯汀家的大门前，把头伸进热哄哄黑魆魆的房间，用亲热的语气说道：

“老头儿，我请你出来一下。”

阿古斯汀的父亲走到门框下，邻人们的眼睛瞪得有如天上的陨石那么多，那目光能把太阳撕裂成碎片，直射入他的骨髓之中。那气氛就象是大街上的灰尘腾空而起，人们口腔中的扁桃体因某种不能下咽的液体而动弹不得，令人窒息的安静，人们半张着的嘴，象是有粪便梗塞在喉头。

“看来你没有找到他。”弗洛雷斯在和安东尼奥说话的过程中，为了让人们听清他的话语，他第一次提高了调门。

像一头眼睛中流露出倦怠的目光、歪着僵直的脖子的小动物，安东尼奥用病人讲话的声调小声嗫嚅道：

“先生，您把我带走吧！”

“把你带走？”弗洛雷斯用拳头击打着另一只手的手心，大吼道。他所能具有的控制能力，在一秒钟之内被击得粉碎。气急败坏的心情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完全主宰了他。“你会干什么？”“你会使用电报机？”“驾驶切尔曼坦克？”“修

泄汽车的轮胎？”“你离开过这个你想扼杀你儿子生命的鬼地方？”“你算什么父亲？”“你 算 什 么 父亲？最大最大的混蛋！”

面对着怯生生地摆出一副温驯姿态的安东尼奥，上尉的睫毛闪动着凶残的目光，他向四周的人们巡视一周，人人像受伤的小鸟儿，上尉那阴恻恻的目光所到之处，人们便随之低下头去，就像在吹灭一根根的腊烛。

“至于你们，先生们，我是不会把尼加拉瓜送给你们的。在桑迪诺分子到来之前，我要亲自把莱昂城炸掉，让它寸草不留，连苍蝇也别想逃活命。”

他僵立在那儿一小会儿，等着有什么反应。然后，他抬起双眼望望天上唯一那块滞留不动的乌云，他愁蹙的面孔上满是沮丧的神情：“真他妈的渴死人！”

“我看得起你，老家伙，”他向安东尼奥喊道，但是并没有朝他看。他用力挥动着食指，指点着那个十二岁的孩子。像导传热幅射一样迅速，他马上感到了人们的仇视心理，这种又升一格的对立气氛刺激着他更是大发淫威，他三步并作二步走到那个孩子面前，抓住他的喉头，抬高他的脑袋。将他的头扭到阿古斯汀父亲所在方向，象在展示一件东西。在距安东尼奥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极力一字一句，几乎是咬着每一个字母说道：

“对我来说，这个混蛋也一样。”

他朝着墙把孩子推过去，转身走到 刚 才 站 过的街道的中央，回到全付武装的士兵们面前。

“你听见没有，老家伙？”他大声喊道。

就在这个时候，阿古斯汀在大门口出现了。他光着背，不大整洁的军帽耷拉在眉边，手中抓住军衣，几乎拖到了地面上。他用不冷不热难以捉摸的表情看了一眼上尉，对这里邻人们压

抑沉闷又非常紧张的气氛他一无所知。他系着钮扣——只是没系领口处的那只钮子——穿上军衣。透过太阳照射的光线，可以看到尘埃越来越多，石头路地面上吉普车留下的油迹被尘土遮住了。阿古斯汀大大咧咧地走到他的上司面前，那神态就像他的重量和高度比他的真实水平要高得多。在距他一米左右的地方，弗洛雷斯伸出胳膊，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中间，一串镀铬的汽车钥匙闪闪发光，他伸出的胳膊与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垂直角度。他手中的钥匙叮叮作响。当阿古斯汀既不是十分恭顺，也并非粗暴无理地抓过钥匙时，上尉点头示意他进汽车，并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年青人那富有弹力的脊背钻进汽车中的前排座位上。马达发动了，上尉朝着阿古斯汀的父亲致以微微一笑，然后又把这份“友情”传送给在场的所有居民。他以极为高雅的风度戴正军帽，对他们说道：

“我就喜欢这样，咱们好说好了嘛！”

第十三章

邮差的头紧紧地贴着已经潮湿的枕头，他不停地眨动着双眼，然后又极其紧张地把眼睛睁得老大。宵禁时分静声屏息中，他倾听着，无法辨认是自己梦中听到声音，还是确有声音喊醒了他。

“萨里纳斯！”那个声音还在轻轻地叫着。

他纵身跳到门口，把耳朵贴在粗糙的木头上。

“谁？”他用极轻微的声音问道。

“是我，伙计。”

“是你？”

“把门打开，该死的。”

“你不知道已经宵禁了吗？”

在不远的地方，约一夸德拉① 远的地方，一辆重型车的轰隆声越来越响，那是切尔曼坦克压在地面上发出的噪音。

萨里纳斯一把将门推开，像一张紧粘在信封上的邮票一样，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门上。伊格纳西奥进了房间。他放下一只包，把它扔在床上。借着洒进房内的月光，他催促萨里纳

---

①距离单位，海上为四分之一海里，拉美为一百二十五米。

斯不要弄出声响，快点把门关上。

邮差不仅照他的吩咐去做，还主动加上了二道锁。

“你知道他们在找你吗，不知道？”

“知道。”

“你知道他们说了你什么，不知道？”

“我刚刚回来，伙计。”伊格纳西奥捂着心窝，边说边喘气。“我可不想听那些闲言碎语。”

“他们说是你炸掉了那辆军用吉普车。”

“他们是这样说的？”

“对，是这么说的。”

“那么你相信吗？”

萨里纳斯在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想看看在乳白色月光的照射下小伙子的面部表情，就像他首先要在提出这个问题人的面孔上找到问题答案一样。他用睡衣的袖子擦擦鼻子，又仔细凝听着远去的切尔曼坦克。

过了一会儿，在由他引出的这段空白时间内，他不知该干些什么。突然间，他像得到了什么启示，把甘蔗酒的瓶子放在了小伙子手中。伊格纳西奥喝了一口，长舒一口气，品味着甘蔗酒的放松作用。萨里纳斯走到写字台前，满腹疑虑地拿起一支断尖的铅笔，用吉利牌刀片精心地削起笔来，他固执地要让那细细的石墨粉末落在一张白纸上。

“那么，我能帮你点什么忙？”萨里纳斯问道。

伊格纳西奥的右脚用力压在左脚上，脱掉了左脚上的鞋，左脚的一个脚趾又伸进右脚，另一支鞋也脱掉了。萨里纳斯仔细地盯着他，就像是该他来“破释”这个动作似的。“你想留在这儿？”他用一种不相信的口气说道。

小伙子耸耸肩，用拇指指向自己的后背。

“切尔曼坦克开过来了，不是吗？”

“你不能呆在这儿，他们来过了，而且问起了你。”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说你炸掉了军用吉普，”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用严肃的口气说道：“死了三个人。”

年青人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地从脚趾处脱下右脚的袜子。

萨里纳斯扣好睡衣的钮扣，像是必须到大街上迎接什么人一样。

“听说神父把你藏起来了。”

“只藏了一天。”

“又说你后来到奇南德加阵线去了。”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伊格纳西奥活动着十个脚趾，又用后跟撞击它们，似乎在把它们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唤醒。

萨里纳斯走到门前，他晃动了一下那扇门，证实了连一道通向大街的门缝都没有。

“对面就是里瓦斯博士的办公室。”他说道。

“我来这儿是请你帮个忙。”

“你不能留在这儿。”

“那好吧，这是请你帮的第二个忙，你已经对我说了不行。”

“第一件事也办不到。”

“那么，谢谢，为了你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做出的贡献而感谢你。”

“要感谢的是你，如果杀掉你，至少会用你的名字命名一条街。”

“你哪儿来的这一套？”

“看得出，你早就飘飘然了。”

“尽说些傻话！”

“如果杀掉我的话，所有人都会说：‘可怜的萨里纳斯，他可从来没干过什么呀！’”

“而你此时此刻就正在干着什么。”

“是的，但有谁会知道呢？”

“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明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谢谢，我不想。”

伊格纳西奥看着萨里纳斯背对着月亮在发泄满腹的牢骚，感到很好玩，他又喝下一口甘蔗酒，像美食家一样慢悠悠地品味着酒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

“那封信……”邮差讲这句话时，并没有转过身子，“我交给了她。”

“我已经知道了。”

“谁对你说的？”萨里纳斯急切地叫出来。

伊格纳西奥耸耸肩。

“是一只小鸟。”

萨里纳斯的目光向下望望，他走到床边，胡乱地把床单展平。

“那维基呢？她什么也没说？”

“说了，她对我说了。”

伊格纳西奥从他自己发明的这个“悬念”中得到巨大愉悦。萨里纳斯拼命似地在翻摸着衣服的口袋。

“你在找什么？”伊格纳西奥问他。

“什么？”萨里纳斯边说边用手在抓挠着衣服。

“我问你在找什么，如果你是在找香烟，我告诉你，你是找不到的，因为你穿着睡衣。”

萨里纳斯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走到椅子前，他抽出一盒烟，把一支放在伊格纳西奥的手上，另一支放进自己的嘴中。两支香烟全点着后，他把椅子拉到距离年青人很近的位置上。

“你说吧。”

“说什么？”

“她对你说的话。”

“谁？”伊格纳西奥还在逗他。

“维基。”

“什么时候说的话？”

萨里纳斯的话语嘎然改变了节奏，在半分钟之内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沉默，他带着伤心的口吻讲完了他的话：

“你不是我的朋友。”

伊格那西奥用巴掌打了一下萨里纳斯的大腿。

“你看着我。”他说。

一发枪弹像流星一样划破夜空。萨里纳斯只抬起一只眼睛，眉睫的一边向上耸起，眨动的双眼流露出不信任的表情。

“我来告诉你维基对我说的话。

“那你说吧。”

“她对我说，‘当你见到萨里纳斯时，你替我向他表示感谢。’”

“感谢？”

“对，感谢。”

“她还对你说了什么？”

“‘如果你见到萨里纳斯’，她对我说，‘你告诉他，现在他和小伙子们站在一道，我感到他更可亲了，更加是个可爱的青年了。’”

萨里纳斯用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住脸，连一道缝都没露出来。”

“你怎么了？”

“没什么，伙计，”邮差说着，从紧绷着的手指中传出他的笑声：

“我脸红了。”

第十四章

第一天，两只手交叉放在头颈后面，他认为，禁闭生活满不错，因为听不到挑唆着士兵们“血啊！”“肉啊！”“桑迪诺分子啊！”这些讨厌的喊叫声。他感觉得出头顶上新兵们走路时发出的烦人的脚步声。在当作床用的栋木板上，他伸伸四肢，拿定了主意，宁可只吃面包和水图个清静安适，也不想到外面投入野蛮的劳作之中，更何况最终也不过是在快要累晕倒时，受军曹西富恩特斯的唆使，卫兵们对准他的肋骨狠狠地踢上几脚就算罢了。

就在这天的晚上，睡了一个小时以后，由于口渴，他太需要罐子里的水了。他贪婪地举起水罐，用仅有的一滴水润润双唇。十分钟以后，难耐的口渴已不仅仅是想喝到水，而是近乎使人到了绝望的边缘。从那时开始，他再也睡不着了。他坐在木板上，膝盖几乎碰到墙头，——“床”似乎是被用力挤进这小块地方的——眼睁睁地挨过几个小时，等到五点钟的号声响彻兵营时，监狱看守就会来了。但是时间似乎凝滞了，茫茫黑夜依然那样漫漫深沉，纹丝没有改变。过了一会儿，他感到心脏在不规则地跳动，他抬起一只手捂住它，面对自己身体发生的生理紊乱，感到惶惶然。他几乎不能透气，吃力地喘着粗气，

抬起头，极其艰难地够到似乎距离他很远的牢门上部的气窗口，他多么想把压抑在内心的声音发泄出来，喊醒他们，但是一想到西富恩特斯会穿着衬裤出现，骂骂咧咧地询问哪个婊子养的把他叫醒时，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医务室在那个时间也关着门，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会对他说，觉得心跳加快是小姐们患的毛病。他把手放在胸部，专注地体会着每次像电流一样的冲击和针刺般的疼痛。像沙漠一样一片空白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企盼，他万念俱灰了。就在他刚要昏昏欲睡之时，号声唤醒了他。半小时以后，在铁门的小窗口上，给他送来了一罐水、一个新鲜面包和一杯温热的牛奶。递送食品的狱卒什么也没说，阿古斯汀什么也不问。他咕咚咕咚地喝着水，又做了好几次深呼吸，直至感到夜里的担忧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为止。刚要把小罐倾斜，准备第二次喝水时，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总共还没有喝下二指深的水，他已经在想着要为夜里储存水了。

清晨，——潮湿使人衣衫折皱不堪，并令人感到窒息气闷——他先是“怀念”，过了一会儿，几乎是带着嫉妒的心情，想着他的那些同伴们在结束训练后，痛痛快快洗个凉水澡和饱餐一顿的情景。中午时分，他睡着了。梦中没被惊醒。醒来时已是傍晚时分。开始，只是听到军校附近零散的枪声，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一场正式战斗的规模。他站在床上，极力想分辨这些枪声，是桑迪诺分子对兵营进行一次不寻常的袭击，还是由于饥饿、在院内地下室被关的人闹事，因而分不清确切距离有多远，规模到底有多大。他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军事行动不是以占领军校为目的，否则的话，弗洛雷斯上尉和西富恩特斯早会使用安放在兵营各个掩体内的子弹“三十点”了。在训练时，他对“三十点”这种子弹的底火擦过面颊时的劈劈啪啪声早已十分熟悉了。他抚摸着木板床思索着，如

果桑迪诺分子占领了军营，会对他如何处置？而这样的事情正经在全国那么多的城市内发生了。他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是的，他可以讲出真情。但是，对于国民警备军野蛮行径造成的仇恨，可不是多说几句话或少说几句话就可以平息了事的。无疑，他会以被禁闭作为开脱罪责的借口。如果他们要求担保人，他可能会讲出伊格纳西奥的名字。他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藏在祭坛的围布下面，虽然没有讲话，他至少懂得那可是个秘密。但是，在那之前不久，在大街上，当看到他穿着军装回到家乡与他擦肩邂逅时，伊格纳西奥岂止是满脸不快，简直是怒目而视地躲开他呀！

还是把那个居民区里的所有人叫来做证人？所有人都看到了弗洛雷斯上尉是如何把他劫持来的。可是人们的嘴可比鱼儿们的嘴大得多，勿庸置疑，他们只记得是他开着上尉本人的汽车离开了他所居住的居民区。

黎明，饥饿驱使他把耳朵贴在牢房门上，似乎因为他缺乏耐心，就会把哨兵招引来。半小时之后，才听到哨兵的脚步在走廊里发出金属般的回声。

他觉得手腕在门锁前颤抖，他用左手压着它，企图止着右手的颤抖，然而却徒劳心力。就在这时钥匙伸进了锁孔，他蜷缩着身体往后面床上跳去，后背一下子撞到了墙上。

突然间，一片刺眼的光芒射进来，那是令埋伏在暗处的动物目眩的光芒。来者已经走近时，他才看清是西富恩特斯。他手中挂着一串钥匙，而不是平日的狱卒。军曹刮过的脸上的香水的芬芳，排斥了杂七杂八的各种污秽的气味，倾刻间溢满了小房间。

“你穿上衣服。”

军曹站到门框下，腾出地方让年青人穿裤子。当他拉好门襟处的拉练时，西富恩特斯突然用钥匙对准他的脖子，沿着喉

咙用力压下去，至使阿古斯汀的头部猛然撞在墙上。年青人无法吞咽唾液，连透气都感到极其艰难。西富恩特斯丝毫没有放松卡压着对方喉咙的手，同时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道，语调中流露出如此强烈的嫉恨之心，远比他讲出的这句话的内容更加令人惶悚不安：

“瘦子，我真想揍你一顿！”

年青人把手举到脖子的高度，他抓着军曹的手腕，试图把那只手搬掉，可是西富恩特斯的胳膊像根坚固粗壮的树干，那可是清晨部队开始操练时，每天五十次俯卧撑练出来的功夫。当他看到年青人快要憋背过去时，他才松开了手。军曹站在那儿屏息观察了一会儿，看到阿古斯汀能够正常呼吸时，才把军衣扔给了年青人。

“瘦子，我想揍你一顿！”这次他几乎是用最亲密无间的口气讲出了这句话。

阿古斯汀慢条斯理地穿着军衣，盯视着西富恩特斯那对紧攥着的拳头，因为随时可能从那儿再次开始飞来打击。

他系好纽扣，低垂着头，等待着新的命令。

西富恩特斯做着手指伸张收缩的动作，似乎是突然发生的抽筋阻碍着拳头的血液循环。

“在牢房里只蹲一天，你就出来了，你知道最近一个和你干了同样事情的人，在这儿呆了多久吗？”

“不知道，先生。”

“他再也没从这儿走出去，就是这么回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了，先生。”

“因为那位不是由上尉直接调遣的宠儿。”

阿古斯汀眨了两下眼睛，他终于明瞭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是弗洛雷斯下令把他从牢房里放出来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原

因。一旦了解情势，他觉得气粗多了，压制着的怒火一个劲儿地冲着太阳穴冲上来。但是很快他又沉浸在沾沾自喜之中，因为从此时开始，如果他的预料准确，他的机会和佳运又会源源而来。他把上唇撇到左边，带着讥讽的讪笑，死盯着西富恩特斯的双眼。

"您应该清楚，"他说道，"上尉交给我的特殊任务，也是我们服役工作的一部份嘛！"他把手放在脖子上，抚摸着皮肤，"您用钥匙把我搞得好疼哟，军曹。"

西富恩特斯把下巴伸向前方，用拇指在鼻子上刮过来刮过去，就象是在搜肠刮肚寻找他此时需要讲出的话。

"瘦子，我要揍你！"他最后说道，"你可要记住了！"

不再等军曹发出新的命令，阿古斯汀便走出牢房，沿着走廊慢慢地向前走去。

第十五章

镇上最年长的妇女接到神父的一个秘条，告诉她明早六点有人将乘车来接她。老妇人说："感谢上帝，我办自己的事一向很强，我可以自己走去。"佩德罗神父请她快做祈祷，请她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在这么晚的时候在电话里说这番话。"我怎么也睡不着，他们在街角枪击。"镇上最年长的妇女说。"明早六点见，罗莎夫人"神父挂断电话，用手擦着电话听筒，就好像一心要抹去那上面自己印上的手印。

赴约前5分钟，维基用舌尖舔了舔画笔，在阿玛利亚眼皮下描了一下。6分钟差30秒，面包师的三轮车刚过，安东尼奥先生看到随着他家两个女人的步伐，街区大门都打开了，年长的女人们一个接一个按着一定的距离（安东尼奥认为这距离太短了些，不够谨慎）跟着她们走去，"集会或宗教仪式。"他自言自语。拐过街角，维基和她母亲认出镇上最年长的妇女。这老人身体很自然地向她手中珍珠母手杖柄弯曲着，毫不介意地向她们随便打了声招呼。

"神父用车带我去。"她像孩子一样小声地微笑着说。

女人们不必回头便知道那是一位主持宣布死亡、葬礼、洗礼、婚礼以及影讯等各种消息的先生的旧车，这车一直给神父

使用，现在神父亲自开着这年久失修的旧车在妇女们身后颠簸着行进。

过了片刻，阿玛利亚用臂肘碰了碰维多利亚。前面不远有一位身穿兰色长裙的单个女人，她戴着一顶兰色龙舌兰编织的大沿帽遮避阳光。“那是玛丽亚·莫里纳。”她们想。

她们加快脚步，赶上这位妇人，阿古斯汀的母亲没有停步问道：

“您也去吗，夫人？”

“是的，当然。”

“但您没有儿子。”

“和有一样。”

由于步伐不同，她们很快又拉开距离。维基搂着母亲的肩，走过最后一个街角，她们发现汽车已准时停在那里。妇女们无言也没有通常的问候便默默地上了车，气氛很庄严。各处的枪声说不清是密集还是稀落。佩德罗神父的轿车就像一辆豪华车一般威风地从大车旁开过，这给了大车启动的信号。镇上年长的妇女伸出一只手，扬了扬鼻子，向他们做了个暗示。

当卫队一位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报告有一队妇女正朝司令部方向走来时，军曹西富恩特斯正嚼着一块涂满黄油的火腿三明治。没顾得上问详情，军曹就一声命令要瞭望哨兵用他们的“30点”盯住这支妇女小队。他自己则飞快地爬上二层楼，没敲门就进了弗洛雷斯的办公室。两位军官走到楼道，弗洛雷斯用臂肘支撑在栏杆上，调好望远镜的焦距，向妇女们走来的方向望去。他看到妇女们互相越来越靠近，就好像离指挥所越近，她们之间越需要互相保护一样。

西富恩特斯咽下最后一块三明治，用袖口擦了擦剃刮得令人无可挑剔的胡须说：

“黑手（指神父）穿着女人的衣服在趁火打劫。”

镜头的焦点对着一个个妇女的脸。街上即刻空荡荡的，早晨的阳光这时正直射镜头。

弗洛雷斯又把镜头转向瞭望哨兵们，察看他们的情况。

“已经三天没下雨了。”上尉嘟囔着，边把镜头又拉向这些母亲。他眯着右眼，面带嘲讽的表情认出神父像命运的核心似地把妇女汇集在他的周围。

“您在想什么，上尉？”军曹问。

“这场战争有很多战线。”他边说边努力从神父的面部表情察看他激烈的程度。他宁愿面对一场阵线分明的战争和一场一个人能确切知道应怎样对付每个进攻的战争。

军曹做了个轻蔑的为难表情。

“把这些老女人的叽叽喳喳也叫‘进攻’吗？”

“要有场好戏看，我倒要看看这位平常爱向女人献殷勤的人的表演(指军曹)，”弗洛雷斯这样想并自言自语。他放下望远镜，任其垂落至肚脐处。他神情严肃地面向军曹的前额和他剃刮得像草皮一样的下巴。

“您以为如何？”

“我吗，上尉？”

这时妇女们已经走到铁门前，就像学生们在街上游行一样，呼喊声开始是轻而分散的，接着是高声整齐的。

“要活人！不要死人！”

“还我们的儿子！”

弗洛雷斯用片刻时间把目光转向士兵们的营房，他甚至能看到士兵们把前额顶在窗前的细微表情。

“军曹！”

“上尉？”

“叫通二号营地，告诉他们不要给我动这些妇女一根毫毛。不管怎么说，她们是这些小子们的母亲。”

“是的，先生。”

“同时命令所有人不许上街，否则格杀勿论。”

他看了看天空，觉得今天飞禽特别多。“很多鸟。”他自语道。

卫兵们把大门打开一条缝，母亲们觉得她们可以通过；她们一个个地在上尉的镜头中出现。这时的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像刀子一样锋利。没走出几米远妇女们又汇集在一起。她们臂挽臂，围在阿古斯汀母亲的周围，裙子也相拥在一起。面对这场混乱，神父自然也无法把她们解脱出来，甚至连他自己还在妇女们中间找寻庇护。害怕的感觉笼照着大家，谁也摆脱不了。终于，神父不愿意再拖长这个使大家感到难堪的迟疑，他搂着镇上年长的妇女以庄严的步伐开始向前迈进。弗洛雷斯露出一丝微笑：“好一个殉道者。”人们向前挺进，阿玛利亚再次带头喊着那沉重而坚决的口号：

“要活人！不要死人！”

“还我们的儿子！”

“既然你们如此疼爱他们，就应该为他们不成为孤儿而尽心。”上尉想着，同时努力回忆着他的那些士兵们的面孔，猜想这些母亲分别该是哪位士兵的母亲。

喊声渐渐弱下来，最后只听到妇女们的鞋跟踩在院里砖石路上的声音。上尉慢慢地摘下望远镜，走到楼梯口，不慌不忙地一阶一阶走下来。当他站立在地面时，西富恩特斯笔挺地立在他的背后。

“那么，好吧！我就是上尉弗洛雷斯，愿为大家效劳。”

妇女们没有看他。镇上年长的妇女开始用手指一个一个地数着她的念珠。弗洛雷斯用目光寻找神父。刚刚与神父的目光相交，神父就把头微微低下，像一个做了什么淘气事的孩子，接着红着脸垂下头。

"怎么了？费了很大力气来了，可怎么又一言不发呢？"

弗洛雷斯开始在妇女们面前来回踱步，表现出具有极大耐心的高傲神情。他在阿古斯汀母亲面前停下，看了片刻，相信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那么你们想干什么？"

阿古斯汀的母亲继续低头盯着自己的鞋看，而激动的情绪使她紧紧地握住维基的手腕，连女儿的心跳她都从手指上感觉到了。这时玛丽亚·莫利纳先开了口：

"还我们的儿子。"

上尉背着手走过来，他盯住她的双眼，丝毫没有流露军人的威风，倒是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他的平和态度。

"假如是为此，我和你们一样也爱我的孩子们。请告诉我。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

镇上最年长的妇女这时拄着她的拐杖挺身而出，她神情激动，像个广播员走到上尉面前，开口前她想看看妇女们的表情，可这时妇女们连眼都不眨一下。

"只要让我们的儿子离开这里就可以了。"她概括地说。

弗洛雷斯做了个吃惊的神情，他没有只对这位老妇人而是扫射着每个妇女的面孔对大家说：

"女人们，"他的微笑尽量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这是军营，可不是小姐们的寄宿学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上尉先生，"神父说。"已经有三个月她们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她们不知道她们的儿子们是否还在这里，甚至不知道，"这时他的声音低下来，"是否还活着。"

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同时说话了。西富恩特斯和弗洛雷斯的相继的喊声就像一场乒乓赛中发打出的球。

"那么，好吧。"上尉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最近有些孩子表现得很懒，不少孩子说他们胃不好，还有不少孩子呆在

家里，听说正卧床，不是吗？”

趁维多利亚说话前清嗓子的时候，母亲抢先说道：

“我们的孩子不是为了干这个的，先生。”

“那么是为干什么的？”

“不是为了送死的。”

上尉停顿了一下，郑重地说出以下的话：

“没有一个母亲希望看到他们的儿子去死；但是有一个母亲，她是所有母亲们的母亲，那就是尼加拉瓜，她的儿子们正在这里保护着她。”

“为了抵御谁，先生？”玛丽亚·莫利纳抬起她埋在帽沿下的那高高的额头问。

“抵御共产党人。”西弗恩特斯插上来说，“为了抵御共产主义者们。”

大家对军曹的回答表示不理解，阿古斯汀的母亲继续追问上尉：

“抵御谁，先生？”

弗洛雷斯摘下帽子，用力地在脸上扇动着。这一次，为了能结束这场对话他多停顿下来。就在这时镇上年长的妇女用她那低沉的、爆破性的声音喊出她们的口号：

“要活人！不要死人！”

“还我们的儿子！”

上尉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鞋尖，他穿的鞋一向以整洁引人注目。他等待喊声逐渐弱下去，然后再打断窃窃私语：

“我亲爱的女士们”。他这时说，“我不想说什么，但我觉得你们实际要喊的是：

“不要死的，要活的，我们要桑迪诺。”

弗洛雷斯戏剧般的戴上法国帽，脚跟一转，头也不回地上了楼梯。镇上最年长的妇女想靠近他，但被西富恩特斯挡住

了。这时维基挺着脖颈冲出人群，还没等军曹出来阻挡，她已经到了楼梯口，并喊道：

“上尉！”

那清脆的声音响彻全场。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恼怒，弗洛雷斯从最后一级楼梯上回过头来把目光转向这年轻的姑娘，同样顶楼的瞭望哨兵们也停下片刻。

“任何其它战争，不管什么战争，和这次都不一样。”他抚摸了一下胡须想。姑娘还想向前，弗洛雷斯下令让她停在第二层楼梯阶上。

“你是谁的母亲？”

“我找我的兄弟。”

“我想，在这里活着总比在外面死了的好！”

“活着，上尉，活多久？”

“夫人们！”弗洛雷斯走下一层楼梯喊道，“我们说正经的，你们的儿子是战士而不是待哺的婴儿。假如他们在这里，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来这里。”

维基连自己也没料道，她会一边反驳一边不顾命令径直走上去：

“你们欺骗他们；你们告诉他们要让他们去学习，而现在你们却让他们在大街上杀人！”

“这是非常时期，若在平常，你们中任何人都不会来这里抱怨。如果我们没有这场恶战，我们愿意满足你们年轻人的愿望。但在尼加拉瓜，还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特权？难道你们自己有能力满足他们吗？”

阿古斯汀的母亲走到维基站着的地方，其他妇女也都跟上来了。

“那是因为我们的丈夫失业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他们被解雇了。”

“夫人们，我是军官，不是国家总统。”弗洛雷斯喊着。“现在能给你们儿子们饭吃，我能够教育他们，我能够让他们成为男子汉，但是我不能解决当今所有问题。请理解我！不要把我的好心当做软弱可欺。你们要说的已经都说了，门在那里，请回吧！”

西富恩特斯吹了一声口哨，巡逻队小跑着从门口冲向人群。神父拉着阿古斯汀母亲的臂肋小声说：“我们走吧！”

从屋顶平台上，弗洛雷斯用断然的手势下命令把她们撵出门外。

“上尉！”维基喊道。

发现上尉没有听见喊声，维基飞奔上楼，穿过走道，抓住上尉的胳膊，用力摇着，她想用这个动作激怒他。他们仇恨的、愤怒的、不可抑制和粗野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姑娘全身充满力量和勇气。这时西富恩特斯赶来拖拉住她的衣领，使她几乎窒息。姑娘寻到弗洛雷斯的目光，对他说：

“我宁愿我的兄弟像逃兵一样死去，也不愿他像个恶棍而死。”

可以说维基的声音在这个可恶的上午是一声最尖厉的钟响。弗洛雷斯忽生一计：

“你如此骄横，荡妇！你竟敢在军营里谈政治！”

几分钟之后，当他喝第二口甜酒时，他也许会为他刚才用拳头打着西富恩特斯脊背时喊出的“把她关进牢房！”的命令感到内疚。

妇女们试着靠近楼梯，想从军曹手中夺回维基，但巡逻队员们已经摆好阵式，他们把枪架在一起，像一堵墙似的，用其机械的压力把她们推到军营门口。有些人被拌倒，互相挤压在一起，半天起不来。士兵们用来复枪筒弄疼了她们，但当神父想来保护并镇静阿玛丽亚夫人时，他们用枪托威胁着阻止他。

其中一人对他说：“你也算男人，十足的女人气。”女人在这场搏斗的尘埃中失去了女儿的身影。这就像有一次波内罗亚的海浪把她淹没并冲向了海滩，当时她以为自己一定要淹死了，可她发现不知是什么力量把她拖到了那里，拖到了滚烫的沙滩上。她知道自己还活着，于是便虔诚地向上帝祈祷，用他的所有语言颂扬他。现在她把前额伸进大门的铁栏杆中，也不断地祈祷着：“维基、维基、维基、维基，”最后昏倒在佩德罗神父的臂膀中。

第十六章

奇迹出现了，简直令人不可想像，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多么伟大，多么神奇，多么意想不到的事啊！太奇异，太重大，太令人向往了。我要回家了！

派我回莱昂！最多一个星期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了。我一定会令你喜欢，维多利亚·梅诺尔。当你看到我那长长的、浓密的、杂乱无章的、簇拥在一起像茂盛的野草、热带的丛林、浮动着、硬硬地倔强生长着的胡须时，你一定会求我亲吻你。是的，从这海啸般的长毛中伸出来的是我那如同一只猛虎的舌头，它寻找着你的嘴唇，用我渴望的唾液弄潮你雪白的牙龈和你那精美的牙齿。我对你的爱，对你的柔情，对你的狂热与日俱增。为了这份情，这份爱，我每天都在进取。为了承受这爱，我能像大象般雄伟，也能像麻雀般渺小。

“夸口的小鸭，明天我要把你杀了！”

啊！维基，我要回家了！

“索摩查，”干嘛要在我的信中再出现这个名字？他走了，他已经走了，谁也难以预料日后会怎样。也许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家庭还会听到这个名字。但不管怎样，我们不会放弃斗争，马那瓜很快要沦陷了。我们谁也不愿与索摩查及其政府谈

判，也不愿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条件归纳起来就是："或拥有一切，或一无所有。"

我们很多的战友死去了，比我还小，有些人只有十五岁。当我们进攻时，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跑来对我们说要去前线。我们赶他们走，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武器发给他们。"没关系，"一个人对我说："从倒下的第一个敌人那里我们会得到武器。"就这样我们在格拉纳达和马萨亚行进。每个战士身后都有一个影子尾随着。我们的军队神奇般地扩大，每天，每时，成倍、成几十倍地壮大。几天之内，除了卫队，整个尼加拉瓜都将是桑迪诺人。

关于莱昂，有什么说给我听吗？

我问你这个就是让你知道，当我们见面时，我什么都想知道。下面就是我要提的问题：

1）在街上如果你突然见到我，能认出我吗？

2）我新长出的胡须是什么颜色的？

3）我们见面的当天，你和我睡觉吗？

4）在什么地方？

5）如果你父亲看不上我，你介意吗？你敢违抗他吗？

好了，言归正传，你家老头子怎么样？一直失业吗？还有你的兄弟，是不是还那样自以为是，那样自命不凡？有人说，他参加了步兵基础训练学校，但我不相信，特别是鉴于我深深了解堂·安东尼奥先生。如确有其事，你一定要让他开小差出来，找个地方躲一躲，否则胜利之后不会有人维护他，牧师更不可能，你知道吗？他们头儿们说，等胜利后（我们正在胜利），他们不再枪杀任何人。尼加拉瓜要成为洁净的、像水一样透明的国家，他们说已经杀了不少人了。人们都这样说，可我不知道将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是众多目睹了可怕场面的人。我们对那批魔鬼、罪人的姓名记忆犹新。就连他们脸上

长了几颗黑痣也了如指掌。那批头儿们说他们要先走，要去洪都拉斯、危地马拉或者迈阿密。留下的人坚持到最后，然后推说："我们是服从命令。"这样的历史已为人们所知，德国就是这样。当一切的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我也要修身养性，几乎一年了，我是伴着枪声、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入睡的；还是三个月前睡过床，四个月前，好了，不说了，说点儿别的吧！

啊！是的，我要回莱昂了！

当你见到我时，可别吓一跳！

假如你不爱我就不要勉强。你不要以为我会给你施加压力，也不要以为我会在村镇的小伙子们中间以我做过的事情和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来炫耀自己。

我负责地，以成人的口吻，怀着最亲切的友情告诉你：如果你爱我，那太好了，太理想了！如果你不爱我，我要去死！！！说实在的，我实在不能等待更长的时间了。

好了，就此搁笔。

亲爱的维基，我已经和你在一起了。

说一千，道一万，我如饥似渴地爱着你。

吻你。

莱昂内尔

第十七章

周围静悄悄的，午睡时突然下起雨来。整个上午没有开一枪，索摩查的卫兵们站在街上巡视。吉普车好像用它的轮胎抚摸着每一寸路面。雨一阵大一阵小，可天气仍然很热。在加油站工作的黑人把脸颊贴近像电动刮胡刀一般的吹风机。他正在那小屋里打瞌睡，突然发现一辆消防车开来。在雨中消防车像一颗红宝石停在汽油库旁。他认出驾驶室里好像是那个硬胡子普卢塔科，但下了车的是萨里纳斯，他使劲甩动他的皮包，就好像皮包会传给他疥疮。萨里纳斯走进小屋，加油站里的小伙子站起来并借机让小吹风机吹吹胸膛，凉快凉快。

“了不起啊，苏伯里梅，鸟枪换炮了！”他喊着。“三轮摩托换成消防车了！”

“听着，第一不许叫我苏伯里梅·萨里纳斯，就叫我萨里纳斯。”

“是，先生，是。”

“第二，停止开玩笑，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加油员盯着他的包看。

“是阵亡通知吗？”

“我不是来送信的。”

萨里纳斯打量着小伙子。这个黑人青年是萨里纳斯雇来的，他是个拳击手，学过在第一个回合时从侧翼攻击对手。他

看出萨里纳斯神情严肃，不再说什么。空气骤然凝固下来，雨声听得清清楚楚，就连萨里纳斯在肩上抓痒的沙沙声也清晰可辨。

“我不是来送信的。”萨里纳斯重复地说。

小伙子把目光转向消防车，接着又盯住萨里纳斯的眼睛急切地问：

“到底怎么回事？”

萨里纳斯强作自然，但一张嘴巴就好像喉咙被什么堵住了。他清了半天嗓子，然后说道：

“我是作为‘战友’来的。”

小伙子把拇指放在牙上，咬起指甲。后来从盒上拿起一块抹布用力擦着表盘。

“我不介入政治。”

“你不必介入任何事，只是帮个忙而已。”

“我不想帮什么忙。”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事。”

“我不想听。”

“那太糟了，如果你现在不听，日后会后悔的。”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后悔没有帮忙。”

“我不想帮什么忙。”

“问题是你必须帮忙，没有办法。”

“不！”

“什么不？”

“不！”

萨里纳斯用手捋捋汗水浸透的衣衫。突然抓起小伙子的手，阻止他再擦下去。

“你怎么能不问明白是什么事就断然说不呢？”

小伙子想挣脱他的手，但他从这位原邮递员的手指间感到

了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如此之大的力量。同样这力量也显现在他的目光和他的下巴颌上的严肃神情中。

萨里纳斯渐渐松开手，他抽回手时隐约看到小伙子手腕有淤伤。于是，他用同一只手在那受伤的手臂上极亲热地，轻轻地拍了几下。

“我们想请你到消防车那，把汽油灌满。”

小伙子用唾液舔了舔受伤的手腕，让疼痛减轻。

“你说‘帮忙’指的是什么？”

“把汽油倒在水池里。”

“你们要干什么？”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你知道了对你不利。”

“为什么？”

“因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说明白，我不干。”

“你要是不干，我们就只能把你弄走。”

“什么？”

“把你从这里带走，关起来，一直到事情过去……”

“到什么事情过去？”

“我对你说了，你知道了没好处。”

“那你怎么把我弄走？”

“用好话说服你。”

“假如你把我带走，要带到哪里？”

“到消防队。”

小伙子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看外面汽车里是否真有什么人。

“是普卢塔科吗？”

“是，但请不要对任何人讲。”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放火烧掉司令部。”

“什么？”

“用水管子喷射汽油。”

“用水管子浇油而不是浇水？”

“正是这样。”

“你们会把指挥部弄得一塌糊涂。你们说在浇水吗？”

小伙子用头顶着玻璃，任凭汗水和窗上的湿气融合在一起。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抽水机这个“庞然大物”，几乎怀疑它的存在。连绵不断的雨声像一支乐曲伴随着他的思路驰骋，一直到萨里纳斯的手放在他的肩上才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你在想什么？”

“本区有四个加油站，而你却偏偏要到我这黑人加油站来。”

“如果小伙子们决定要找你，自有其道理，不是吗？”

年轻人歪了歪头，从下往上打量着萨里纳斯。渐渐地，就好像水银柱在慢慢升高温度。只见他那双乌黑的眼珠发出熠熠光芒，就好像镶嵌在雨水中的两粒大葡萄。

“真的要这样干吗，萨里纳斯？”

“真的。”

小伙子从挂勾上取下塑料雨衣，穿上扣好扣子，然后把得萨克帽戴在自己蓬松杂乱的头发上。

“什么时候？”他问。

“小伙子们未决定，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黑人青年走上对面停着消防车的沥青马路，走过普卢塔科前面时向他打了个手势。普卢塔科看了看周围——由于下雨，午休和总攻前的撤退，周围是一片宁静；他一个箭步跨到水池旁，亲热地抓住正在用外科医生熟练的手艺打开油管的黑人青年的肩膀，油柱正迅速上升，超过了一百……

第十八章

骤然间下起了暴雨，雨点像石块一样刷刷地落在兵营院子中。军曹西富恩特斯伸出脖子，想用这清凉的雨水缓解一下令人感到十分疲倦的炎热。他用粗糙的毛巾擦着茂密的头发，他留的是军人式的短发——寸头。他一口气喝下了一瓶威士忌的三分之一。将近午夜时分，新兵宿营区早已鸦雀无声，那完全是因为白天他们头顶烈日，扛着沙袋跑步，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士兵们跑步时，他可以睡上一个小觉，虽然时间不长，且大汗淋淋。躺在那条破破烂烂的床单上，他早就把算盘打好了，越是琢磨那些细节，越感到心中欲火燃烧。开饭的时刻，他挨个打量着部下们张张曝晒过的面孔，看着他们贪婪地喝着他亲自要来的冰镇啤酒，感到心满意足。对这些年青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事例，这 就叫“先 苦 后 甜”，也就是“两极摇摆政策，”这是在巴拿马时学到的。对付这 些 小 崽 子们，要一手硬，一手软。你尽可以用大脚踢烂他们的屁股，可到了晚上，要邀请他们喝上一盅。这些蠢货们都想遇到一位慈父，那就让他们如愿以偿吧！阿古斯汀正在把杯子举到嘴边。西富恩特斯想把他的体形与他的姐姐作一下比较，但是，两个人的目光刚一相遇，他便把头低了下来，看着自己碗中的米饭和烤肉。他用

普卢塔科把手伸进裤袋里掏出一叠小票，这在他不大又极其灵巧的手上算是一笔财富了。

“我该给你多少钱？”

黑人青年看了看显示器，耸了耸肩。

“不该给什么。”

“你疯了！”普卢塔科把一叠钞票塞过来。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黑人青年看了看消防队员手中的钱，用雨衣袖子揩去眉毛上的雨水，用稚气，悦耳和轻微的声音说：

“什么也不该，先生，什么也不该。”

餐具扒拉着米饭，他清楚自己毫无食欲，至少，他此时所需要的不是这个。他再次斜睨了一眼阿古斯汀，小伙子双眼深陷，鼻头挺拔俊美，微笑时露出那排洁白的牙齿，只有他能够给弗洛雷斯上尉派上特殊的用场。让他去供上尉专人受用吧！去当他的文书，给他舔屁股，给他擦皮鞋，给他开汽车，让上尉向他去倾诉衷肠吧！而他的那位小姐姐，她那满头蓬乱的头发，还有在军营院子内开始叫喊时那不停地颤抖着的乳房，这一切可另有所属。她那张娇美的小嘴，生来是为了让男人们去爱抚去亲吻、去吸吮、而不该用来高喊桑迪诺分子的那些蠢话。上至她的小嘴，下至她的屁股，将完全属于鄙人，属于这位叫作马里奥·西富恩特斯、以赢得不少的荣誉而为人所知的尼加拉瓜人。一位好家长，一个男子汉，正是鄙人，为您效劳，不，应该说，用她来慰劳我。常言道，送上门的马，不必看牙口，良机切不可错过，更何况是头母马，一头漂亮的、赤身裸体的小母马，它不像老牲畜那样皮厚肉粗，可毛发闪闪发亮。（他那双阴险的小眼睛中闪烁着淫乱和无耻的光芒。）我的小心肝，军曹西富恩特斯将像吹灭生日蜡烛一样使你闭上那双滴溜溜的大眼睛，一只大饼，好大的饼，又甜又香。你等着吧！我来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去啃咬你的奶子。这场大戏将在今晚上演，小丫头，这是有立体声响的全景电影，我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您得到爱的享受，而我可要拼上全身毛孔中钻出的欲火，从这个部位开始，直至使我像木头一样在你的大腿之间一动不动。艰苦的军人生活啊！可是也有一份补偿。而您，我的小宝贝儿，您可不要这么傻，当一位有二道横杠、三枚奖章的军人拜倒在您的脚下时，您只是在牢房中顾影自怜，这位军人甚至能出钱，让他们放您回家。谁又知道，我的小妈妈，说不定您后来还会迈着那双小脚急不可待地来寻求鄙人呢，那就再给一些钱，我加几根大棒，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避雨，径直朝着牢房走去。冰雹纷纷落下，雷电大作，他举起酒瓶，又喝下了一瓶酒的三分之一。他咕咚咕咚地喝着，任大滴大滴的雨水淌满面颊，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先是迈着大步，愈是走近牢房，双腿越是发软，他走近了维基所在的那间小牢房。

当他在门前停下时，喘着大口粗气，走在石头路面上的脚步声的回音还依稀可辨。双脚踩到一洼泥水中，他把一支手放到裤子里，摸到皮肤，把短裤内的睾丸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他用同一只手从一大把钥匙中找出一把，把它放进锁眼中，在锁眼中旋转两圈时，门打开了。西富恩特斯凶神恶煞般闯了进来。黑暗中维基在床头缩成一团。他的手摸索着电灯的开关，虽然屋内飘满灰尘，到处横挂着蛾虫的尸体，电灯的光芒依然显得那样刺目。姑娘把一只胳膊放在离前额几厘米远的地方遮挡灯光，从胳膊下的缝隙处她认出，来者正是把她拖进牢房的那个家伙。

西富恩特斯的感觉是，他梦想中的场景、他所设计的戏剧镜头像变魔术似地消失了。幻想没有向他预告这张床将是何等的严厉，他事先也没有想到她会像个可怜的孤儿一样蜷缩在墙角，看上去，她简直想和墙壁溶为一体，钻入墙壁之中。混屎！哪里有什么和她亲热时，她那娇艳地扭动着的屁股！他一副凶狠狠的样子看着几个小时前曾使他欲火难耐的她那腴嫩的颈部，和布衣下那对几乎使他发狂的乳房。

“已经半夜了，你还没开灯。”他说道。

她逐渐适应了房内的灯光，把胳膊放了下来，慢慢地放回右侧。

“您何必想让我知道是白天还是夜晚呢？”

军曹环顾四周，当看到没有栅栏、没有缝隙，只是一个又深又大、完全无法入内的密封盒子时，他笑了。是一座孤岛，

我的小妈妈，只有你和我。是一支漂浮在加勒比海面上顺流而下的小船，只有一位情火热烈的船长，你是唯一的一位船员。西富恩特斯在房间内把门反锁上，他站在房间内线一般细的唯一的通风管前，把钥匙取下来，像别一把手枪一样把钥匙插在腰间。

“我是来看你的。”他笑着说道。

他把酒瓶放在床上，用手势邀请维基喝酒。姑娘对他的邀请不加理睬，只是凝神地看着他那像个钱袋一样折皱的眼皮，那似乎是他整个身体的绝妙写照。她还想把身子往墙内再靠一靠，她清楚再也没有地方了。男人一屁股坐在床上，使她无法避开那双肮脏的脚碰到她的裤脚口。他又喝了一小口，安静地坐在那里，直至觉得出威士忌的作用顺着脊骨往上发热。像一条在海滩上被雨水淋湿的狗一样，他打了一个寒颤，趁着这股劲，他发出了刺耳的打嗝声。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解开上衣的钮扣。他光着脊背，摇动着那件湿衣服，让它过过风。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放在床上，试试它是否牢固，然后他站起来，把那件湿漉漉的军装的两只袖子拴在电线上将电灯罩起来。

“让灯光更柔和一些。”他解释道。

他再次跳到地面上，站在墙前，以选择这出大戏的最佳方位。他挤挤一只眼睛，像是在说：“凑合着干吧！”于是他把肚子靠近离姑娘的面颊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按着她的太阳穴，拨动她的头部，企图让姑娘的嘴接近他裤子的门襟。

“我是来陪你的。”他用突然间改变腔调的声音重复着这句话，那与其说是从他的嘴中讲出来的，还不如说是咬牙切齿从心中迸发出的咒骂。

“放开我！”维基警告他。她用这种严厉的语气曾经成功地拒绝了索伯第亚瓦区内黄昏时分屈膝跪下来企图冒犯她的那些无耻之徒。那个年代，革命在尼加拉瓜的城镇村落内正方兴未

仗，还没有任何军事战果，既没有攻打监狱，也没有占领国会，只是到处可见各类的宣传小册子。索摩查分子在残垣断壁中屠杀无辜的人民，从直升飞机上把农民扔到大海中，在商店里，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用那种小小的“开花子弹”使多少同胞热血流淌。“他没有死，”在学校内秘密举行的追悼会上，多少次同样地重复着这句话。可是在商店内的拐角处，她看到了人们的尸体。西富恩特斯那岩石一样坚硬的大手把她的脑袋扭向他的裤门襟口，只听到维基发出一声哀叹。姑娘极力要逃脱开，西富恩特斯毫无顾忌地把她的后颈朝着墙上猛撞，在距离她一步远的地方，他一下子把长裤和内裤统统脱了下来，把他的阴茎拿到距姑娘的双唇只有几厘米远的位置。姑娘抬起左手腕，用它把嘴堵住。她发现，在散落在地面上的衣服旁边，钥匙伸手可及。西富恩特斯几乎抓到了她那只保护着嘴巴的手，他厉声说道：

“你可别惹我动武！”

维基无可奈何地把用来堵住嘴巴的手放了下来，在西富恩特斯坚持把阴茎送到她嘴边时，她趁势倒在地上，伸手抓到了钥匙。军曹的衣服绊住了他自己的双脚，当她手中的钥匙已经插到锁眼中时，他才一把将她抓到。他用力揉搓着姑娘衣衫下的乳房，在她的左耳垂边喘着粗气。

“你是一头野驴。”

军曹的双手顺着姑娘的乳房一直抓到她的喉咙，他觉得劲还没用够，而维基已经濒于昏迷状态。他抓着她足有好一会儿的功夫，以至维基抓挠他皮肤的手指头在丧失意识的过程中渐渐松开了。西富恩特斯把全身瘫软的维基像扔一条床单一样甩到床上。刚才那场短暂搏斗中触动的电线，仍在他们的身体上荡来荡去。西富恩特斯思谋着再次发动进攻，维基把脸转向墙壁，军曹把手往她的大腿中伸时，她拼命地用力把双膝并在一

起。他使出一个拼命求生的溺水者的邪劲，抵挡着她的反抗，终于把手伸进了她的两膝之间。当姑娘伸出手指企图抓破他的颧骨时，他的拳头狠狠地打在了她的右太阳穴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维基的头部重重地撞在墙上，她想叫喊，只觉得口腔中腭部充满泪水。在一刹那的时间内，她想到了这就是死亡即将来临的预感：告别世上一切美好东西时，令人无比难受的窒息感。血开始流出，血在流淌，血在破裂的唇部结成了薄薄的膜……她在大学的咖啡馆里复习物理时，两个大学生弹着手中不时发出金属光芒的电吉它练习合奏《你就是荣耀》。此时，由于一个纯粹的巧合，她笑了：夹杂在遥远而甜美的回忆之中，她所钟爱的何塞·安东尼奥·门德斯所创作的、她父亲在淋浴时经常唱走调的那首歌曲也响在耳边。莱昂城连树荫下都让人感到赤日炎炎。她又回到了大学，那儿的庭院，那里的叫喊声，带着警棍和枪弹的警察，简便的带钻头的牙科治疗椅子，盘子中放着一点点镶牙的金子、还有导师的那支口腔镜（我死后，这一切都由你继承），多么不可思议，到底还是她死在前面了……系主任在开学典礼的仪式上，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要用生命保卫大学的自治权。”索摩查的军队疯狂地镇压人民的集会游行，在军队的支使下，政客们唾沫四溅，总是唱着那些老调，说什么“在知识的神圣殿堂中将造就未来的一代……”西富恩特斯的手用力压挤着她的阴道，她恢复了一丝知觉。眼前只有一幅画在旋转：一群挟着书本的年青人、冒着热气的咖啡、缭绕的香烟、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天桥上火车道、年青人们把手放在口上，作成小喇叭状，在向她喊着什么，那是在向她指出一条道路，那是一个秘密、那是一句她虽听不清，却能使她从死亡中走出来，摆脱军曹企图对她施加的强暴，从而得到劫后余生。此时西富恩特斯赤身裸体，站在牢房中灰色的水泥地面上，顽固地把他的阴茎放到姑娘受伤的唇

前，威迫着她张开嘴巴。在极短促的一刹那间，维基清楚自己不会哭出来，如果她能够做到不哭出来，也许她还有思维的能力。她迅速地停止了哽咽和抽搐，像一位运动员一样控制了自己的神经。不能死去！她自言自语地说道。不能这样的死去！不能以这种方式死去！不能死于这个恶棍的手中。她毅然决然地把手放在嘴前，把眼睛睁开，看着他那集中了全部淫欲的"震中"部位，看着他那副微醉的眼皮下沁出的汗水，她对他说道：

"我同意，可你先把这东西拿开。"

军曹稍加思索，便退立到床边。姑娘脱下衬衫，解下乳罩，打开裤子的拉链，一把拉下松紧带的内裤，并把衣物一件件按顺序摆放好，放在那个内芯装着稻草的面口袋做成的枕头旁边。她屈膝躺在那里，把腿张开。军曹见此情景，立刻用手托着自己的阴茎扑过去。

"我早知道你喜欢这个，小丫头。"他一边继续伸入，一边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他生怕由于性急而导致失败。此时，享受着姑娘口中令人陶醉的唾液，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如果失败的话，他或许必须穿上尼龙裤衩、水泥地面上的湿裤子，重新换上那副家长的目光把衣服从电线上拿下来，牢房内会像刀锋一样闪出白光，在那可诅咒的几秒钟内，他或许还要重新梳理一下那标准军人式的头发，抓挠着模范军曹的下巴，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可以缓和一下气氛的玩笑，诸如什么，生活中又一次的失误，姑娘，我是一个老风流……射精前，他那短小的阴茎依然处于亢奋勃起的状态中，——淋浴时士兵们用好奇的目光吃惊地看着他时，他对他们大叫："你们想要它吗？"——在兴奋的嚎叫声中他抛掉了那仅有的一点点的羞涩之情，身体向前倾去，只说了一句话：

"你喜欢，婊子，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维多利亚用拳头蹭着鼻尖，平静地对他说道：

“我不喜欢，畜牲。我同意这样干，是因为我想活下来杀掉你。”

军曹看到精液洒满了她的下身，便用满含口水的舌头舔着她的耳朵。

“反正我已大功告成。”他狂吠道。

第十九章

伏击之后。
瞬间天空阴沉，大雨飞倾，
游击队员的足迹被雨水冲净。
我们疲惫已极，
将要走过的平原漫无止境，
我们在烂泥、雨水中挣扎，
四周一片漆黑，天上没有一颗星星。

部队在静寂中前进，
只有一名游击战士大发诗兴。
雨还在下，沼泽中飞出的蚊子向我们进攻，
饥饿和贫困向我们逞凶。
我斜偎在大地上，
野草扎着我，全身麻木疼痛。
没有枪声，
我们在临近扎营。
已经下达休息的命令，
一位伙伴叼着香烟，轻声细语地问道：
“你真的是诗人？”

第廿章

主教的秘书怎么也叫不通步兵基础训练学校司令部的电话，他实在不耐烦了，便派佩德罗神父亲自去见梅诺尔夫人。他用一只削得尖尖的旧笔写了封信："亲爱的梅诺尔夫人，鉴于司令部的电话不是被切断就是占线我总是叫不通，由于此时不便陈述的原因，请原谅我不能前往司令部。我相信您会谅解的。但明天、后天和以后的时日里，我会不断地给司令部挂电话。我建议您通过一个律师来赎回您的女儿。依我之见，里瓦斯博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人。我乞求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女儿。向您亲切致意！您的主教。"

维基的母亲把信按旧印折好，原封不动地还给神父没说一句话。安东尼奥走到神父面前，又将信打开仔细地看了一遍。他把信揉作一团，扔进靠近晚餐用的食品盒和几份过期的《新闻周刊》的篮子里。

里瓦斯博士是索摩查分子。安东尼奥说："把我女儿的事交给他等于把香肠挂在狗的脖子上。"

"他是个好律师。"神父打断他说。

维基的母亲推开安东尼奥，用手指堵住他的嘴阻止他说下去。然后从椅子上拿起龙舌兰包挂在手臂上。

“主教大人说得有理，可以通过里瓦斯博士赎回维基。”

“你疯了！”安东尼奥喊道。

“我们的律师不是被监禁就是已经死了，”阿玛利亚站在厨房门前说。“活着的人也是自身受着威胁或正在东藏西躲。”

“你拿什么钱付给律师？”

“这事交给我们女人办，我们会付的。”

“要不要我陪你？”

“不，谢谢。”

母亲向女儿维基的寝室走去。女儿不在，房内凌乱不堪的情景呈现在眼前。此刻就像有一只凶猛的狗在拽着她往墙上撞一样令她难受。她默默地打开衣橱找寻律师需要的证件。她一眼看见女儿那件纯棉汗衫，用这件衣服的边角擦拭着她布满皱纹的双眼，这件汗衫裹在女儿微微隆起的乳房上就象围裹着一座光滑黝黑的小山丘。

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盒面的图案是几位身着红色外衣的英国绅士派文弱骑士和正在吃着几位既温柔恬静又苍白纤弱的少女手巾的糖的一群性情温顺的马，而维基常常把过生日时城里年纪最大的女人送给她的巧克力放在那里），母亲找到了必备的证件：出生证、身份证和几张和护照上的照片大小相同的照片，别在女儿用她不规范字体写了字的纸上。在那熟悉的字体中母亲感觉到了女儿的呼吸，女儿跳动的心和她身体的线条。坐在纷乱的床边，母亲用她那尖尖的指甲取下照片上的别针，全神贯注地读起来，完全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那苍劲有力的兰色大字加上几个像小蜡烛一样的惊叹号特别醒目。

—

“诗人！！！你的信是我自幼收藏的东西中最令我珍爱的，既便是我那长毛绒的小熊，我作洗礼时的照片以及我幻想成为艺术家而买下的舞鞋也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梦想终归是梦

想，生活毕竟是生活。我想当艺术家却几乎成了牙医。你不是喜欢咬文嚼字吗？你也许注意到了艺术家和牙科医学家这两个词有相同之处（我不想笑你，亲爱的诗人，我本人可以准确无误地区别诗歌和打油诗）。遗憾的是我连牙医也没有真正当成，因为我被从学校赶出来了。他们曾对我说："你不是这块料，维基，走吧！"想想看，这是离我毕业不到一年的事。现在有人说，我可以去哥斯达黎加那个岛国或某个其它国家继续学习。可祸不单行，我的老子失业了，加上自从你"失踪"之后，我们除靠兄弟的一点钱维持生活之外，就只有靠运气了。这就是我们基础拉丁文课程中被人们称之为的"尼加拉瓜综合症"。大家倒霉，傻瓜得到安慰？

不，不是！不对！！

人们还是各行其事。你，一个弹跳虎，在那儿蹦蹦跳跳；我，一只不安分的小猫，足迹踏遍城市的每个家庭。整个城市都在准备欢迎你们归来，仪式可能并不奢华，却会充满情意。

你的信使整个家变得充实，而使我的生活更有了活力！

每当我读你的信时，你仿佛即刻就要飞到我的身边！

我已经身不由己，请告诉我当你来到我身边时，你能像你信中所写的那样吗，亲爱的莱昂？

莱昂，你是我的爱，我原谅你不辞而别。如今，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有必要说清楚，我是你的爱人，但我并不属于你，就像你是我的爱人，但你也并不属于我一样。我最近想了很多，我想一个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很多事上我是很苛求的，我不能随便接受什么。我发现你在信中喋喋不休地说你们自己和其他一些人，但从来没说到妇女，就好像你们那里没有女人一样。而我毫无恶意地了解到，在你们的旅伴中有不少女士，你不过只字不提而已，不是吗？就好像她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星期天，做过弥撒之后在教堂里搞了一个文化活动。一位姑娘朗颂了焦孔达·贝利的一首诗（听说贝利正在这里）。现抄录给你，希望你知道我们是如何写政治诗的：

我渴望我们全体罢工，
　　肩并肩，手挽手，
　　全心全意地投入。

我渴望一次罢工
　　到处是工人，
　　　　　司机，
　　　　技术员
　　　　和医生。
　　到处是和平鸽，
　　　　　　鲜花，
　　　　　　孩子
　　　　　和妇女。

我渴望一次大罢工，
　　要让罢工把爱心感动。
　　要让罢工使一切停滞：
　　　　钟表、秧田、汽车和公路；
　　　　工厂、学校、医院和码头。

我渴望一次大罢工，
　　可以看到无数双眼睛，
　　　　　　无数双手掌，
　　　　　　还有接吻的情形。

我渴望一次大罢工，
　　连呼吸都要静屏，
　　为的是在寂静中捕捉
　　独裁者从此离去的脚步声。

对吗，诗人，如果阵线的来复枪此刻像诗人一样多，我们就可以上街庆贺胜利了。

现在，我来告诉你，在我见到你时我要干的事：我要给你耳朵上戴上一朵花，要用我的手指理顺你的头发。那手指就像一把小推刀，又像一对迷失在丛林中微微颤抖的小姑娘。然后我们去洗澡，我为你打开水管，为你擦洗身体，使你焕然一新，犹如一个英俊少年。然后，我再为你喷洒一点温水，使你的皮肤闪光发亮，而我被照得光彩夺目。我抑制不住要亲吻你的头颈，然后一寸一寸向下一直到达那里，那个你知道的地方。我会使你渐渐地、长时间地发狂。而后，我让你湿着身体躺在我的床上，我本人才是你的毛巾。诗一般的意境终于成了现实，虽然伴随着泪水，但那是欢乐的眼泪。

你最亲爱的维基

第廿一章

“佩德罗神父，我们没有武器。”小伙子们这样说，但我还是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在靠近小屋的右侧还有一些完整的玻璃，但面向广场的一侧到处是石头或枪击打坏的东西碎块。每一场冲突之后，神父都亲手打扫这些碎块，晚上他则千方百计想把那些碎片再拼成自己喜爱的饰物。“神父，我们确实已经没有武器了。”小伙子们坚持这样说，但我仍然要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弗洛雷斯上尉对我不错，”神父一边在潮湿衣服下的腰肚间搔痒一边想。“说实在的，就连和他的家庭我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甚至敢当面对他说，参加警卫军，在步兵基础训练学校是不光彩的，作为神父，我告诉他，我不接受索摩查的人作弥撒”。我说这是一个牧师的话。尽管他们对我说他们连一个小剃刀都没带，我还是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弗洛雷斯上尉是个有名的敢于决断的人，也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他全家都去迈阿密了，只有他留在这里。他向我忏悔时说：“您难道不相信我是为了信仰才留在这里的吗？”“但那是不光彩的。”我在忏悔房对他说。“我原谅您这样说，因为您是神父，我不仅是您的教徒，而且是您的朋友。但我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样说我，神父。”“您凭什么认为我们在骗您，神父，

我起誓，我们已经没有武器。”“那就请回家吧，小伙子们！打着标语，高喊口号，在街上游行，占领阵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场战斗要靠枪击赢得胜利。”“我们不过是在钟楼上贴幅大标语，在教堂里呆到半夜就走，不必担心，我们不叫不喊，您看我们的手比圣徒弗朗西斯科还要空空。”“小伙子们，我还是要一个一个地检查你们！弗洛雷斯对莱昂市担起责任，亲自出马。你们不是‘相’，也不是‘卒’，可他是‘帅’。回家去吧，小伙子们！”小伙子们揭下标语，那是白底红字：“独裁者，滚出去，否则将与莱昂城一起灭亡。”“这是您大主教的思想啊！神父，请您记住布埃乌拉①，记住那里的左派牧师，也不要忘记埃尔德尔议院。”“我还是要一个一个地检查你们这些公羊。”石膏做的神像头被机枪扫射后已经脱落，大主教也被死亡威胁着。官方没有把税收的比索交给教堂用，教堂里用来让教徒们捐献钱的袋子空空如也。“我还是要底朝天地一个一个检查你们这些公羊。”“现今在莱昂不带武器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的家庭妇女。我们只不过贴幅标语，神父。一个纯精神的像征而已！这在梵蒂冈的精神范畴内！”他们现在要这样对我说。“弗洛雷斯已经统治莱昂及其周围。士兵们个个名符其实，他们来自步兵训练学校，训练有素，不是那些醉鬼，吃毒品，听到‘勿祖国，宁死亡’撒腿就跑的乌合之众。”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人群聚在那里为小伙子们说情：“神父，不要再管他们了（我们会大祸临头的）。兀鹫，飞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难道您没听见广播和看报纸吗？您不知道索摩查已经宣誓就职要统治到廿世纪吗？”人们喊着。神父用手指点着飞机，耸耸肩。“神父。”人们恳求着。

①墨西哥的一个城市。

神父两眼盯着直升飞机。飞机两翼摇摆着就仿佛在向人们预示着枪击即将开始。Gazand，Fal，Punto3o，Ba300ka，Punfo30①。“一年来，我把神像分发给教徒，而现在我口中讲到的这些武器的名称比圣经箱的神像还要多。今年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的一年。飞机在空中一声呼啸，像圆的皇冠般盘旋令人头昏目眩。小伙子们登上钟楼。神父此刻已听不清那些拉着他袖口的孩子们喊叫的声音。一年来，他总是穿着那件白薄布短衫，脱去了为殡仪和听忏悔时而着的肃穆的教士长袍。他的灵感告诉他，墓地又增加了一个墓穴。

我想我早该用金属检测仪或者机头大小的吸铁石检查他们。现今谁又能赤手空拳走在莱昂街头呢？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怀疑我会用手榴弹去炸机场、火车站或是警备部。

人群起着哄向直升飞机挥动着手臂，吹着口哨：“我预感大难临头，”神父自语。飞机隆隆飞向远处，离沸腾的人群越来越远，就仿佛绝望了的人们把它们驱出了市区。神父真想哭出来，他饱含泪水，热血沸腾。“我的上帝呀！”他高声喊着。孩子们拉着他的衣襟，“神父，您为什么哭？”“不，我怎么会哭呢！”

从直升飞机里传来命令。阿古斯汀戴着耳机坐在起动了的吉普车上；弗洛雷斯上尉抽着烟，死命盯着向堡垒处飞来的直升飞机。阿古斯汀把耳机递给弗洛雷斯。弗洛雷斯听出是奇庚的声音，把烟头扔在地下捻灭，就好像索摩查盛气凌人的儿子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是弗洛雷斯吗？”

“是的，长官。”

“好，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派一个炮兵排立即到卡尔瓦

①多种枪支名称。

里奥教堂来，听见了吗？”

“是的，长官。”

“别那么谨小慎微，不要当胆小鬼，别像个娘儿们。你听明白了吗？你给我把他们统统消灭！”

“是，长官。”

“现在全国都有战乱，假如我们失败了，你就要失去家庭和孩子。”

“我能做什么呢？”

“你快到卡尔瓦里奥教堂的广场去，那里人山人海，你把那些贴标语的人都给我赶出钟楼。”

“是，长官。”

“你自己要当心，我可是把你当作兄弟。”

“谢谢，长官。”

弗洛雷斯挂断耳机重新点燃一只烟。他觉察到，离他较近的那些士兵们已经听到了那尖厉的命令声。当弗洛雷斯的目光和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们便讨好般地立正。弗洛雷斯看着直升飞机在堡垒处降落，在飞机熄火之前他一直沉思着。他审视了一下他手下人的情况。在汽车里的属于西富恩特斯管的使用50点枪支的人在他看来就好像是护身符能让他像中世纪骑士一样，满身披金，子弹上膛，只要一射出去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征服一切。这就是奇庚所亲自要求于他这位弗洛雷斯上尉的。这就是弗洛雷斯的作风。他弗洛雷斯要做的就是要不顾一切制止暴乱。人群的叫声此刻遥远而朦胧。弗洛雷斯又吸了口烟，想像着奇庚，如果看到他此刻尚能如此自得其乐时的表情。他长舒一口气，泰然自若。在巴拿马他学会了在重大行动之前要排除一切干扰，只是在吸口烟的片刻中决定一切。阿古斯汀抚摸着方向盘，士兵们刚才可能听到了奇庚·索摩查的声音，但可能听不清他具体讲的是什么，也许对弗洛雷斯将要发出的“掏

出手枪，对准学生，高喊杀死他们”的命令毫无所知。这声音与奇庚的声音毫无两样。“杀死他们！”他必须这么说。前一天晚上，电视里播出一位美国记者会见索摩查时的提问：“如果卫队对您说，司令，您必须下台，您会同意吗？”司令笑了笑简短地答复说：“不。”“那他们能不能用武力强迫您离开？”司令说：“难道我不能使用武力对付他们吗？”“但他们有武器。”“是的。”索摩查说，“但是我有人。”

莱昂的路面凹凸不平，只有肾是橡皮做的人才承受得了这种颠簸。地面上有如此之多的坑，如果每个坑能付给市民一个科尔多瓦币，那这个城市可就有很多个百万富翁了。吉普车热得烫人，除非是铁屁股才能受得住。如果能有一种干燥皮肤就好了，就不必如此汗流浃背，一股汗臭味了。

“走吧！”他对士兵们说，顺手把烟扔在沙地上用脚踩灭，只留下烟灰的痕迹。弗洛雷斯盯着烟迹楞神，往往有时人会下意识地盯着那毫无意义的东西愣神。不管怎么说，奇庚“镇压”是一直被人们议论的，开始只是耸人听闻，而现在真正下手了。说什么都无济于事，镇压将愈演愈烈。就连城墙也阻挡不了。妓女们也已经假装照镜子在注意着镇压的形势。“前进！”他对士兵们说。到处是吉普车和军车上的人，还有那震耳欲聋的响声以及后面的坦克。多少次只用这坦克就平息了动乱。坦克是能杀人的武器。每颗子弹都会要一条命，神父。军队是人数众多的祖国。上帝、祖国还有军队，我喜欢这样的顺序。简单明了地说，在我们的军火库，子弹多于桑迪诺士兵的数字。“况且我们还没有开始开枪。”奇庚这样说，而我也同意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的事：搜查有否武器；抓几个人示众和大规模扫射。神父，可以说，整个地区要被一扫而空。军队在这里主宰一切。我们为大家而战，并没有愿意屠杀。想洗手不干，回心转意也许并不难。向阿古斯汀发个指示：“请带我去

机场，而不要去卡尔瓦里奥教堂！”玛尔塔就对我说过：“黑小子，请你好自为之！”

在小广场人们看着他们抵达，没有像刚才那样赶他们。人们似乎是在等着用鼻子闻闻死人的味道，至少要看到一个人被杀死，致使能让他们叫起来而感到恐怖。然后年老的妇女们就会开始祈祷上帝并对天哭喊了。在阳光下火药味一定很浓。我想一定如此。

神父任玛利亚·莫里纳拥抱着，他读着塔楼上的标语。青年人向人群打着手势；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在过节。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看重生命，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死。玛利亚·莫里纳搂着神父的肩。难道神父曾有过与女人如此接近的时刻吗？你为什么哭，佩德罗神父？连神父本人也没见过一个神父哭。某种预感越来越清晰，流过血管，充斥着整个生命。超过了你的躯体的承受力，使你窒息。安东尼奥先生在卡尔瓦里奥教堂的台阶上看着玛利亚·莫里纳和神父想：“真是两件稀奇之事：一个是拥抱着神父的女人，一个是哭泣着的神父。既使在电影里也没见过哭泣的神父呀！”堂·切贝捏了捏安东尼奥的胳膊对他说：“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这时广场开始安静下来，在学生的欢呼声中隐约可以听见切尔曼坦克的隆隆声。“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他们沉默片刻。神父准备施展他的权力了。“堵住！”神父向人群喊着。是坦克！小伙子们猜到了，个个磨拳擦掌。理发师拖着安东尼奥往外走。“走吧！”安东尼奥慢条斯理，生来就像个大蜗牛。而神父比较得体。“我生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的到来！不需要空谈，更不会去爱杀我们的人，也不会被人打左脸时伸出右脸。不管是什么来头，软的，硬的，快堵住大门！”

“确实是坦克。”上尉想。

坦克真是个奇妙的玩意。在这里，此刻这庞然大物在人们脚

下引起的震动足以使人茫然不知所措。魔术般的坦克！那神气的炮塔把人们驱散，使人群混乱。但在街上人们还是聚在一起，互相鼓励，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争夺枪支。好家伙，是步兵基础训练学校的，目睹一下这里真正的战士吧，他们可不是烟鬼或酒鬼！

神父立在台阶上张开手臂。亲爱的神父，上帝也要赞扬你。你用身体作成十字架的形态立在教堂门前，在来、去、进、出的人流中教堂就像一颗跳动着的心脏。

阿古斯汀戴着耳机，穿着带帽衣，话筒像个面罩戴在嘴前。吉普车前的天线杆在他的一只眼上，他埋坐在车位里，周围迷漫着坦克掀起的尘土。

“你怎么了？”弗洛雷斯问。

阿古斯汀只看到弗洛雷斯的嘴唇在动，但听不清他在讲什么。他用左手拢着耳朵：

“上尉，你说什么？”

“没什么。”弗洛雷斯回答。

弗洛雷斯走下吉普车，四周看看，大声读着标语牌上的字。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奇怪的桑迪诺军队：子弹和宣传相结合。

“阿古斯汀，问一问，我是否要继续按他原来的命令干。有没有新的变化。”

神父在教堂前伸开着双臂。当今的世界人人都把自己看成英雄，竟然想用手势来阻止军队的行动。国家一旦出现共产主义热，神父们也会走上大街扮演小丑的角色。

安东尼奥想返回广场。玛利亚·莫里纳说：神父在哭泣；切贝说：空气紧张。这时，弗洛雷斯想：将是一场恶战。

“有回话吗？”

“是的，上尉。”阿古斯汀回答。

“我来听。”

阿古斯汀把耳机交给弗洛雷斯，一下轻松了很多。

弗洛雷斯擦了擦耳机架梁。这时阿古斯汀想到在将遭到枪击的人群中是否会有玛利亚，有伊格纳西奥，还有维基？老头子怎么样了？在路上他看到堂·切贝。记得有一次，他把切贝带到上尉面前想让他给上尉理发，而弗洛雷斯只是笑着，头发还是那么长。

奇庚在电话里说：“弗洛雷斯，你快快发起进攻！”

“神父站在教堂的门前。”

“你给他一下子，弗洛雷斯，这是战争，不是科学院。”

“讲话完毕”，上尉摘下耳机给了阿古斯汀。他向坦克做了个手势，炮筒转向教堂大门。

“神父！”他喊着。

神父把手放在胸前，自然地交叉着。在营地，青年们高喊着：“人民团结起来！”阿古斯汀通过直线通到索摩查营地的耳机听到这喊声。堂·切贝这时把水壶放在理发店的电炉上，将一本旧杂志递给安东尼奥。

弗洛雷斯指挥部队逼近教堂，命令道：“包围它！”

士兵们愣了一下，一时弄不清这是上尉的切实命令还是只是一种威胁而已。

“开火，小子们！”弗洛雷斯喊道。

子弹呼啸着向教堂扫去。片刻之后，上尉高声命令：“好，停火！”这时另一个声音从卡尔瓦里奥教堂高处传来。那声音深沉而痛苦，响彻村庄，饱含苦涩。

“上尉，这里是手无寸铁的人们！”神父用沙哑的声音喊着，他本人已和教堂溶为一体。

在钟楼内小伙子们绝望的呻吟声中，响起了他们中一位头头的沙哑声音：“我们投降！”

弗洛雷斯早就意识到这最终结果，他沉醉于胜利冲昏头脑的滋味。他冲到神父面前，用手枪顶着神父的太阳穴，用另一只手压着神父的头颈将他推下台阶，推到坦克旁，手指教堂门对神父叫道："我很遗憾，神父，你和我虽然都是教徒，但你我之间有一个人是错了，让上帝来评判吧！而不该让你来判断。"说着又命令士兵向教堂门口开着枪，并且走进教堂。教堂里玻璃碎片到处飞溅，墙壁上的雕刻和油画被剥落，整个教堂刹那间在枪击中抖动。神父这时乞求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委屈求全。但这种乞求是本能的，不是出于某种意识或信念，而是一种他自己也不清楚的内心世界。他跪下，他乞求着。他想用手抓住弗洛雷斯的胳膊，但弗洛雷斯甩开他，带着部队从楼梯爬向钟楼。倾刻，呻吟声静下来，只有弗洛雷斯的命令声传到了堂·切贝的理发店。

"把手放在脖子后面，混蛋们！"

又是一排子弹的巨响伴随着命令声。神父望着空旷的广场，这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死。在地狱的每扇门后他都能听到人们的痛苦呻吟，在那里不会有婴儿的呼吸。这时又有一些标语牌从教堂屋顶摔下来，神父看见阿古斯汀坐在车子里。他觉得自己的单薄短衫沾满火药，神父哭着朝阿古斯汀走去。阿古斯汀从车里站起来，报话机在胸前一荡一荡的。突然，神父立住脚，顺着阿古斯汀的目光向小广场望去。

那里，士兵们把尸体从台阶上拖拉下来。他们不想理会拉着的是什么，只是盲目地拖拉着。死者的脸上还留有恐怖和挣扎的表情，满手是血，衣服上都是枪眼，在他们最后的眼神中呈现着惊恐。弗洛雷斯最后一个出现，他这个卖苦力的，这时以敏捷而准确的动作站在标语牌前。他已迈出了这重要的一步，现在他想思考也不能再思考，他脑子里像有块石头已经麻木。他已经行动，他只知道行动。满足了你的意愿的行动，奇

庚。士兵们拖拉尸体时那种不情愿的面孔使他胆战心惊。

“用标语横幅把尸体裹起来！”

他想人们不看见尸体也就不会感觉到苦痛。接着迅速转向吉普车里的阿古斯汀说：“接通奇庚，告诉他战斗已经结束。”

年青人这时感到体内有一种不能自制的、突然产生的反叛的力量，这力量甚于一种理智的行动，是愤怒？抑或是恐怖？吉普车轮胎旁哭泣着的神父曾失去生活只侍奉上帝，可现在，起码在现在看来上帝并不存在。早晨还曾被西富恩特斯踢打过屁股并和自己一起洗澡的士兵，现在竟拖拉着标语横幅裹着的尸体。早餐能喝上热牛奶及加白兰地般的咖啡（其苦涩尚留在味觉中），现在看来简直像做梦而不可想像。阿古斯汀想，他真应该在那天西富恩特斯把他们扔在水中时高喊，就是嘴里塞满土也要忍耐，否则游击队把你们捉去，会让你们自己吃自己的屎的时候逃到山上去。阿古斯汀觉得自己就像一具僵尸，一个会颤抖的动物，一个对一切竟已无动于衷，没有目标、无触觉亦无嗅觉的动物。除非他是一块石头，否则他这五尺之躯怎能不像患了溃疡病一样的痛苦。

他看见神父又在轮胎那儿祈祷了。脸上满是尘土，油、泪水和火药渣，前额上深深的皱纹使他显得更加衰老，几乎是个垂死的人了。阿古斯汀摘下报话机，跳出吉普车。他没有被上尉看到，他使劲跑向小广场。他觉得路是那么长，总好像他的同伙在背后拿着来复枪在追他。

“杀了我吧，伙计们！”他这样想。

当响起零星枪声时，他已经跑到街角，他每前进一步，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和轻松之感。这种感觉只在安东尼奥老人第一次撒开手让他自己骑车时有过。

第二十二章

管子从这双手中传过，紧紧地抓着它，又送到另一双手中。

另一双手用钳子般的力量紧紧地接过来。

钻头发出轰轰声响，绞碎了砖块，锋利的爪子捣碎了水泥。

钻头飞快地穿透墙壁，通过寝室，穿过厨房。小伙子们正在夺取不攻自破的城市，也征服了年青姑娘们的心。

手，双双劳作的手，手、向前传送，向前挺进的手。小伙子们自山上而来，穿越湖泊，所到之处，无人能抵抗，胜利即在眼前。也许还会有人倒下，即使死去，也知道了曙光在望。

苏伯里梅·萨里纳斯在墙角处窥视着。子弹纷飞，像春天的花儿竞相开放，长着青春期痤疮的孩子们肩上扛着法尔牌长枪，腰中别着手枪，他们来到索摩查兵营附近，警惕地等待着命令。人们眼巴巴地期待着管子中的小火苗越聚越旺，就像血液在静脉中流动，管子一路挺进，在墙壁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伙计、拿家伙！”普卢塔科愉快地吆喝。拉玛利亚·莫利纳砸碎了自家的玻璃柜，为的是缩短距离。国民警备军请求增

援指挥所。弗洛雷斯上尉翘起他那粗硬的小胡子，在区内巡查，他每喊一句"阿古斯汀·梅诺尔"，便有人发射一颗子弹作为"回敬"。当兵的端着机关枪团团打转、胡乱开枪。"顽固到底的莱昂城！'无祖国、宁死亡！'是这么回事，真的是这么回事，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不仅如此，后面还有一句话呢！①"只需普卢塔科喘口气，就可以看到实现那句话的行动信号。与此同时，那个切断墙壁，用看上去似乎滑稽可笑的洞洞使得邻里之间变为无比亲密的管子，是唯一可以畅通无阻的宠儿。一个小伙子拉着一位姑娘的手腕，并轻轻地按着她的脉搏，"你是谁？"他笑着问道："告诉我！""或者我把洞眼再开大一点？"每打通一小段路，火焰的诱惑就愈加强烈，管子顺着砸开的路向前挺进。工程飞快地进展，表达情爱的话语时而可闻，"这就是一场战斗、我的心肝，高于一切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尼加拉瓜。""我说街坊，抓住管子！"堂·切贝说道，他用手指剥动着破碎的墙壁，而不是在梳理年青人的流海。"街坊"这一词，怎么搞的？今天听起来与往日迥然不同，它的涵义深长丰富，它从每个人的嘴边亲切地"飞"过。请听吧；弟兄们！我是飓风，我要像地震一样将你摇撼，手抓得紧紧，钻头磨得尖尖，去寻找敌人，让他们陷于火海中魂飞魄散！工作紧张地进展，不知谁熬不住想去小便，在这样的气氛里，即使尿撒在裤子里，又有什么难堪！

后面的手紧随着前面的手奋力向前推进。"你等一会儿，管子过来了，接好！"通过墙壁讲话声清晰可辨，"还有多少米？""普卢塔科的估计正确吗？"堂·切贝表示怀疑。地图是一回事，在那张可恨的纸头上，非洲还没有一只彩色的小松鼠长，可现实是另外一码事，犄角旮旯都变大了，路绕来绕

①指"我们必胜"。

去，你永远也别指望到达你要去的地方。

早该想到派我这老寡妇的用场了，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开始小声叨念。

“周围似乎有点反常，”正在翻弄着维基的证件的里瓦斯律师自言自语地说道，他距那根凿通墙壁、串联各家的管子有二公里远。“这位既能伸展又能卷曲的先生驾到，请把手伸过来。”迈里安对安东尼奥小声说道。安东尼奥手捧着这根粗粗的管子，心中十分愉悦，他把管子扛到另一侧墙壁，暗自思忖，一切缘由都在眼下这个怪物身上。当电影放映员①听到消防员心血来潮造出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后，在他的启迪下，他便整天想入非非。（维基对他说，把你的计划送到好莱坞吧，你看电影看出了病。）于是，人们在电影放映室商量，在台球房议论，在面包房嘀咕，在妓女的家中、在摄影师埃韦诺尔的房中讨论。吃凉拌菜时谈的是这个“阴谋”，最后一道菜仍然是“阴谋”，“要份甜食吗，我说街坊？”仍然在谈“阴谋”。

堂·安东尼奥指望着钻头的速度再加快。而各式各样流言的传播比管道的进展要快得多。有人告诉他，弗洛雷斯乘着吉普车在街上撒欢儿呢。他边走边骂着阿古斯汀·梅诺尔，冲入民宅，杀猪宰鸡，所有挡在他面前的东西，都遭到了格杀勿论的命运。“阿古斯汀·梅诺尔，开小差的，臭婊子养的。”而对堂·安东尼奥来说，人们说也罢，讲也罢，反正他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孩子跑了，既然上帝要他这样，谁能拿他有办法？此时此刻，他只想把这根发粘的粗管子打发到横侧墙上，只盼望钻头尽快地把通向指挥所的这段墙吞下去。让他叫贼吧！让他骂街吧！安东尼奥既不生气也不烦恼，既不嫌讨厌，

①指维基的叔叔埃米利奥。

也不发脾气。在整个街区里，阿古斯汀·梅诺尔开小差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一样传开了，它可比凿通管道快多了。听说马塞洛溜号了，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而阿古斯汀一阵旋风似的跳进了卡尔瓦里奥教堂时，目睹此事的可大有人在。还有一个人说，他看到了弗洛雷斯本人朝他背后开了一枪。里瓦斯律师看到他在大街上边跑边脱着衣服，他脱下了索摩查士兵的制服，扔掉了那张皮。“又少了一个人。”里瓦斯律师郁郁不乐地嘟哝着。

管子沿着家家户户伸展。是的，就像峡谷中的一条小河。对普卢塔科来说，它可流得一点儿也不欢快。他扯着沙哑的喉咙，不耐烦地通过传话，询问着是否已经放进汽油。普卢塔科指望着“小牛踢碎畜栏、即刻起来造反。”车库里呛得他透不过气，他觉得汽油味道如此强烈，跑到马那瓜也能闻得出，迎面，却没有任何回话。天晓得我的小鸟儿在何处啄食呢？萨里纳斯不时地探进身子，询问要等到什么时候。普卢塔科能够告诉他的是，他只知道管子在一米一米地进展，它终归会有钻到尽头的时候，就像生命发育成熟后，迟早会完结。就像火车会生锈，就像轮船会沉没。那个时刻会来到的，他说着，把一个手指头放进鼻孔中，发布命令的时刻会来到、一双双手紧紧相握，一张张嘴祝福好运气的时刻会来到的。地方报记者会用“火舌”这个词来形容大火点燃那天浓烟烈焰的情景。与其说好运气，不如说好晦气，萨里纳斯是只会预卜吉凶的鸟儿，他笑了，露出了那口排列松散的牙齿，他在极力忍着不去小便。那个时刻就要来到了。我将轻轻地翻动控制杆，像驾驶着最新型号的雪佛莱，我会连梦中长大的力气一起拼上去，使劲压下控制杆，让管内的汽油奔流涌淌，我要让邻人们感到，他们手中捏着的是一块炭火，那穿越家家户户的管道是君主的权仗，那将是夏日里的一股热流，灼人、畅快、像瀑布、像金色的陀

螺。汽油将无声息地、寸土不留地浸满指挥所。会有这样的时刻，堂·安东尼奥，炽热的大火直冲云霄，老虎指挥所丢人现丑，堂·切贝，会有这样的时刻，你简直来不及再讲“像一个梦”，小伙子们将从飞檐上纵身跳下，令人难以置信地从坑里悄然钻出，他们的双手上有手枪、机关枪、火箭筒和三十点短枪。

可是命令没有下达，等待，在该死的平静中等待。

不管对方是何许人，萨里纳斯都会让他难堪。“普卢塔科，你搞的是什么把戏？这管子是条毛毛虫？是走一步，退二步的冰冷的乌龟？还是你弄来一只倒着走的螃蟹大出风头？”在车库门口，他接着说：“真他妈的糟糕，折腾半天，根本没挪窝。”“太烦人了。”“干脆点火吧！”已经急得火烧火燎的普卢塔科必须违心地讲出的话，是也使他自己感到心烦意乱的一个词汇：耐——心！

外面，每响起发动机起动的声音，萨里纳斯都在琢磨是弗洛雷斯的吉普车声，还是弗洛雷斯的坦克车声。到此时还能让他不知道，的确很难做到，但愿他还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吧！在这个镇子上，只要有二个人知晓一个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就会像被人唱腻烦的流行歌曲的副歌一样而使人人皆知。开过来的摩托是奔着这个倒霉的车库而来的弗洛雷斯的坦克，飞过来一只唧唧喳喳的小鸟儿，是弗洛雷斯的吉普车，那像兀鹫的大眼睛似的探照灯，无时无刻不在向下窥视着这个倒霉的车库。没有点火之前，就会把我们炸到天上去。你这个蠢笨的、总是堵塞、只会在出这个馊主意人的屁股窝儿处挪动的管子！我们干吗要在这儿鼓捣你这个笨玩意儿！弗洛雷斯能扔下一颗炸弹把我们炸飞。指挥所不会葬身火海，倒霉的将是那几个冒傻气，让我们呆在这儿的婊子们。无祖国，宁死亡，我们赞成，可是同志们，总得快一点吧！弗洛雷斯的高音喇叭沿着镇

子在叫骂，“阿古斯汀·梅诺尔，婊子养的加共匪。”子弹纷飞，弗洛雷斯一口口抿着啤酒，他朝着地面吐出一口浓痰，对着茅屋的土坯墙射出一梭子子弹，房顶千疮百孔，房瓦横飞遍地。“阿古斯汀·梅诺尔，婊子养的加共匪。”弗洛雷斯还在狂吠。这根大管子，本应是一股使人感到欢欣雀跃的劲风，现在却出了麻烦，它久久地在一户工人家中滞留不前，大概是那帮蠢货们把它错当成了庆贺生日的彩卷。普卢塔科满手血泡，他自以为听到了下达命令，“好了，我们干吧！”事实上他并没有听到命令。是什么东西在误事？长蛇在前面二百米处迷失了方向，难道有人带着它去蹓公园？有人在跟这条长蛇拍照片？普卢塔科，你这个倒霉蛋！他曾经是多么热切地，像盼望节日一样梦想着一场大火烧掉莱昂城这座无法攻克的雕堡，可是管子却在这些只会耍小把戏的邻人们手中，遭到了像被玩耍的纸牌黑桃A一样的厄运。他们像一群乱哄哄的小麻雀，唧唧啾啾哄闹一番，而像普鲁士士兵们那样训练有素地悄悄进攻的本事可一点没有。“我说伙计，管它什么普鲁士！我们他妈的快要热死了！”“如果有那么一天，尼加拉瓜也会下雪，那该有多好！萨里纳斯！”“那是在神话里，傻蛋！”“天晓得，萨里纳斯，如果索摩查倒台，不定会发生什么稀罕事呢！”“普卢塔科哥们，要是把一支温度表插到你的屁股眼里，它准会热得爆破了。”

碎屑，安东尼奥·梅诺尔家中的自来水管道变成了一片碎屑。斧劈刀砍、工程毫无进展。拚命胡乱地敲打，群“龙”无首的人民，只会在美丽的湖泊中轻松地荡起小船儿，向天真的姑娘求爱！阿古斯汀的母亲拿来一只提桶，安东尼奥拿来一团丝瓜络，啊呀！天哪！快把浴缸搬过来，这儿发水了！恰恰在这同一时刻，人行道上又传来了上尉的声音，它像只壁虎一样翻墙越瓦，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子弹飞来飞去的声音，被扩音

器放大了好几倍，愈加显得刺耳。“弗洛雷斯，老太婆，是弗洛雷斯。”“阿古斯汀·梅诺尔，歼小差的混蛋，婊子养的加共匪！”“他朝这儿来了。”她说。“他朝这儿来了。”她还在重复，“是他来了，”父亲说道，“他在找他，我们怎么办，一语不发。这次他来是真刀真枪，而不是来磨嘴皮。”“是弗洛雷斯，”二百二十米之外的普卢塔科说道。“在管子通达指挥所之前，我们的脑瓜子早开了花，只有到圣·巴雷顿①见上帝了，萨里纳斯。他们会把比那根蠢笨的管子还要大的毛毛虫②塞进我们的眼眶中。加把劲吧，伙计们。”他高声叫着。“让吐火的龙飞奔，特洛伊马儿快跑！”这是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在讲。而堂·安东尼奥听到的只是坑坑洼洼的石块路上传过来的吉普车声。扩音器发出的声音，活像个哮喘病人在呻吟：“出来！婊子养的！”“他们要进来。”阿玛利亚说道。“普卢塔科，还有他的全盘计划……”安东尼奥凄惨地笑了。“一个疯子。”用大管子放火的梦想变成了亚当手中抓到的蛇，没有胜利进行曲，只有哀乐。“我们怎么办？”拉米雷斯先生问道，“问谁？”“问二百二十米以外。”（根据他们的估计。）安东尼奥·梅诺尔听到了这一切。像游击队员戴上防卫帽似的，他戴上一顶帆布小帽，没有吻别他的女人，任浴缸的水向卧室中流去，没有朝维基和汀第一次领圣餐时那天使般的面孔望一眼，他出现在惨淡阳光照射着的门框下。

弗洛雷斯上尉在那儿。还是那只下巴，满脸讥嘲的表情，嘴上叼着的哈瓦那雪茄烟，从嘴唇的一边，慢慢移向另一边，透过黑色眼镜，那双虎视眈眈地看着安东尼奥的眼睛，比吉普车上瞄准着他的那挺机关枪的枪口还要逼人。上尉抓挠前胸

---

①圣·巴雷顿是处决人的地方。

②这里指枪弹。

时，浸在汗水中的金十字架发出寒光。

“你儿子跑到桑迪诺那边去了，老混蛋！”

安东尼奥点点头。突然间，在静声屏息中，慢慢地、慢慢地产生了一种晕眩的感觉，像进入梦境中一样，他的神智糊涂了。这就是挨枪子之前的情形吧！他想道。

猛然间，他抬起了那张惶惶然的面孔，这时上尉正向他扑过来，一把揪住他的颈部，朝着吉普车的方向把他推过去。

“你来做人质，混蛋！直到你儿子露面。”

第二十三章

七月。

七月，你和我们的战友同名①。

汽车冲破黑暗，公路上静悄悄，那是银河之路。

上空传来一架飞机的声响，乌云密布。我们挎着武器，长驱直入。

这段地带位于湖泊和太平洋之间。从地图上看，尼加拉瓜像拉丁美洲。地图上这条通往莱昂的道路，使我联想到智利。多像拉丁美洲。塞拉亚是巴西，马那瓜是玻利维亚，奇南德加是秘鲁，新塞哥维亚是哥伦比亚、奇诺德加是委内瑞拉②，那么厄瓜多尔，你在哪里？

我回家。

如此深沉的平静令人奇怪。

只有汽车在路面上颠簸奔跑，余下的一切如旧。依然像在儿时的庭院中，我忆起了狗窝、鸟窝，树上爬上爬下的蚂蚁它们相互熟识，每一只都不陌生，它们是这么多。

①西班牙文“七月”的发音是“胡利奥”，该月也用于人名。

②均系尼加拉瓜地名。

莱昂城。

一派宁静，有如广漠无垠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公路和天空在一片漫无边际的云团中消失。索摩查还没垮台，我们却如此平静地抽着香烟前进。死亡是不会预先发出宣告的，对死神不必像对大夫一样要求延迟个把小时的生命。事物是不会说话的，宇宙间的所有秘密都包容在沉默之中，万籁俱静，只有我们高谈阔论迈着大步前进。

我，诗人。

我，在莱昂城。

尼加拉瓜被解放了，而独裁者却仍没垮台。这是怎么回事？历史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把火山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美丽如画的风景静静地歌唱着，只有人们在讲话，在发表演说，在高声理论，在悠悠漫谈，周围的一切都是沉默。

烟雾从汽车窗口飘出，电线杆的影子匆匆闪过，这一气氛为何令人感到如此新异？

我觉出自己不是在现实中存在，而是在面临某种预兆中活着。

我让瓜东·奥索里奥打开收音机。

他操着南方口音问我：

“傻蛋，干么听广播？”

“预感。”我说。“我预感到索摩查已经跑了。”

“不对，傻蛋，”他对我说：“他还没倒台。”

“你怎么知道？”我问他。

“如果他垮台了，人们早就知道了。”

“人们怎么知道？”

“我也不晓得，傻蛋。果真那样的话，汽车会腾飞、大火会烧上天、鸟儿们会唱起歌，总之，什么稀罕事都会发生。”

“把收音机打开。”我对他说。

奥索里奥听从。格兰特枪放在他那肥大的肚皮上。劲风强烈地吹打着他挂满汗水的前额。他打开调频台节目的按钮，首先听到的是一名美国歌手的歌声。是迪昂·玛丁？还是西娜德拉？是谁在唱《花光我的钱》？

“是迪昂·玛丁。”胖子说道。他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大，和着迪昂·玛丁的歌声唱起来。他唱得这么来劲，就像是他一生都为了这个美妙的时刻而精心练唱过这首歌似的。这个时刻他们行驶在卷起一片尘雾的公路上。“这只歌儿还是听我家老头儿唱过，老太婆也唱，他们俩人都唱，那还是在他们离开这个倒霉的国家之前。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自己去学那些活受罪的法律。”

“祝老人们顺利！我可不学习法律，我要成为诗人。”

鸟儿们静静的，一个无声的鸟儿们的节日。军用汽车被茫茫夜色吞噬，没有一颗星星。我们全然无所顾忌地在夜阑人静中行驶，就像是刻意求工专门为我们铺设了这条公路似的。沥青的路面，对诗人莱昂内尔来说，对胖子奥索里奥来说，那是华贵的地毯铺成的胜利之路。

直至昨日，还在齐腰深的泥潭中，用砍刀开拓道路，露宿在平房屋顶上，猫儿在黑暗中窥视着你，它慢条斯理地舔着尾巴。国民警备司令部的探照灯像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你。而今天呢，我们乘车挺进，桑迪诺阵线的旗帜在车前天线杆上飞扬，电台里播出迪昂·玛丁的歌声。

从微观的角度看，“革命”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电台里每个节目之间的大段空隙也同样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就像是节目主持人在匆忙收拾着行李，无暇顾及播放另一支歌曲。

奥索里奥望着我。一个如此敦厚可掬的家伙怎么会有如此锋利的目光？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谁也不相信我们是

处于伏击圈中。也许警备司令部早已逃到了洪都拉斯，藏在美国的某架飞机上，或许是在某个地下掩体、某个指挥所避难？他们还在等待什么？在等待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等待谈判投降的条件？还是在等着已事先有约的援军？索摩查说过，他要执政到1981年，而此刻我们已畅通无阻地行驶在这条公路上，行驶在专门为我们铺设的公路上，用我们自己的双脚。奥索里奥长久地望着我，而且对我微笑着，我也对他报之一笑。

“你刚才说对了。”他对我说，并朝着收音机挤挤眼睛。就在这时，广播的歌声嘎然中止。

静声屏息，没有一点声音。“是小伙子们走进了电台，抢过了他们的麦克风，占领了他们的录音室和发射天线？”汽车又驶过了二公里、三公里，突然间可以听到蒂托·罗德里格斯①开始唱起《谁会这样说话》也许这是一种轻松的告别方式吧！

“谁说那个女孩已经完全长成一个女人，我要以另外的方式去爱她？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谁会这样说话？”

已经没有广播员。

只是技术员在将唱针放在唱片上，没有任何语言。不再有人用电影中发布新闻的腔调狂吠什么政府将消灭叛徒们的起义行动。只是技术员在摆弄装在套子中的他所喜爱的唱片。也许在蒂托演唱以后，曼萨内罗会唱一支吧，曼萨内罗唱完之后，大概就是卡洛斯·梅希亚·戈多希和巴拉卡吉娜乐队演出的时间了②。你说得对，胖子。如果此时马那瓜的电台中播放出《松树之花》，这辆汽车就会高高地弹跳起来，跟天上的陨石相遇，跟空中的慧星相撞，我们也会像喷气式飞机一样直飞到

---

①墨西哥歌唱家。

②这里指革命将要取得胜利。

天上去。或许就在这条被反坦克火箭炮炸得歪七扭八的道路上，在这条有如地震后裂开大口子的公路上，我们将得知马那瓜被打下来了。“打下来了！打得好！”

“你将来干点什么？”我问胖子。

习习微风中，他歪着头，凝神地注视着我。

“胜利之后。”我进一步说清楚。

他笑盈盈地露出了口中一排漂亮的牙齿，笑得那样开心，像是嘴中充满了五颜六色的焰火。

“我们已经胜利了。”他说道。

“那你将来干什么？回智利？”

“亏你想得出！”

“你不会练练体操？蓄成小胡子？再把护照涂改一下？”①

胖子喜不自胜的面孔上泛起一层红晕。汽车的聚光灯追踪着泥路上的车印。突然司机打开了收音机，又即刻将它关掉。远方，枪击声清晰可辨。

“莱昂。”他说道。

我们特意看了看双膝上的枪支。

“莱昂。”我沉思着。

①由于智利的政治形势，“胖子”无法回国。

第二十四章

子弹朝着警备司令部射去，其来势，就像凶狠的狗在穷追着魂飞魄散的绵羊。伊格纳西奥一下达命令，持有手枪、长筒来复步枪的人们，从一扇扇大门里、一家家屋顶上、从阳台、顶楼、门厅里，从车库中，都射出了愤怒的子弹。黎明，密集的枪声大作。伊格纳西奥发出开火的命令的时候，奥索里奥从南方返回；埃米利奥叔叔的双眼全神贯注地盯着从墙上通过的那根大管子；迈里安边扔下紧急救护药品箱，边抓起电影放映员存在放映室的法尔枪，听着，我可不是用来专门干红十字会这些琐碎事情的；普卢塔科给消防公司挂电话，要求他的助手揿响警笛；神父把教堂的扬声器和风琴之间的联线接好，手指头不停地弹起了最简单的节拍；国民警备军盼望的援兵不会从天而降，因为那些头头们，像惊弓之鸟，早已逃往洪都拉斯和迈阿密；被反坦克火箭筒击伤的几架飞机，像兀鹫一样盘旋在“和平中心”的上空；军曹西富恩特斯用手心不停地揩着穿在身上的那件花里胡哨的便装衬衫、抖搂着摘取下的肩章上的灰尘，用指甲捏着裤线，把衣柜的支脚打开，因为里面藏有钱，他把军衣上的军阶标志拆下，放在贴身的短裤口袋内；莱昂的“我们必胜”电台宣布，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带着行李，其

中包括他父亲的棺材，已经登上了飞往迈阿密的飞机；对弗洛雷斯和他的部队来说，除了指挥部部队驻地的水泥和木框架以外，他们已一无所有；整个国家都在沸沸扬扬地欢呼着桑迪诺的名字；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挂出一面黑红二色的纸旗、麻布的或硬纸做的旗帜；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神父飞回尼加拉瓜，在他的右侧，一束白光倏然闪过，那不是喷气式飞机和他所乘坐的飞机相撞，那是金光耀目的阳光映照着皎洁的月亮。

可是，当伊格纳西奥的命令传到车库时，普卢塔科的手久久地犹豫着，不能放下操纵杆。各种各样传闻在命令下达之前已先行传到车库：弗洛雷斯扣押了人质。阿古斯汀的母亲翻过高墙、穿过庭院，躲避着不时飞来的枪弹，来到了车库，她对普卢塔科说，对萨里纳斯说：他们把我老头子也抓走了。

他们把人抓走了，这消息顺着墙洞，通过凿开的管道迅速传开。弗洛雷斯是在街上和他们偶然相遇时把他们抓走的，他是在一秒钟的时间内，像发现了魔法一样突然开窍了：把一个居民抓到自己怀里，房顶上便不再开枪。

萨里纳斯和普卢塔科互相交换一下目光。这位消防员已经呕吐过二次了，他仍在喝着邻居们顺着墙洞传递过来的咖啡。那颜色看上去像土色，又浓又甜。神父的风琴响起来了，每个音符都像是指挥所正面跳动着的一束火焰，普卢塔科已亲自下令揿响警笛，这个信号意味着游击战士们将放弃攻打山那边的小堡垒，集中火力进攻城市。一切的一切本来像他那小巧工整的书法一样完美无缺，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已经错过，不，这个关键时刻即将发生），普卢塔科迟疑着不能按下红色消防车的控制杆，这是决定着将使整个城区燃起熊熊烈火的控制杆。他将吃不到胜利的果实，只落得品味胜利的滋味。桑迪诺战士们看不到点燃大火，他们将从街道上杀过去攻打指挥所，大街上将遍流无辜的鲜血。伊格纳西奥早晚

不会饶过普卢塔科，会骂他是叛徒。萨里纳斯和普卢塔科默然相视，默默无语。萨里纳斯在思忖，“要知道，来的是维基的母亲啊！”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出口。

传来的消息是管子向前推进遇到了阻力：他们抓走了玛利亚·莫里纳作人质，他们抓走了卡利斯托作人质，拉蒙卡也成了人质。

还有人说堂·切贝也被抓去当了人质。

弗洛雷斯在人质的掩护下行动着。堂·安东尼奥成了他抓在手中的护身符。他已别无他路可走，用人墙作掩护，他将率领着摩托车、吉普车和小坦克进入指挥所，他将在那儿和奇庚用电话进行联系，将用雷达追踪奇庚在尼加拉瓜上空的踪迹。“你给我飞进去，废物！”奇庚已经这样命令他。此时，他身边已经没有了给他发电报的阿古斯汀，望远镜即使再得力，也不能使增援部队靠近，就是把它当成神话中的魔镜来抚摸，也不会唤出增援力量。

普卢塔科把指挥操纵杆放在一边，用自己的双臂将自己的身体紧紧抱住。他全身的每根神经似乎都在思索，身体上的每滴血液都由于陷于矛盾之中而紧张起来，他感觉到连头发的根梢都在不停地打着寒颤。

萨里纳斯对他说：

“这是命令。”

普卢塔科蜷缩成一团回答道：

“我又不是战士。”

通过墙洞传过来的已不再是低低的讲话声，而是大街上人们在高声喊叫着好多人的姓名：“普卢塔科，他们扣押了人质！堂·切贝是人质、堂·安东尼奥是人质！拉·蒙卡是人质！埃韦诺尔一家人都是人质！赛义达·门迭达也成了人质！”

“既然如此，我来把汽油放掉。”萨里纳斯说。

消防车的警笛不再鸣响，冷风吹进了神父风琴的管子里，它使神父从脊梁骨到膝盖骨感到透心凉，似乎那“呼呼”的空气流通声代替了静脉中的血液流动。

普卢塔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你就干吧！”

奔腾流淌的汽油震动着人们的手腕，已经没有再发表议论的时间了。松软的帆布管立即像一匹小公马的尾巴一样变得硬挺挺，涌集在一起的汽油发着“咕嘟”“咕嘟”的声音倾泻而出，弥漫着火山爆发气息的液体，即刻就要变成炽热的烈焰，双双颤动的手感到和那在数分钟、甚至数秒钟之内就要燃烧的“血液”溶融在了一起。邻人们觉得，他们的身体奇迹般地变大了，似乎这一行动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神经，又多长了几块骨头，肌肉增加了韧劲，浑身增添了力量，这气势和以前全然不同：那时，他们只能屈辱地呆在房间里，“等待”着国民警备军来检查他们的证件，砸碎他们的门窗，调戏他们的女儿，翻乱他们的餐具，因为在国民警备军的眼中，每把餐刀都是一件武器，即使是把切黄油的钝刀，都可能成为桑迪诺分子的刺刀，面包屑中可能藏着子弹，连那些他们决不会放过，而是一只不剩地抢去烧汤的瘦母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成了桑迪诺分子的骑兵。非但如此，而且总有一天这些骑兵会端起长矛冲进指挥部，砍杀他们这些捍卫尼加拉瓜的卫士们。这就是属于西方世界的、慷慨的、信奉基督的、热爱自由事业的、高尚的尼加拉瓜。她将得到自由世界大家庭的支持，在这里人民将在“民主母亲”的保护下生活。她将忠诚于那位高高在上的父亲般的保护者①，他是整个美洲博爱的保护神，在冬日里驱除严寒，夏日中送走酷暑。

①这里指美国。

汽油像湍急的流水注满了人民的“食管”之中。

一双双被胜利的星光照耀的手。

一副副柔韧、纤长、强有力，像皮鞭一样的脊骨。

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从未经历过如此严肃庄重的时刻，即使在她一生中经历过的那些最美好的做弥撒的时辰，即使在为她的丈夫埃克塞克·奥尔特加举行庄严葬礼的时刻，也不如现在严肃庄重。她那生前从未拨弄过一发子弹的丈夫，死前的最后遗言竟是：“索摩查垮台时，想法子通知我。”一年前，在大教堂为在马那瓜市遭索摩查分子暗杀的记者华金·查莫罗举行追悼仪式时，在那虽然人头攒动，但却异常严肃的气氛中，她也没有此时此刻的庄严肃穆的感受。

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看着火苗从她的寝室中通过，她慢慢地、仔细地品味着格雷伯爵茶，这是唯一正宗的每年从英国寄给她的方听罐头茶叶。她看着眼前的这些肤色黝黑的尼加拉瓜的小人物们，他们的面孔瞬间变得那么高尚和尊贵，只有她的日历上印着的圣德画像可以与他们相媲美。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认得这里的六、七十户人家，管道里的汽油从这些人家中流过，“咕嘟，咕嘟”发出火车头嚎叫似的声响。它像一头顽兽，像一位从玛雅传说或那瓦神话中走出来的天神，像一位掌管多种事物的神仙，是彩云，是朝阳，是泥沙，是植物，是大洋，是腹腔和智慧。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透过那像拉丁美洲野兽的爪子一样恣肆奔腾的汽油，似乎看到了《启示录》中天使的动脉。处于谵妄精神状态中的这位老人气喘吁吁，像在吃力地爬一座陡坡，她隐约地听到传来的命令声，工程进展的嘈杂声……她在想，她不会与索摩查同时死去吧！让她看到索摩查先于她去死吧！她沉醉于幻觉之中。她觉得自己已有一百五十岁，眼下这只咆哮的庞然大物是由她分娩生下来的，她和埃克塞克·奥尔特加从未有过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儿子，她用这

个糟糕的比喻使自己镇定下来，她平静自若地品味着她的格雷伯爵茶，用那干巴巴然而小巧玲珑的双手托着茶杯，一点儿也不发抖。管道通过的那堵墙上，挂着一面水银早已脱落的镜子，在那面镜子的边沿处，她看到了自己的面庞，埃克塞克的照片就挂在那只角的上方。“我比这些东西的寿命还长。”她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上帝给我一副强健的体魄，也许我永远不会死去，那我就毫无怨言地接受长生不老的命运。”镇上这位年纪最大的妇女，可以大言不惭，甚至怀着几分愉悦的心情向她的镇上的人们承认，她还是风华正茂的少女时代的英国贵族习气简直分文不值，她在巴拿马第一次见到拉丁美洲人的肤色时，一下子便呕吐起来。她又呷了一口茶，回忆起她的父亲曾用沾满阿特金松花露水的衫衣捂住她的鼻子，他总是带着那瓶香水，就像那时刻不离开他的威士忌小酒瓶。埃克塞克把她带到莱昂城之前，曾拿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柔滑的面料样品给她的父亲看，埃克塞克诡称可以在尼加拉瓜开办一家像智利的“卡特”、“加维斯”、或像巴黎的“雷斯·格威里内斯”一样大的布店，而他的女儿，即这位有一天会成为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的财产的继承人们，将在法国巴黎、在英国伦敦的大跑马场里下大笔赌注，他们将带着巨额的马克，在赌场中一掷千金，随着声声“还有谁压更多的钱？”频频而起，可怜的赌场主发了横财，于是他们像雨后的蟑螂一样精神焕发。这一年正是达里奥写下《兰》这首诗歌的那一年：“那是在中午，那是位帝王。法国的克里奥人高唱。那是在中午，夏日晴朗。岛屿灼热，暗礁在燃烧。蓝天上骄阳高挂，光芒火辣辣。那是在卡尔顿岛，它位于尼加拉瓜。我怀念希腊撒新多①，我怀念莫里阿②。温煦的阳光在照耀，大海涌起爱抚的水波，眼前的这

---

①②均系古希腊地名。

一切，分明是热带的科林多①。”那是在里瓦斯城，是在一次做爱之后的心绪下读了那首诗的，埃克塞克已酣然入睡，从愉快的蜜月旅行中逐渐平静，而这次旅行刚开头的那几天的场面可称得上是奢华富贵：铺有高级地毯的宾馆，装着比印度女王的大臣们所使用的电风扇还要更加考究的驱热设备。而到达圣·何塞②之后，他们便住进了下层旅馆，那是揣着几个小钱的流动货车售货员、小学教师们光顾的旅馆，或许还有诗人达里奥的某位同行，虽没有他那么大的名气，却比他更加不修边幅。达里奥那首诗的最后一个词是“蝉”。镇上年纪最大的女人那时还有着一对线条清晰而又坚挺、有桃子般大小的乳房。埃克塞克的舌头轻轻一舔，它们就变得硬起来。诗歌从她的手中滑下，她急速地思索着诗歌中描绘的情景，并把这一情景与她在这家南方旅馆内，躺在这床面粉袋改制的床单中的亲身经历做着比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小像条蛇样的动物，极其阴险隐蔽地从洗浴室蹿到了房门处，她大惊失色地用胳膊肘推推埃克塞克，深知这位有朝一日会成为镇上年纪最大的女人是非常热爱抒情诗歌的埃克塞克想出了一个最美妙的词汇来形容那只全人类厌恶的大老鼠：“可是亲爱的，”他对她说道，“那是一只可爱的小燕子。”1917年的时候，她已经成为颇有名望的优秀英文教师（纯正的英国音），莱昂的商人们把他们长着金黄色头发的瘦弱姑娘们送到她这里来学习英语，尼加拉瓜未来的语言。这位某一天会成为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利用私人授课的时间，探听到邻人生活中的隐私。日后，这些秘闻就会悄悄地在广场和商店中传播开来。正是使用了这种“技巧”和小心谨慎地行事，她竟然以一个可爱的老太婆的身份，在索摩查警备司令部的眼皮下，把桑迪诺阵线的秘密纸条和口

①古希腊地名。
②尼加拉瓜地名。

号送到那些激进的人们家中去。“把传递革命信息这样美好的事情叫做‘苍蝇’。”她对伊格纳西奥说，“把老鼠这类可恶之极的东西称之为‘小燕子’在使用语言方面，尼加拉瓜比危地马拉更加胆大妄为。”1936年，一个戴着宽边眼镜的家伙走进商店，脸上挂着阴森森的微笑，脖子上系着一条漂亮的围巾，似乎是为了极力表现出主人的“高雅”风度，来者指指墙上最影明显著的位置，把尼加拉瓜共和国新总统的照片递给埃克塞克和他的妻子。“这就是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他介绍道。

那个家伙走出去以后，埃克塞克把那张画像放进一件合页已经破旧的家俱中，以命令的口气对他的妻子说道：“这玩意儿，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挂挂它。”他吸着哈瓦那雪茄烟，（烟呛得他透不过气，在五十年代初，终因抽烟窒息而死）又补充道：“就是这个混蛋杀害了桑迪诺。”七十年代兴许她是莱昂年纪最大的妇女之中的一个，到了79年，自疯子玛蒂尔德·伊格莱西亚斯去世后，这位毫无疑义地成了年纪最大的妇女当时曾回答她的丈夫说：“谁让桑迪诺喜欢黑人，喜欢印第安人和穷苦农民呢！”埃克塞克用刀子一样锋利的目光逼视着她，当时他正要走出去，到社会俱乐部去凑把手玩牌，还没有戴上巴拿马草帽，他用义正严辞的口气说道：“这是尼加拉瓜。”走到门口处他又补充说道：“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现在这一切，你就丢掉你那一套玩意儿，别再讲这些混帐话。”

1956年9月21日清晨，两名年青人叩响商店的大门，他们肤色苍白，像两朵白色百合花；身躯瘦弱，像两根直挺挺的蜡烛；他们穿着武装部队的服装，请求让他们在店里躲避两天。国民警备司令部在莱昂全城搜捕青少年们，因为有人在工人宫向索摩查开枪射击。“我是个可怜的寡妇。”镇上年纪最大的女人以此为自已开脱。突然间，她仿佛受到某种灵感的启示，把门缝开得更大，让他们走进仓库。在那间堆满了被虫子蛀蚀

的布匹、整米整捆地褪色的天鹅绒被"小蠹子"们啃咬过的细棉布堆里，她给他们端上了一杯清香的格雷伯爵茶，并兴致勃勃地听着年青人讲述的故事。一位叫里戈韦托·洛佩斯·佩雷斯的战士，也是位诗人，他趁乐队演奏《黑马》这支曼博①舞曲时，冲着塔乔②开了枪，在他的胸口处开了好大一个洞。"那个洞简直像墓穴一样大。"另一个战士说道。

镇上年纪最大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虽然过着清静的寡居生活，但却轻施粉黛，面容嫣然。也许是由于埃克塞克生前用舌头爱抚的原因，她那高耸的乳房依然显示着高傲的气质，她把弯曲着的拇指送到嘴边，吻着它说道："我以这个拇指的名义发誓，我不会背叛你们。"她挪动了一下主支架早已发出吱吱呀呀声音的搁板，从里面抽出索摩查的头像，用胶布在他微笑着的下巴处贴上一条黑纱，看上去他就像在喷吐出一股黑色的东西。她把头像挂在墙上。五年前，为表示对"蝴蝶"商店创建者的敬意，就在那段墙上，挂着埃克塞克·奥尔特加的照片。第二天，国民警备军用枪支强行砸开大门，她只须用悲凄的目光看看索摩查的头像，只是如此而已，（她想起了早餐后听到的广播剧中的内容）一滴滴"浓浓"的泪水便顺着她那张英国人的面颊流了下来。

此时，面对着这根弯曲的、把镇上人家连在一起的长管子，她感到一切是这样怪诞和荒谬，在整个拉丁美洲灭火机不是在喷水而是在喷火。使她越发有所感触的是，她居然分毫不差地追随着这场革命，内心是如此平静坦然，丝毫不感到惊奇。就像她年青时代参加舞会一样，她那紫色丝裙的流苏和珍珠围裙下的双脚是那样近乎放荡般地随着查尔斯顿舞的旋律跳

①一种源于古巴的舞蹈。

②即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

动，而丝毫也没理会它正招致瑙威治的英国学生们蓝色眼珠投来的神秘的目光。战乱的节奏不知不觉地感染着她，她几乎没有任何意图地投入其中。有一次，神父在忏悔室对她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在十几年前，为了一次可能发生的背叛埃克塞克的通奸的事她去找神父忏悔。通奸一事，她只是想过但并没有付诸行动。神父说："您作为镇上年纪最大的女人，如果这仅是溢美之词，它分文不值。"那天下午，神父通过那令人窒息的小窗口悄声对她说道："能成为反对独裁统治斗争的像征才是真正的赞许。"神父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似乎他的双唇长久地停留在她那敏感的英国人的大耳垂上。

"我会成为这一像征的。"她说道。

从那时开始，她参加了制造土炸弹，用整卷的红黑色麻布做成旗帜，把零碎的小块丝绸系在战士们的脖子上，用棉布包扎战士的伤口等等。她的办公室曾是医院、军火库、"匪巢"、旅店、桑迪诺战士和牧师们公开联络的地点，也是牧师们鼓励战士士气的"秘书处"。此时此刻，她看到悬在她寝室两堵墙之间的长长管子，活像在中心广场上走钢丝演员身上系的保险绳。发出强烈味道的、能燃烧起来的那种物质正在一滴一滴地流在精细的挂毯上。她隐隐约约地感到脉搏间涌起一股热流，几滴茶水漏在手中托盘上，全身颤抖的她，忙着喊叫那个灰白头发的男人，而他正将大管子抱在胸前，试图将不停地流出的汽油堵住。她对他说："不是帕金森病，而是我第一次感到一切是这样的令人发笑。"

镇上年纪最大的女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萨里纳斯正在鼓动普卢塔科走进油池的计量器。消防员顺从地走过去，把计量器节门关掉，用哀求的目光看着阿古斯汀的母亲，说道："油全流进了管道，池子已经空了。"

阿玛利亚用双眼凝望着他，说道：

“听凭上帝的意愿决定一切吧！”

普卢塔科走近她，拿起她的双手，把它们拉到自己的眼前，让阿玛利亚用自己的皮肤感触到，他那和汽油、汗水溶合在一起的泪水，已经像一个顽皮的学生开玩笑一样涂满了整个面颊。

“阿玛利亚太太，我要让您永远记得，我是流着眼泪做这件事的。”

“你这小子，别那么娘儿们气！”她说。

普卢塔科走到墙洞洞眼前，就是从这个洞眼处，这根蠢笨的、一度曾寸步难行、像发神经似的发着倔脾气、受到人们嘲笑、从一处伸延到另一处的帆布管子开始在家家户户之间运行。它将最终完成纵火烧毁国民警备司令部的计划，为了这一计划，普卢塔科曾通宵达旦地与别人商议，因而招引邻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受到警察局的审讯。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士官面前，在弗洛雷斯本人面前，他忍受着他们的凌辱，就连陶醉在胜利曙光中的桑迪诺战士们也是极尽挖苦和讽刺他。他们完全可能冒着生命危险从大街上正面向那所无法攻克的指挥所发动进攻，但却不想试试普卢塔科·拉米雷斯的作战计划。是的，这正是我普卢塔科·拉米雷斯的计划。此时他深深地感到，阿玛利亚那注视着他这个混血儿的目光是何等的沉重，于是他怀着并不十分激动的心情走到墙洞口处。他曾多少次急切地盼望着这一时刻早一点来到，他把双唇放到洞眼处，下达开始行动的命令，只需要整整八十秒钟，指挥所便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第二十五章

狂热、强烈的火焰，像睁开了无数双眼，你喋喋不休，似乎是急骤暴躁，却又迟迟缓缓。你是黄金般的星星，悄然不响的匪徒，烹烧洋葱的技师。你火星乱窜，像个滑稽可笑的调皮蛋！你张开嘴露出无数凶恶的牙齿，你是疯犬。听我说！像征家庭温馨的炉火，你是永不枯萎凋零的玫瑰！你是生命的破坏者、你是烤炉和面包天蓝色的父亲，你是铁车轮和马掌的祖先，你将金属化成粉末，你把生铁锻炼。听我说！火焰！让你的名字燃烧吧，火焰！说到你令人快活，胜似提及面粉或石头。面对你黄色的火焰，语言变得乏味平淡，在你红尾巴似的火苗旁边，在你发出黄色光芒的火鬃旁边，语言变得像冰一般。人们说着火焰、火焰、火焰，嘴中似乎感到熊火燃燃：那就是你的灼热的水果，那就是你燃烧着的月桂。你唯独不是语言，而所有的语言，一旦失去了热，也就没有了光焰，从时间长河的大树上跌落。你是鲜花、翼羽、你意味着“多种物质的大成”。你是拥抱，你是难以捉摸的物质，你是摧毁和暴力，你是神秘而又不可抵挡的生和死的翅膀，你是新生也是灰烬，你金星璀璨，令人眼花缭乱，你是利箭，箭锋上布满一双双眼，你是力量，秋天，炎热的夏天。你有如炸药，发出声声巨

响，气势如地裂山崩。你是烟雾的河，是黑暗，是沉默。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只有那虚无飘渺的灰尘记住你的篝火，只有在双双手掌上残留着花朵一样的烧痕或伤疤。我终于在自己的这张白纸上将你找见，我情愿赞颂你，火焰。此时，你面对着我，静静地面对我，我则到墙角处搜寻诗篇，或者去寻找发出黑色闪光的相机，将你的模样再现。你终于和我在一起，不将我毁灭，也不把烟斗点燃。你终于和我在一起，只为我能够触摸你，抚摸你的发须，你那缕缕极其危险的发须，也为了打扮你，为了斯侮你，你这头红色的公牛，为了使你敢于忘乎所以。拿出勇气，即刻燃烧吧！到我的歌中来，顺着我的静脉上升，从我的口中离去。此时你自知不是我的对手，我把你变成了歌，我唤你出，令你去，你成了我音符的俘虏，我降服了你。我使你狂啸怒号，又让你像鸟儿一般啭鸣，似一只笼中的金丝鸟。收起你那颇有威名的地狱之火吧！在此，你注定要有生命和死亡。如果我沉默不语，你将静静熄灭，假若我放开歌喉，你的火苗会跳跃不已。在我所有的朋友与敌手中，唯有你最难对付。人们总是将你包好，小心翼翼地收藏，你这口袋中的神灵，纸盒中的飓风，卷在一张纸文中的开火的命令。而我却不以为然，我把你带在身边，我对你说，把你的本事施展一番，燃起吧，舒展你那蓬乱的头发，飞扬吧，烧到地际天边。让你那绿色、桔黄色的体魄展现在我面前，让你的旗帜高高飘荡、或紧紧地靠近我，或凌架于世界之上。燃烧吧！沉静的你，像块朴素的黄玉。请看着我，请你睡去。带着你那无数双脚爬上阶梯，你可要看牢我，你要燃烧下去，为的是让我把你描绘，为的是让你用我的词汇，以你所特有的方式，高歌，燃烧；燃烧，高歌。

第二十六章

茫然怅怅。弗洛雷斯仰起下巴，天空中没有飞机或直升飞机的任何迹像。守卫队员们早已从岗楼上纷纷撤下，呆在院子中心周围等待着命令，他们扯下穿在身上的军装，企图混入人质当中。火舌形成的包围圈严严实实。桑迪诺分子们随时可能从屋顶上跳下来，像电缆上的蜘蛛爬出来，像电线杆上的松鼠钻出来。令人头眩目晕的火焰……弗洛雷斯上尉在和玛尔塔跳舞……“你当心点，黑子。”她的乳沟很深，皮肤白得像百合，德瓦伊莱夫妇①作婚礼傧相，男人们的衣服似乎是用泡沫做成，女人们轻盈拖曳的长裙宛如慧星。胡安·佩德罗还没出世，亚历杭德拉还没出世，巴勃罗·安德烈斯也没有出世。一个如此美丽的国家在燃烧。也许奇庚很快就会来到，带着坦克手、火箭炮手。也许消防队员们就要来了。也许塔切多②（我的挚友，我的上司）正在地下掩体中承受巨大危险，每射来一颗子弹，他都快速予以回击。轰炸机扔下的炸弹遍布周围的田野。塔乔可不是那种甩下朋友见死不救的人。他可不像阿拉亚上尉那副样子，把别人推下水，自己站在岸边。塔乔

①即索摩查夫妇。

②塔切多、塔乔、全是指索摩查。

会用他那雪白完美的牙齿嚼碎马那瓜，会带着电视演播员的微笑，发起凶猛的反攻。他说过，这就是最终结束战斗的方式。那就太好了。在这里您的上尉正全力以赴地在火圈中拚搏。房屋的梁、檩纷纷落下，火焰一舔一舔发出绿光，士兵们指望我能帮他们逃出火海，我只能朝着天空愣神儿。“你可要当心，黑子。”尼加拉瓜在燃烧，一个如此美丽的国家。军人职业带来了数不尽的苦头，奇庚。一个军人，裤裆里长的是睾丸，而不是使用吊裙带、穿长袜子的女人，也不是披着道袍的教士。对，军人就是军人。通讯联络被切断了。阿古斯汀·梅诺尔，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可恶的桑迪诺分子。没有时间再改变密码。任何一个混蛋都可能随心所欲地向“和平中心”传布命令。阿古斯汀正在某个高高的电报机杆子旁边，双手按着键码截挡我的坦克、吉普车，截挡受西富恩特斯指挥的我的那些年青力壮的士兵们。他们背着水壶，带着水桶，带着狂风暴雨，带着残痛的失败，带着此时极度的干渴，他们对一切无能为力。阿古斯汀·梅诺尔，你这个婊子养的！你这个叛徒！我看到你正在搅乱命令信号，把北线和东线的士兵，像小孩子玩耍小铅人一样，全部掺合在一起了，而我他妈的在这儿毫无办法。水管里流出沸腾的水，一滴一滴流出来。他们切断了一切公共设施。唯一的蓄水池被泥土吞没了。这帮胆小鬼紧张成这个样子，一个个急赤白脸地等着我给他们想办法，指点他们如何逃出去。他们管我叫火神布尔加诺，简直可笑，正是这位火神用火将我生擒活捉了。可是，我要活下去，阿古斯汀，你这个婊子养的，你这个叛徒。我要活下去，奇庚，我要领着这帮蠢货离开这里，我要开着枪杀出一条血路，一直冲到塔乔在马那瓜的地下掩体中。如果连阿连德① 这个共产主义分子也死得

①智利前总统，被皮诺切军事政变推翻，日勇敢地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像条汉子，我的塔乔会架着五十点冲锋枪像只勇猛的狮子。在美国人的配合和帮助下，马那瓜的上空会飞满了忠诚于我们的飞机。奇庚在那儿，是的，你在那儿，你就在马那瓜，我弗洛雷斯不需要你，无耻之徒，我要带着这些狗东西离开这里，我要用人质做成一个绝妙的花环。

把人质当护身，小伙子们！我们用那群混蛋们的身体当作挡箭牌跑出去！如果他们想朝着我们开枪，那就让子弹先穿透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爷爷奶奶们的胸膛。

弗洛雷斯坐在吉普车上，他挥动一下手指把司机叫过来，他站立在吉普车的座位上大声喊道：

"我们冲出去，每个卫兵抓住一个人质，用人质挡着自己！所有人都要围在吉普车的周围！"

卫兵们遍布在指挥所泥土地的院子里。他们个个带着惊恐万状的表情，把带着手铐或用绳子绑着的人质拉过来，用胳膊勾着他们的脖子，用肘弯卡着人质们的颈部，用右手举着来复枪，以此来制服人质，其作用之大不亚于一根避雷针。"你老实点，畜牲，要不我就毙了你！"他们对剃头匠吼道。人质们有的提心吊胆，有的被吓得魂不附体，有人勇敢地摆出一副挑战的神态，有人则充满希望和信心，余下的人或战战兢兢，或刚毅坚强。每个卫兵都像一个贪婪的孩子抓着他的自行车一样拉过来一名人质，每个士兵都像条凶恶狗抢食残羹剩饭似的拉过一个人质。他们气喘吁吁地围在吉普车的周围，坦克车行驶在吉普车的后面。马达发动的声音引起大街上小伙子们的警觉。此时，整个莱昂城变成了火焰的海洋，透过指挥所敞开的大门，弗洛雷斯觉得似乎看到了红色帆、黑色帆的船只在移动。

他把维基塞到吉普车里，让她坐到他的左边。他用臂膀支挎起维基的胳膊，把夹在手指中抖动着的手枪枪面贴在维基的

太阳穴上。他用右手勾着安东尼奥的脖子，用力使他贴在车的右侧。他指示司机开车前进，司机长着一双像中国人一样向上方斜挑的眼睛。吉普车开动了，刚走出几米远，安东尼奥就开始抖抖索索地移动位置，上尉对他大叫道：

"你抓牢车子，胆小鬼，我们要加速了。"

卫兵们还在把分散在院子里的人质拉过来，让人质组成马掌型的保护圈，起到汽车前沿防线的作用。花匠、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女大学生、堂·卢西奥，以及萨克管演奏师，桑迪诺阵线在梅达卡尔巴地区的三个最重要的领导人也在其中，他们看上去骨瘦如柴，皮肤上带着伤痕。

迈里安的大叫声像第一颗子弹的呼啸声，速度极快地传到高空。

"他们带着人质！"

"我们带着人质！"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卫兵们喊道。指挥所的门口形成了一条火焰的分界线，没人敢迈出一步。被抓到的人们指望用充满哀求神情的面孔平息飞来的子弹，如果他们试图逃跑，他们甚至预感到了子弹会从后面飞来，撕裂他们的脊梁骨，脖子将被打断，变成一个无头的木偶。拖着长长呼啸声的子弹纷纷落下。房顶上桑迪诺阵线年青的战士们端着法尔枪，十分焦急地互相观望着，脉膊在急剧地跳动，他们不约而同把心里的想法喊了出来，张张面孔灼热通红，这确是一个不容迟疑的时刻。战士们呐喊着，用力握着手中的武器，这些枪支在要求拉下这场战争的帷布，要求结束这场战斗，要让国民警备队的"斗士"们走进地狱深渊，葬身在这块黑莓燃烧的土地上。听不到枪声，只有火焰来去飘动，透过浓重的烟雾，隐约可以看到人质们的身影。

"人质都出来了。"警备队员在叫喊。

"人质都出来了。"弗洛雷斯也在咆哮，他用胳膊卡着维

基的脖子，安东尼奥的喉头在他的手指中抽搐。

是弗洛雷斯，小伙子们想到。手中的扳机在抖动，他们屏住了呼吸，像堂·切贝走到指挥所大门口时一样，像梅达卡尔巴地区的工会领导人一样屏住了呼吸。电影放映员走到迈里安的身边，动作之轻，像一个顺墙溜过来的影子。

“我们怎么办？”

迈里安认为从所有投向她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期待着她下达开火的命令，就像是完全有可能透过层层缭绕的烟雾，准确地将子弹射向国民警备军的士兵，就像是可以弯曲来复枪的枪筒，子弹专门射向那些罪恶的家伙，同时会特意营救堂·切贝那“无以伦比”的尖尖的脑瓜，而他们这些桑迪诺的战士们的脑袋，曾多少次让堂·切贝那双灵活的双手鼓捣，为了星期六举办的晚会，他曾设法为他们搞到发蜡、香水，为了星期天的婚礼，他曾制服他们那无产者式的蓬乱头发。

“你在想什么？”

电影放映员用手抹了一把前额上的汗水：

“你下命令吧！”他说道。

迈里安走到大街当中，带着她惯有的坚毅沉着的表情，举起缠着红黑两色手帕的枪，对着天空发射了一梭子子弹。

“谁也不许开枪。”她叫道。

指挥所兵营内弗洛雷斯的吉普车几乎蹭着了堂·切贝和卫兵们的臀部。

“往前走！畜牲！”

房顶上的桑迪诺战士们没有用灵巧的手指去勾动扳机，可是他们急于想知道下面的情况，紧张和焦虑的心情凝集在瞪得圆圆的双眼上。“谁过来了？”

“谁已经出来？”

堂·切贝大叫：

“别开枪！”

虽然并没人开枪，梅达卡尔巴地区的工会领导人们早已昏晕过去，像布匹一样被挂在狱吏们的胳膊上，歹徒们必须托起他们的下巴，以此将自己的身体护卫起来。他们受尽了折磨，完全丧失了意识。当弗洛雷斯乘坐的吉普车穿过大门时，迈里安非常清楚，一杆杆枪会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加迅速地把枪口对准他，那么，就在她尚未制止战士们开枪时，让枪弹横飞四射吧！可是，就在这时，她看到了弗洛雷斯用坚硬的大手狠命地掐着他身旁的维基，维基的面孔被烟雾遮住，脖子有气无力地搭拉下来，堂·安东尼奥更是一副小羔羊般不堪承受的表情。

“维基！”她大叫一声。“是我，迈里安！”

这声音像一颗发射出的子弹传到维基的耳边，其来势之大，不亚于弗洛雷斯用枪口对准她的面颊。她一时振奋起来。

“开枪！”维基大声回答道。

两部汽车组成的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沉重地行进着，坦克像一支破旧的船，卫兵们像踩在炎热沙滩上不知所措的游泳者，把人质当成盾牌来来回回摆布着。看上去就像是他们把烟雾带到了指挥所大门外，前胸处冒着几缕火苗，烧焦的布条子在神父弹奏的奇怪的曲调声中飘来飘去，神父的双脚飞快地踩动着风琴的脚踏板，与其说他在用那双参加斗争的双手弹琴，不如说他在用胳膊，或者说用拳头弹琴。人们像是在梦幻中移动着。房梁上，屋顶上是一张张桑迪诺战士们炽热的面孔。他们那放在扳机上的手指肚直发痒，他们一次再次地等待着迈里安断然做出抉择。他们请求从她的嘴中发出开火的命令。他们指望她相信，哪怕只下一次命令，他们的枪法会既准确又机敏，能够朝着法西斯分子的心脏，而不是亲人们的眼睛射击，朝着弗洛雷斯那油光闪闪的前额，而不是维基那令人渴望的姣好的面颊射击，朝着火神布尔加诺（弗洛雷斯）仍在激烈地跳

动着的心脏，而不是朝着亲爱的桑迪诺的战友堂·安东尼奥的太阳穴射击。

为弗洛雷斯卖命的兵士们及被捉来的人质逐渐靠近了小桥，小桥通向公路，公路通向小堡垒，一旦到达那里，国民警备军将得以逃脱。他们将成为一群自由兵，这帮索摩查的爪牙，索摩查脚趾上的指甲，借助我们不便开枪的形势，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得以逃脱，迈里安想到这里，双眼随着车子的移动，随着高低不平的路面上下跳动，一毫米一毫米地调整着枪支的距离，她把准星对准了位于两名人质之间的弗洛雷斯的后颈。"开枪！"维基早就喊出来了。可是，如果维基死去，如果让坦克把堂·安东尼奥轧死，一小时以后即将赢得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

"迈里安！"电影放映员用哀求的口气叫道。

迈里安听到了电影放映员这充满伤感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一切很简单，她听到的是全班战士心灵上所感受到的巨大的悲怆之情，这种心情表现得如此明显，像吉普车在轰轰爆炸，像坦克车发出呯呯的声音在燃烧。战士们在等待着她做出回答，而她却沉默着。突然，作为决定性的一种回答，她从墙上跳下来，转身面向大街走去，以此向同伴们表明她的决定。迈里安行走在吉普车行驶的道路上，这是如此熟悉亲切的家乡的道路，她神态自若，就像是弗洛雷斯和他的爪牙们已经缴械，一切已大功告成，就像是索摩查分子不会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得以逃脱，走近小桥时，也不会马上把人质杀掉一样。"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考虑，"迈里安自言自语道，"我们大家就都没命了。"

她琢磨着，力图识破弗洛雷斯的伎俩。她想：第一，敌人要先过小河。第二，他们要加快速度奔跑。为此，到了河那边，他们必须甩掉人质。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可能得救，与此

同时，那就必然要放跑敌人，他们还会去增援别的部队。也许，他们暂时分散隐蔽，胜利后会跑出来向民兵哨所扔炸弹，向某位扫盲女教师放冷枪，在庄稼地里放把火，往汽车的油箱里扔把沙子……或许，在敌人逃跑之前，还会留下最后的一份“礼物”：战友们横卧在桥上的尸体。到哪儿去搞到车子追赶他们？怎么搞的？普卢塔科，我的大好人普卢塔科，你怎么不灵活地把你的计划考虑得更周密一些？你这个小时候用弹弓打破情敌家玻璃的普卢塔科，你是怎么回事？

弗洛雷斯的吉普车已经到达桥上。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总算可以吸进一口清新空气了。在血、火和子弹包围的海洋里，心脏可以得到暂时的歇息。

他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目光便凝神地盯住了对面桥头的拐角处，他几乎屏住了呼吸，就在这里，突然出现了障碍物。那是绿色的、全身肮脏的障碍物，它悄悄的，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看上去像一条身上长满鳞片的大蟒蛇。弗洛雷斯突然产生的想法是，对面出现的障碍物——原来属于他的那辆吉普车，像一头冲着他迎面而来的野兽，像一条湿土色的大毒蛇，那颜色和乔洛人①的肤色一模一样。它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桥的另一端。只一次，在一秒钟的时间内，弗洛雷斯自言自语地说道，在这个世界上，连百脚虫、昆虫、鸟儿、可怕的蟑螂似乎都懂得的事，他却始终搞不懂，那就是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像一个不可破译的谜，他和人民之间像有一座不可愈越的桥梁，而他以为曾为人民做了这么多事情。

仅仅过了一秒钟，他看到阿古斯汀从桥对面的吉普车上走了下来，带着十七岁的年青人特有的趾高气扬的神情，红黑色领带风彩扬扬地飘动着。这个街区中最漂亮的小伙子，莱昂市被

①白人和土著的混血儿。

几句时髦的革命词藻所征服的擦皮鞋的小青年，曾经常吹着口哨慢悠悠地从冈萨雷斯电影院走出来。这位口袋中只装着两个科多巴的小白脸，不时地打量着女大学生们那鱼儿一样光滑的大腿，而他的真实面目，只有在化验室的魔液中才能看清。弗洛雷斯镇静下来，恢复了平静，他镇定自如，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正视着眼下这危机四伏的现实。他觉得每一个枪口，每一双眼睛都在瞄准他的后颈，他预感到了子弹会把他的双眼炸飞，炸成只留下个空洞无物的眼框，和他一次执行护卫塔乔的任务时，在那次慈善活动上看到的瞎子们一模一样。他充满了高居于人民之上的狂妄自负的神情，像一座丰碑，像一艘潜水艇，浮在人粪、鸟粪、桑迪诺分子血管中流动的甘蔗烧酒汇合而成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这些桑迪诺分子将把尼加拉瓜变成红色赤匪的国家，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他们也只能用屎尿来喂养他们的子女，用粗制的麻袋片蔽体，没有香皂用来给那些像蘑菇一样大量生出来的婴儿洗屁股，他们的女人只能使用最低级的香水，而高级的除臭剂将不会在尼加拉瓜出现，而在迈阿密、在科隆、在圣·何塞。桑迪诺分子中的头头们可能会用两个美元或一双普通长袜搞到三个老婆，但她们个个都身患疾病，阿米巴虫、滴虫……弗洛雷斯从吉普车上站立起来，高傲地挺挺胸脯，他的身体像石头，像大理石一样沉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为他在反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忠诚而立下石头或大理石的丰碑，为他对那个所热爱的西方基督世界始终如一的追求而向他致意，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大墙，没有工会，他们的头头也不会在豪华的旅馆内的游泳池中拖着沾满油污的身体游泳。也许，那些比他更能干的人会起来与这场灾难搏斗，正是这场祸害使尼加拉瓜变得狂妄，以至于在最初阶段还只是扯着嗓子高喊革命，到后来就成了真刀真枪，没完没了。塔乔呢，他是个好人，直到最后的时刻仍

在捍卫自由民主。弗洛雷斯站立起来，就像此时此刻索摩查从地下掩体中直挺挺地站起来。他通过电话、无线电、电报的形式向那些受过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长官们发布简短的战术指示，他们将把那些可恶的黑虫子镇压下去，用他们的大脚像踩死红蜘蛛一样弄死他们。他从光轮笼罩着的吉普车上站了起来，陶醉于想像胜利的滋味中，双眼闪闪发光，视网膜晶晶闪亮，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凝视着阿古斯汀的身影，那是大发善心的一秒，那是傲慢地表现慷慨豪爽的一刹那，也是使自己平静下来的一瞬间。

“我正找你哪，畜牲。”弗洛雷斯对阿古斯汀说道。

阿古斯汀看到弗洛雷斯平伸胳膊举起了手枪，枪口对准了他，他似乎感觉到子弹射进了胸膛。阿古斯汀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他走出两步，他看到了桥上他所熟悉的一段段路面、显眼醒目的石头及石头之间的缝隙。邻人们亲切、温柔的目光包围着他，还有那可爱的湛蓝色的天空，儿时，多少次他曾想过骑着自行车登上天空呀，那辆“破记录”牌自行车是他一生中唯有的一件奢侈品，那还是70年圣诞节时，父亲安东尼奥送给他的。那辆车使他的大腿像树干一样结实，他曾飞速地骑着它到姑娘们的家里，使得那些堵塞在“停”字大牌下的司机，那些在交通指挥灯前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的驾驶员们嫉妒万分。自行车给了他一副运动员的体魄，脊骨柔韧，身条健美。在后院乘凉的那张吊床上，当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接触到迈里安充满性感的乳房时，迈里安曾一把推开他。“我没带避孕药”她说道。

他看见了自己昔日的女友走在路的一侧，她的手枪在安东尼奥和维基两人的身体中间摆动着。阿古斯汀没有看到姐姐的笑容，因为她正面容严肃地看着他，俨然像一位庄重严肃刚刚领完圣餐的妇女的表情，像他从波罗内亚用自行车为镇上年纪

最大的妇女运回芥茉、英国茶叶时，她脸上所表现出的那种表情。而维基的笑容，她常常有的咧开小嘴的笑容，像用力压制的拷贝一样出现在他的嘴角上。他笑着，嘴角颤抖着，像鳟鱼在水面上拍鳍闪烁银白色的光芒。他说道：

“把我家里人放掉，混蛋！”

受过骑兵专业射击训练的弗洛雷斯向他射出了子弹。在倒下之前，阿古斯汀还隐约听到了迈里安在大叫着提醒他当心。“我的血在沸腾。”他想道。此时，他手中举起的枪已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那与其说是在自卫，还不如说是在和什么人打招呼。他像是从平静的海面上钻出来，童年生活中所有的宝贵回忆都淹没在了海洋之中：他梦想过和维基和伊格纳西奥一块儿去作海盗；他曾多次吃惊地看着他们在午后时分身穿潜水服出现在家门口，那时他总是想到跟他们一起外出冒险；他多次挺胸抬头，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陪着城里最漂亮的姑娘放学回家……此时，在沥青铺路的桥面上，他已来不及理清和这许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的种种纷乱复杂的思想感情。这就是死亡。

堂·安东尼奥和维基朝着阿古斯汀扑过去，那时，弗洛雷斯便像个新兵射击训练时使用的靶子一样出现在桑迪诺战士们的枪口之下。他还来得及想到他这样死去似乎也是罪有应得，愤怒的急不可迫地要撕裂他的子弹便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各个部位向他飞来。他感到全世界所有的枪弹都集中落在了他那高傲的胸骨上。他觉得击中他的子弹在使他倒下去，在使他左右摇晃：他像一根令人头眩目晕的火浪中的木柴棍似的沉下去、漂起来。迈里安射出第一颗子弹时，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每颗子弹，一块奖牌。”

第二十七章

让胜利的这一天永远镌刻在日历上！这一日子的到来，对人们来说，既是不容置疑的，又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人们聚集在街角、胡同，簇拥在广场上的靠背长椅上，教堂的台阶上，他们敲呀，弹呀，吹呀，唱呀，喉咙都干哑了，再也喊不出声音。桑迪诺阵线留着杂乱胡须的年青战士们，开着坦克，在大街上疾驰而过，人们紧随其后，就像蜂拥在星期天早晨行进在大街上的省城乐队前的孩子们一样。人群熙来攘往，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别人的心儿在跳，都无法判断口中微咸的味道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早已宣布博尔赫将要代表全体胜利者发表讲话。沉浸在胜利气氛中的人们，从各个角落纷至沓来，大家都想聆听博尔赫在7月的这个日子里将要讲些什么。即使雷电交加，暴风骤雨，地动山摇，或者从波罗内亚①吹来习习微风，人们都期待着看到普卢塔科挥动他那曾点燃过熊熊大火的双手，对最高指挥官博尔赫说："同志，这就是被莱昂人民烧焦的索摩查司令部。"这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时而展开，时而收拢，以巨大声势倾泻而来，人们不时被相互间的狂吻而弄疼面

①尼加拉瓜地名。

颊。面对如此众多民众的自豪之情，谁也不怀疑上万双手能把庞大的消防车举到博尔赫将要发表演说的讲台上去。苏伯里梅·萨里纳斯早已建议过以普卢塔科的名字命名一个广场，他的理由是，既然有那么多条大街用那些“傻冒儿”的姓氏来命名，至少值得用这位消防队员的名字来称呼一条大街、一个棒球场，或是某个尖顶方碑的建筑物。普卢塔科不胜欣喜地接受了人们的祝贺和建议。最初他也搞不清是嘲讽他说说笑话而已，还是确有几分可能性。从邻人拍打他肩头时的亲热劲儿，从身着盛装的少女们令人如痴如狂的唇膏中，他想到了可能得到的勋章、奖赏、徽章、银杯、金杯、精心制作的荣誉授带，以及镇上年纪最大的那位老太婆仔细收存的布匹。人们要为他和他的红色消防车竖块石碑？是的，没错，还要把那辆红色车辆的前部涂上个黑色鼻子。

“如果以某种方式向我表示感激，我会接受的。”他一边宣布，一边在品味着第六杯啤酒，这第六杯是伊格纳西奥的妈妈递上的。这位妇女随着人流，就像顺风跃腾而下的小船一样疾步而来。伊格纳西奥将会随同“何塞·贝尼托·埃斯科瓦尔纵队”荣归故里，出现在大路的尽头。几周、几个月以来，他在转入地下活动后，久违了莱昂城的一条条令人肃然起敬的街道。在那段日子里，他只有那么一次，当黑沉沉的夜幕降临时，在郊区和妈妈见过一次面。正是为了那次会面，她摔了一跤，肾脏出了问题，还差点患上血拴病。

萨里纳斯走到博尔赫的几位副手们面前，胜利使他欣喜若狂，趁着甜烧酒令人飘飘然的劲儿，他转达了莱昂城人民的一个美好的心愿：象征性地表彰普卢塔科极为机智地为革命做出的贡献，那将是很不错的事情。这些临时执政的长官们问道：“怎么表彰？”萨里纳斯的想法既模糊不清，又像插上翅膀一样漫无边际，他思路敏捷，比墨利丘神的双脚还要神速（他最

讨厌别人给他起的“墨利丘”这个绰号），他马上会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用萨里纳斯的名字命名飞机场！”正在大步流星地追赶着总指挥官的某位游击队员，摆出不无遗憾之意的告别姿势，高声对萨里纳斯说道：“你来晚了，我们已以塞萨尔·奥古斯托·桑迪诺的名字为飞机场命名了。”

千百名在欢呼声中涌向广场的游击战士中，只有一名从卡车上跳了下来。车上的战士们正热情地把飞吻送给姑娘们。这位战士三步并作两步，不消一会儿便来到了理发店门前。他看到堂·切贝正对着镜子，仔细地摆弄着领结。那漂亮的领带配上笔挺昂贵的西服，相得益彰。西服料是上等的英国货，是他用自己这把剃头刀挣来的血汗钱，从镇上年纪最长的老太婆手中搞到的。

“堂·切贝！”他高声叫道，准备拥抱的双手早已在前胸处拼命地摆动着。剃头匠从镜子中看到了莱昂内尔的肮脏面孔。他双鬓胡须杂乱，长长的胡子完全遮盖了那张用极其熟悉的声音热情地呼出他的绰号的嘴。堂·切贝转过身子，心存疑窦般地盯视着他，就像无法破释一个难解的字谜。

“我是莱昂内尔！”年青人一头扑向剃头匠的怀抱。堂·切贝吻着他埋藏在浓密蓬乱的胡须中的嘴巴，那简直是团理不清的乱麻。

“小伙子！”堂·切贝说道，“我漂亮的小伙子！”

“我回来了，活着回来了，妈的！”

“活着回来了，妈的！”堂·切贝还在吻着他。他想用自己的吻清理那堆杂草，重现那个风度翩翩的法律系大学生的风彩，就是和这位大学生，他曾经多少次激烈地争论过这个世界和另一世界的许多问题。

“堂·切贝！”莱昂内尔喊叫着，“堂·切贝，妈的！”这是在作梦吧！他活着，而且像山上下来的一头美洲狮，他就

在堂·切贝的理发店里，正紧紧地拥抱着他。“即使用起重机把我拖出去，我也不松开你，老头子！”

“用劲儿抱着我吧！妈的！”堂·切贝也对他喊着。“你完好无损地归来了。”

“这是一次不亚于横渡大西洋的壮举！我的大腿变得像骡马一样粗壮有力。”

堂·切贝突然一把将他推开，伫立在那儿，凝神地注视着他看个没完，直至热泪充满了双眼。

“你很漂亮，莱昂内尔！”

“你这家伙别开玩笑了，我混身上下像长满了杂草，被蚊子咬得遍体疤痕，牙齿上满是积垢，脚跟上老茧有多厚，两只眼睛像两块大黑石头，胼胝有如马掌，不仅如此，身上还发出一股羊骚味，我一呆在哪儿，苍蝇就会蜂拥而至。”

“孩子，”堂·切贝在琢磨着合适的词汇，“你完美无瑕，就像名画家把你画成了这副样子。”

“是的，那是毕加索的立体派画的杰作。”

莱昂内尔摇晃着理发匠那瘦弱的肩头，当他抽回双手时，看到在那件昂贵的一尘不染的衣服上留下了黑色的脏斑。莱昂内尔内疚地用牙齿咬着指甲，睁大眼睛，心中好生内疚，神情就像一个抄袭了同桌的试卷的大学生。他试图用手背掸掉那块脏迹，结果事与愿违，脏迹反而向周围泛展成一片。

“真对不起，堂·切贝。”他说。

老人仔细地看着肩头，神情沮丧地吹了吹，但毫无效果。

“我原来打算去广场。”

“你慢些去，我需要你帮个忙。”

“你尽管吩咐。”

“先帮我清除一下污秽，我现在的这副样子，简直像美国佬电影中的游击队员。”

“你是让我给你刮刮脸？”

“不对，老家伙，我是要你给我稍加整理，把我的大胡子剪短，再往我身上泼两公斤的除臭剂。”

“孩子，我决不用自己的剪刀碰你一根胡须。”

“那好吧！至少你得给我剪剪头发，剪下半米。”

堂·切贝仔细地端详着他的那头长发，机械地、像被孩子们操纵的木偶一样晃了两次脑袋。

“莱昂内尔·卡斯蒂略，即使这个镇子独出心裁地兴起了用长发系鞋子的风气，即使我这个老仆的剪刀生锈，刀片变钝，我也不会去碰你一根头发，因为那是亵渎的行为。”

莱昂内尔走到椭圆形的镜子前面，理发店另一侧墙壁上的镜子中映出了他的身影。他第一次可以仔细地端详一下自己的模样，面对着自己那光泽灼人的双眼，他吃惊地眨巴着眼皮，足有十秒钟的时间，他盯着自己，然后朝堂·切贝转过身来，双眼还在不停地眨动着：他简直像一只在刺目的灯光照耀下惶惶不知所措的昆虫。

“堂·切贝，我已经忘记了自己从前的样子。”

“那又怎么样？”

“维基看到我这副模样会吓死的。”

“哪个维基？”

“维基·梅诺尔。”

堂·切贝洗完手后，不停地搓弄着，然后把它们插进宽大的西服口袋中。五秒钟后，他把手拿出来，抓挠着颧骨。他向后仰仰头，用手指梳理着灰白色的卷发、又吹吹肩头上的污迹。堂·切贝再次把双手攥成拳头放进裤袋中，又过了五秒钟，他又把手抽出来，用十个手指抓抓前额，渐渐地，莱昂内尔似乎觉察到什么。

“你怎么了，堂·切贝。”

“咱们边理头发边聊吧！”

莱昂内尔看了他一眼，一屁股坐在剃头匠的转椅上，从镜子中凝望着堂·切贝的表情。堂·切贝拿起了那把最坚硬的梳子，插进游击队员那头蓬乱的“杂草”中，但是根本无法碰到头皮。

“梳子和剪子，”堂·切贝再次“明言正告”：“头发一根也不剪，可是要好好梳一梳。”

广场上传来扩大器发出的吱吱声，堂·切贝说道：

“博尔赫要发表讲话了。”

“你到底怎么了，堂·切贝？”

“什么怎么了？”

“你突然间变得一反常态。”

剃头匠用力把梳子伸到头发深处，从发根处梳理着那乱麻般的头发，“乱麻”杂乱而坚韧，理发匠的手腕像搅拌器一样来回摇动着。

“你知道维基·梅诺尔的什么事情？”

莱昂内尔用手像银鸥尖硬的嘴巴一样使劲地敲打着理发师的腕部。

“他们杀害了她？”

“没有，兄弟，没那回事！”

年青人眼眨都不眨一下，依然保持着那副紧张的神情。

“她和别人相好了？”

“没有，”堂·切贝说道，“放开我，你不想放开我的手？”

他凝望着堂·切贝的双唇，就像在苦苦思索着堂·切贝要说出口的话语。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他们杀害了她的兄弟。”

莱昂内尔慢慢地捋着胡子，足有半分钟的时间，他默然无语，只是微微低下头，轻轻耸耸双肩。

“那个混蛋是自找的，谁让他和索摩查分子一块儿混。”

堂·切贝感到，由于手腕在强烈地抖动，攥着梳子的手开始发颤。他觉出自己的双眼潮湿了，现在欲流出的泪水与五分钟前的惊喜的泪花截然不同。刚才他一把拉住莱昂内尔，紧紧地拽着他时，喜悦之情就像从脚底流遍全身的一股暖流，像早餐时喝下的香槟酒，令人心醉神迷。

“你还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吧！”堂·切贝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别让你的嘴里塞满苍蝇，讲出难听的话。”

黎明的到来已不再是不可企及的希冀。广场上的声音频频传来，城市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沸腾了。喜庆焰火取代了杀戮的枪弹，那些幼小的游击战士们燃放着各种各样的焰火：满天星、旋转风筝、彩星瀑布，等等，孩子们还用真枪实弹举行鸣枪礼，这可招来了父母们的斥责，大人们走过去，夺下小游击战士们的枪，就像从他们手中抢走香甜的糖果，这一动作令人想起了昔日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亲昵之情，而此时此刻却又使得他们在一瞬间变得不知所措。

神父请萨里纳斯帮个忙，于是邮递员便拼命地敲打起铜钟来，这种拼上全身力气的劲头，他只是在电影片头中见过，那位田径运动员全身的肌肉清晰可见，他力大无比，频频敲打着铜钟。萨里纳斯在午场电影中听到的这个神奇绝妙的声音，会整整一个星期在他的耳边回荡不已。

莱昂内尔郁郁不乐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头发上抓出那把像条虫子一样埋在那儿的梳子。

“算了，”他说道，“只有傻瓜不去听总指挥官的讲话。”

“维基·梅诺尔被抓去了。”堂·切贝说道，就像没有听

到年青人刚刚讲的这句话，没有看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并且已经走到门口处。堂·切贝下意识地把玻璃搁板上的小瓶挪来挪去，最终它们仍被放回原来的位置上。莱昂内尔走近到他身旁，抓住他的双肩，逼迫他把话讲完。“被抓到兵营里，就这么回事。”

年青人把双手深深地插入到头发中，在房间里寻觅着他突然间感到奇缺的空气。他低着头，神情沮丧地走回椅子旁，从镜子中看了堂·切贝一眼，像是在极力避免自己的话语会招来大祸临头。他怯生生地说：“把事情告诉我。”

第三十八章

战乱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儿子就和桑迪诺的人们呆在一起了，那还是78年揭竿而起的时候，我和女友外出时看到了他。我告诉女友，我儿子穿上了军装，天晓得他要开拔到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他们那儿，我问他要去哪儿。他们对我说，要到作战部队去。于是我就留在那儿，祝福他日子过得好一些。后来，我就再也没看到他。我见他那次，大概是他离家后二、三十天左右的光景。他出走的那天，我没在家。他妹妹对我说，妈妈，你儿子跟你道永别了，因为说不准他是否还能回到家里来。他们要在白房子那儿搞到一些武器，他和班里的人一块儿弄到了武器，他就在何塞·贝尼托·埃斯科瓦尔这个班。你看，没出几天的功夫，我知道了他们的一切情况不算糟糕，我想到“和平中心”去见见他，你们想不出是谁告诉了我一个情况，更不会料到竟然是邮递员萨里纳斯，他对我说，不要去“和平中心”，到雷耶纳卡的那座学校附近去找他吧。于是我去了，我打听伊格纳西奥在哪儿。我是他的妈妈，我对他的长官说道，我问他我能很快见到他吗？当然可以了，他对我说，既然您是他的妈妈，您可以每天来看他，可是不能让他们看到您。您说到哪儿去了，先生，我对长官说。我为了

看望他共来过四天。第四天时，他对我说，妈妈，明天您不要来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要去何处了。可我还是坚持去看他，我还是到那个老地方去。我问别人，我的儿子呢？他在洗澡，您等会儿吧！那人对我说。于是我就等着他，我果然见到了他，我问候他，该说的都说了，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他妹妹去看他，那是我对她讲的，我对她说，她哥哥要离开那儿了，不知道要被派往何处，她妹妹去了，但是没有看到他。房子空空的，小伙子们已离开那儿了。打那以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有一天，我让女儿去医院附近买些菜豆，那儿的菜豆只卖四个比索。她高高兴兴地买回来了，她对我说，妈妈，我知道伊格纳西奥在哪儿，她告诉我就在那儿，就在医院附近的水泥地一带，是堂·切贝告诉她的。哎呀！我对她说，她是中午一点钟到家里的，我对她说，哎呀！伊格纳西奥正身临危险。为什么？妈妈，她问我。你怎么没听到堡垒那边的枪声呢？黑天白夜都可以听到那边传来的吓人的枪声，我再次对她说，伊格纳西奥处在危险中。我们也处在危险之中，她对我说，因为我们家里有帆布管子，就是通到指挥所的那种管子，有一小段，从这儿到墙壁那儿那么长，看到吧？后来我便不再惦念他，因为大火烧起来了。那情景可真好看啊！弗洛雷斯带着人质跑掉了。那时我在想，我的小鬼会在什么地方呢，我多想让他看到我们放火烧掉了指挥所呀。那天啊，正像我跟你说的那样，从大清早开始，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一天，有人叫我们去游行，我们参加了。六点钟时，我对我的一个儿媳说，我们到梅赛德教堂去。我是跪着挪进教堂的，我为他祈祷，也为所有我们的人祈祷，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就要成为自由的人了。领圣餐，做弥撒，那天我可真痛快。托马斯·博尔赫就是那天来到的。那天开了大会，我参加了游行，我真是太高兴了，鼓掌啊，欢呼啊，都有我的份儿。这时走过来

一位夫人，她告诉我在堡垒一带有几具尸体，她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可没有想到死者中会有我的儿子。后来一个小伙子兴高彩烈地跑过来，拥抱他的一个亲人，并且对他的亲人说，我们的祖国解放了。目睹那一场面，我心里真高兴，我琢磨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能看到儿子了，不是吗？后来，沿着圣·拉蒙的拐角处开过来一辆小卡车，朝着冈萨雷斯大街开去，又沿着这条街向前面开去。人们说车里面装的是尸体，尸体就在那辆车上。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死者就是我的儿子，我没有感到悲伤，一点儿也没有，心里高兴得很。托马斯·博尔赫为首的游行队伍朝着圣·费利佩大街走去，我乐呵呵地走在队伍中，走到途中，两位太太问我，跟谁一块儿来的？一个人，我对她们说，因为女儿先出来了。我仍然呆在那儿，欢欢喜喜地呆在游行队伍的后面。走到梅赛德教堂拐角处，她们对我说，咱们回去吧！天要晚了，大街上会很黑，咱们回去吧！我们一起同行的共是三位妇女，我们一直很开心，聊啊、笑啊，不是吗？往回走的路上，走到这里的拐弯儿时，也就是在拉斯·比森特大街上，一位太太招呼我们之中的一位叫拉莫娜的女友。蒙切达，她对她说，这位乐呵呵参加游行的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死了。虽然是悄声细语，我还是听到了。我问她，蒙切达，我儿子死了？没有，没有，没有，她对我说，我们往前走吧。从指挥所前经过，在奥兰多·巴罗斯那一地段，我们听到一阵哭喊声。又死了一个人，我想道。于是我再次对她说道，蒙切达，我一直是这样说的，如果某一天我儿子倒下了，大家不要瞒我。不瞒，她说不会瞒我，接着她告诉我，他已经在家里，只是受了伤。把伤员抬回家里？我想，不该把伤员抬回家里，应该送到医院去、或者是某个诊疗所。走到快到我家的拐弯处时，她对我说，你刚才对我说过的那个时刻已经到了，上帝会给你力量，让你支撑住。于是我对她说，是的，我要挺住。我

儿子死了，我说道。拐过街角时，我看到沥青路面上站着不少人，有的人跑过来要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另外有人阻止他们：“说什么也不要对她讲，她就要到家了。”迈进家中的大门时，我只觉得自己迷魂夺魄，不是吗？年青姑娘们拉着我，把我团团围起来，到处站满了人。就在我们现在呆的这块地方，我的儿子躺在棺木中。罗莎太太在他的脚下边，她是镇上年纪最大的妇女，原来是英国人，她已经为我儿子念过祈祷经文了。而我只是说，听凭他个人的意愿安排一切吧！我为他祈祷上帝的祝福。我说道，把那件血衣拿开。他们拿开了，还给了我一片药，人们纷纷向我表示哀悼之情，而我，我怎么对伊格纳西奥说呀？我极力按他对我所说那样去做，如果有一天他死去的话，我一定不要伤心。我一点儿也没伤心，因为他对我说过，不要为他哭泣，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就这样度过了那一天，度过了他安葬的那天，就这样，我就像您现在看到的这样平静。他对我说过，妈妈，我倒下的那天，如果可能的话，您穿一件红色的衣服，一条黑色裙子，配上一件红衬衫，您永远不要穿一身黑衣服，因为您是最值得骄傲的母亲，于是我对他说，你在胡说什么，把我看成了什么人，竟然不会难过？他自个儿笑了起来。

那天晚上，托马斯·博尔赫来了，和他的朋友们一块儿来的。还带着我儿子的领导，萨卡里亚斯。他们来时我正在。他们告诉了我他的很多事情，我就坐他的脚下看着他，因为他们对我说，如果您有勇气看着他，您就呆在这儿吧！蒙切达对我说，您的儿子是在卡车上死去的。他们正兴冲冲地开着车子走过来，从那块地方钻出一群残兵败将，他们朝着卡车开了枪。车上共死了五人，我儿子是其中之一。余下的，我只认识一个人，他是我们的邻居，叫马里奥·索托，这个区共死了两个人，是同时死去的。另外几个人，有一个是瓜塔路佩人，其余

的都是奎约·拉尔科人。托马斯·博尔赫和萨卡里亚斯一块儿来的。他一走进来便问道，谁是他的妈妈？有人告诉他，就是那位太太。他拉着我，拥抱着我，亲热地吻着我。您还有几个儿子？他问我，男孩吗？还有四个，我对他说。不，您不仅仅有这几个，您还有成千上万个儿子，他说道，您并不孤单，您有人陪伴。谢谢，我对他说。您就是这样的母亲。我想告诉他，我连一滴泪也没落，因为我儿子要求我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萨卡里亚斯也向我表示慰问，他们呆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们这个区里安东尼奥·梅诺尔的儿子也死了，谁知道他是否是替那边的人卖命死去的？我是这样说。我不难过，虽然我的儿子死去了，他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怀念中，我会告诉他，对我来说儿子并没死。他曾经跟我讲，他牺牲以后，要我们整天给他播放他喜欢的音乐，不是吗？而我以前总是对他说，哎呀呀，我的儿子，关掉录音机吧！他们会到家里来杀死我们。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他把声音开得大大的，他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他对我说，整天都要播放音乐，直至下葬仪式结束。怎么办呀？没有电，又没有电池，我让朋友们去想办法。装上电池，响起了他爱听的歌曲《游击队员的坟墓》，还有一支叫《团结的人民》。是我叫朋友们去找电池的，如果要让我高兴，你们就帮帮我，我对他们说，你们是为伊格纳西奥而去找的，因为我不懂什么地方可以弄到电池。一个朋友搞到了一台电动机，录音机响起来了，直至葬礼结束。这是我儿子让我办的事情。

第二十九章

有人看到他蓬头垢面在维基家毗邻的街区上踯躅，法尔枪像只旗杆扛在右肩上，在月光的照耀下，别在腰间的手枪闪闪发光。由于战争，人们早已精疲力竭，透过薄薄的窗纱，他们充满好奇心地看着他时而停在那里，喘着粗气，时而低垂着头，向后退步；像一只没有主人的无家可归的小狗，他半躺在人行道上，用犀利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这扇木门，那目光是这样的动人心魄，使未能成眠的少女们怦然心动，使孤寂无慰的寡妇心神不宁，就连路上那些趾高气昂的小猫，在他那目光的盯视下，也悄然改变了行走路线。邮递员萨里纳斯见到这一情景，不禁大吃一惊，几乎昏厥在地。对他来说，诗人的出现，有如刮起了一场飓风，把他那颗跃跃欲试，也企图到这条街上“窥探”一番的心击得粉碎。邮差没来到这条街之前，为了使自己能够鼓足勇气，多少种滋味汇集在心头，羞怯、自惭，他左思右想，长吁短叹。这一切甚至引起了律师里瓦斯博士的注意，这天晚上，他第一次，不但摸摸那顶精细的龙舌兰纤维编织的巴拿马草帽，向邮差表示问候，还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屈身行礼。邮差萨里纳斯微弯着两腿，用口哨吹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咖啡馆》，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的“竞争对手”没有看到他，他却像个宇航员一样，悄悄地在宇宙中消声匿迹了。

邮差走进一间下等酒巴，酒鬼们在那张疲劳已极的柜台上舔着余下的酒底儿，以孤注一掷的姿态扔出十五个科多瓦，即

刻，那些“世交的挚友”，比人类历史文明还要古老的朋友们便蜂拥而上，这些人最擅于从酒鬼口中掏出一肚子苦水，和数不清的烦恼。在这之后很久很久的时刻，莱昂内尔终于鼓足勇气，带着与他那身材和外表极不协调的小心翼翼的神情，站在距离维基家大门只有半米远的地方。他像是在等待一个信号，来点火照亮这幽灵般的房子，它有如一只披着丧服的船儿，无形的挽联披挂在船身上。

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紧紧攥在一起的拳头，像格查尔鸟的脑袋，他准备轻轻地抓、抚摸和拍击这扇大门，这时整个街区的灯火在一派宁静肃穆的气氛中嘎然熄灭。父母们把年青姑娘们送到床边，他们自己也试图闭目入睡，而眼前却依然跳动着博尔赫在主席台上高喊“胜利”时的形象。

“维基！”他悄悄地喊出了这个名字，声音是如此轻微，以至他自己也在怀疑这种意念是否已变成从口腔中发出的声音。但是，由于他的叫声，起居室里的灯亮了。他双脚发颤，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他抬眼向大街望了一下，屏着呼吸凝神细听，姑娘正一步步朝他走来。他似乎已经看到正在拧动木门里的扶手把柄的维基的倩影。此时他却后悔自己来到这里。他痛苦地忆起了往日由于怯弱而招致的失败。在那些日子里，孤寂地蜷缩在床上，极其敏感的天性使他体会到，可以用诗歌这种艺术方式倾诉恋情。他写过不少的诗作和堆砌形容词的情书，他曾长久地思考着不去用那些虚假做作的诗句博她的欢心。多年以来他寻觅着精美的词汇，它们像磁石一样引人注目，像天上的彩虹变幻无穷，有时，它们甚至能产生使读者在默然中感到深沉的效果。这种艺术效果在圣·何塞的“卡博影院”，曾多少次地震撼过他本人，在电影《走廊深处的寂冥》、在《周末的夜、星期天的早晨》中，特别是里查德·布鲁东在《愤怒的回忆》中的那段表演，都曾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姑娘

惶惑不安地出现在他面前，神情像是应约而来，却又忘记了为何故而来。她的目光先是在小伙子胸前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又迟缓地抬起头，注视着他的双眼。在路灯暗淡的斜辉的衬托下，她颧骨上露出几分神秘色彩，灯光映射在她那直到双脚的素淡的衣服上，又呈现出了另一种色调。莱昂内尔的手紧紧地攥着枪筒，他闭着眼睛向着繁星密布的天空抬起那充满叛逆精神的下巴。对方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夜晚是这样的肃穆静谧。

“不要哭。”她说道。

年青人把手一直举到她耳朵的高度，维基的头偎依在他的臂上。他们就这样呆了一会儿，莱昂内尔似乎停止了呼吸。她往后退了半米远，从上往下，一直打量到他的双脚。

“你睁开眼睛。”姑娘轻声请求他。

“不！”年青人说道。

她伸出两个手指放在他的眼睑上，透过纤细的睫毛，触摸到他那湿润的泪水。

“你睁开眼睛，莱昂内尔。”

“不。”他用沙哑的声音答道。

维基的指甲抓弄着游击战士的长胡须，那修长的手指慢慢滑下来，轻轻撕扯着他胸前的汗毛。

“你进来。”

莱昂内尔迅速闪身进到大房间内，他伸出手掌试图将模糊视线的混浊物质驱赶掉，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嗅闻到的一切统统吞咽下去。姑娘待他转过身体，就在他颤抖着回过头来时，她把长臂伸成半园型，把家献给他，然后又温驯地依偎着他。

“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她说道，双眼盯视着墙上的纸和装饰房间的攀缘植物。

年青人把枪托放在地面上，身体倚靠在枪筒上，他觉得服

丧中的哀伤气氛像游艺场中的旋转木马一样把二人分隔在两端，周围的一切积满灰尘，他们似乎在缓慢地转动着，像船儿飘荡在无风无浪的海面上，像是怕惊扰逝去的死者，他就睡在沙发上，摆在桌子上的像册里，在那份早已发霉的日历上，在那些已破碎的瓷砖地面上，游荡在这恒星逝去的长夜中。“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年青人听到了这个声音，但它像是透过玻璃传过来的，传到他耳中时，显得这样“苍白”微弱。忧伤像一块巨冰扔进终年炽热的尼加拉瓜，它无声无息，融化于相视着的两人的眉宇间，它晶莹剔透，像银河一般闪烁着光辉。

“我们是在这儿。”他茫然慌惑不知所云，依偎着来福枪，心儿咚咚跳个不停，脸上的肌肉紧张抽搐，他恨不得将自己藏匿于不是用来炫耀阳刚之美的长发和大胡子中。

最后的一束焰火将玫瑰色和黄色的光芒送入房间，一秒钟后，焰花像闪亮的星星一样纷纷落下。

“他们杀害了阿古斯汀。”她说道，并用手指头指着里面房间。

“老人呢？”他看到维基在抓抓脸颊。“他们睡下了？”当她摇头否认时，在诗人看来，她的神情像是走进某种不可言喻的梦游中，她的动作懒散，悠长，像是在漫步跳着华尔兹，又像是在轻声反复地重复着：“没有……没有……”

“这儿谁也没睡。”

此时，莱昂内尔确信自己听到了堂·安东尼奥的呼吸气息，甚至连空气中的声波振动，墙角处细小的蜘蛛网发出的嗞嗞声也听到了。他把后背上的背包放好，拿起地上的来复枪，眼睛盯着皮靴的尖头处说道：

“那么，我该走了。”

“你留下。”她说。

“留在这儿？”莱昂内尔问道，他那惊诧的表情，比房间

内张着大口似的静默更富有表现力，昏暗的房间中的所有家什，看上去不像实物，更像它们自己的影子。沉浸在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气氛中，姑娘交叉放在裙前的双臂染上了淡淡的黑色，在宽大丧服的映衬下，她的臀部的线条若隐若现。

“不留在这儿，你又去哪儿？”

“那就回部队。”

灯罩下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的面孔，她将散落在颧骨上的秀发撩到后边，径直朝着里面房间走去，她没敲门，便推开了父母卧室的房门。阿玛利亚和堂·安东尼奥背对墙壁，像摆放在祭坛上的圣物，双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着大房间，弥漫在院内和邻人们之中，维基父母居住的这间小屋内也是一片凄怆寂寞。她眨动一下眼睛，示意年青人到房门口去。当他站到门框下时，从她的父亲的脸上他看出了这老人极力辨认这张毛发丛生的面孔的表情，他还看到阿玛利亚也在使劲回想着什么。黑暗中，她伸着两只手，就像在编织无形的绒线，她突然叫了出来：

“老头子，是莱昂内尔！”

安东尼奥的表情像一位严肃的法官，他点点头。

“是诗人。”

“我从战场上来，”年青人说着，傻乎乎地把枪举起来。他再次以这种形式，在安东尼奥这位政治家、狡黠的老人面前亮出了证明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孩子。”老人亲切地叫了一声。

围着黑色大披肩的阿玛利亚一把抱住他，她那裹在凌乱的披肩中的瘦弱身躯紧紧地拥抱着他。失去了阿古斯汀，有如一把银刀的寒光令人感到透心般冰凉。她将面颊贴在他的胸前，谛听年青人胸膛内的热血沸腾，当他用那充满火药味道、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双手搂抱住她的头时，她听得更清楚了。

“阿玛利亚太太。”年青人说着，吻着她的头。

母亲的前额在莱昂内尔的心窝处来回摩擦着，年青人的双眼却在盯着堂·安东尼奥，他们像是在跳舞，可是这种舞蹈的节拍，他可是从未掌握。这是混合节拍的舞蹈：没有音乐，头脑中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慰藉，甚至连一句寒暄话也想不出。“大概几点了？”“太遗憾了！”“我们胜利了！”“妈的，终于胜利了！”没有，这类的话一句也没有。

“明天，”堂·安东尼奥用一种像在读日报似的平静淡漠的口吻说道，“我们一早就去监狱作证。”

“你已经听说了？他们杀害了汀。”

“是的，我知道了。”

“明天一早。”老人说道，同时向外观望着已微微露出黎明曙光的夜空。

“你再告诉他，我也被他们抓去了。”维基用异常坚毅的目光望着她的父亲。

堂·安东尼奥把床单从腰处提到肩膀上，有好一会儿，他摩挲着自己的额头，迟疑地嗫嚅，欲言又止。

“抓到西富恩特斯了吗？”莱昂内尔问道。他很想挠挠奇痒的全身，但是他一动也没动。

“抓到了。”

“去作证的事跟他有关吗？”

母亲没有再拥抱年青人，只是为他平展着军衣上桑迪诺战士的绸带标志。

“我去给你铺床。”她说着，向阿古斯汀的房间走去。

她还没有走到走廊里，维基上去阻止了她。

“不用麻烦了，莱昂内尔睡在我房间。”

阿玛利亚无须朝安东尼奥看一眼，即刻便可以想像出他那惊讶、羞赧的表情。难堪的滋味使他的抗议滞留在喉咙里，没

有讲出来。她从唾液中尝到了再次受到侮辱般的味道。

“那就依你。”她说道。

四个人默默地呆在半昏暗的房间中，这情景就像搁板上多摆放了一张照片。夜如此宁静，院子内的树叶沙沙作响，蚂蚁，还有绿叶丛中睡去的蝴蝶的动静都能听清。

“我们还是去睡吧！”阿玛利亚打破了沉默，她的眼睛始终在看着走廊地面上的瓷砖。

“对，明天还要去作证。”安东尼奥小声附合道，就像是另外一个人用他的嘴讲出了这句话。

莱昂内尔清清嗓子，他觉得自己那轻微的干咳显得极不自然，不是时候。

“博尔赫说，我们不应该是复仇主义者。”他越往下讲，声音便越低。“他说，如果不是全然不同于我们奋力打倒的那一切，革命就变得毫无意义。”

他急速地寻找着维基的眼神。仿佛是莱昂内尔动作的延续，维基急不可耐地用生硬的语气说道：

“博尔赫是博尔赫，我是我。”

瞬间，似乎四人同时在吞咽着唾液。寂静，像令人麻醉的狂热，它无边无际，无所不在，在那张老朽的椅子上，在那只死去的鸟儿上。

“你来吧！”维基说道。年青人怡然随其身后向房间走去。他们摸黑走着。她没有开灯，把手中的钥匙在槽内旋转一下后，摸索着走了进去。她躲闪开房顶上垂下来的吊灯，径直走到台灯的开关前。拉了一下灯绳后，可以看到发出天蓝色光亮的灯罩上，映出玫瑰红色的小牝牛、吹着连管笛的牧童、像鹦鹉羽毛一样五彩斑斓的云彩、一位天使弹奏着里拉，那乐器不比一块夹心糖大。

莱昂内尔把枪放在柜子上时，他认出了写有他本人字迹的

信件，他匆匆地瞥了三行字，便羞涩地蒙住了双眼。然后，他用从腰间抽出的手枪把信盖上。维基身着丧服躺在白色的粗布床单上，床单的一端巧妙地用她名字的开头字母绣成一只蜂鸟。

她端详着莱昂内尔，就像一位旅行者在观望遥远的风景。她的目光像是在邀请他看点什么，看看这间房，这张床，这块挂毯，这只灯，还有那些小虫子，它们在百叶窗上钻来钻去。她请他看的，不是这里的这一切，不是此时此刻的这一切。

"我们终于呆在一起了。"放下了武器，离开了昔日战友的莱昂内尔用发出叹息般的声音说道。他是多么渴望他的微笑能够激发出维基·梅诺尔那在本区内一向为人所共知的魅力，而他的这种努力和维基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悲痛心情又是多么格格不入。

"你像根柱子似的站在这儿。"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道。

年青人感到，垂放在身体两侧的拳头重如千斤。他诅咒自己那可恨的双肩。他多么想在某种冲动的驱使下，把一头狮子放到房间里来，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使狂热的灵感重新复归，让那些连珠妙语随风席卷而至，他多么想哪怕只是在片刻的喘息中，找回他那昔日的文采，找回他在战乱年代背在书包里的风雅幽默，因为在此时此刻，面对着他一生中所最热爱的女人，他却像被麻醉了一样痴呆。

"可也是。"他说道，完全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

"你睡在我旁边。"

"在床上睡？"

"不在床上又在哪儿？我的大鸟。"

年青人走近床边，躺下之前，他摸了摸床垫，就像洗澡的人试试水温一样。他把脸颊放在枕套上，借助仅存的一点点故作的镇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那双射出温柔光芒的眼睛。

“你终于回来了。”

莱昂内尔又笑了，笑容久久留在他的面庞上。维基摸摸他的额头，试试他的体温，然后把一支手伸进他的胡须中。这一轻微的抚摸使他如痴如狂，他极力用从所喜爱的演员那里学到的微笑来控制自己，于是他想说，但他并没有说出口：“如果这一切是在演电影，我会沉着冷静地去演好，而且会获得‘犹大虚假表演大奖’。”他控制住了自己，会心的微笑爬到了眼角处。渐渐地，他的那张脸开始像他自己，像他所见到的真实的自己。

一分钟后，这可诅咒的“寂静”不再令他反感，他喜欢这般平静。他甚至想用脚尖踢掉一只靴子，把它甩到地面上，不去理会它产生的喧闹声会吵醒公鸡和周围的邻人们，谁知道呢！也许过一会儿，他索性会痛痛快快地将另一只靴子甩掉，一下子让那些又脏又黑的脚趾和小指头上的趼子得到彻底解放。

维基像在梦游中。她说道：

“我要睡了。”她几乎在昏昏欲睡，又补充说道：“你保护着我啊。”

年青人不能动弹。他完全沉醉于欣赏那张尚未睡去的由于惊恐而失去光颜的面孔。而在甜睡的无意识中，那张面孔上的每一根线条都会充满动人的性感，胜似一个诱人的苹果，也恰像那令人垂涎的新鲜蜜桃。

他的内心为这张娇美的面庞而深深受到振撼。在这奇妙的一刹那间，他的阴茎骤然勃起。他用一只手按着它，将嘴巴靠近她的双唇，体察她发出的气息，就像在吻着她。饱尝着她那醉人的气息，他充满了对久远的昔日的回忆：每当看到她带着纯真和略有几分讥讽的表情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时，索伯第亚瓦区的小伙子们都会表现出一种丢了魂儿似的神态。他再次嗅

闻到从她的乳房处散发出的、不夹杂香水味道的清新气息，那气息直至渗入到他制服的布纹中。这就是他所钟爱的心肝，他的智慧之神，那个熟练地操持外科医疗器械的艺术家。她那温馨的、饱含哀伤的气息，她那通身穿着黑色丧服的肢体，都在那张与一场伟大业绩相匹配的床上。如果可能的话，谁知道他要搜集多少像灿烂的星星一样闪光华丽的词藻，来大书特书这张在诗歌中永远驻留的床！

他的呼吸渐渐平静。举目向着平静的夜空望去，玩味着天上的朵朵乌云和片片阴影，他把它们臆想成人们的面孔或动物的阴影。这一切和他儿时一样：他没有完成作业，打着瞌睡，幻想着一个没有教师，没有教科书，没有月份成绩单，不会停发零用钱，也不会因星期天不让去电影院而久久淌着泪水的世界。他把双手交叉放在心窝上，合上双眼时，他知道，再睁开眼睛已决非易事。在尚有清醒意识的一瞬间（烛光闪烁的一刹那），他再次想到了要脱掉靴子，可是疲乏占了上风。就在他酣然入睡，进入梦乡之前，他听到院子里树丛中落起小雨。

后来，朦胧中，他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听到了用沙哑的声音讲出的单音节，房间里迷漫着香扑扑的咖啡味道。然而由于疲劳，他再次侧过身去，紧紧地贴着舒适的枕头，感到一种不可抵御的舒适。“我要睡上它一百年。”梦中，他听到一个声音：一条拖着长长尾波的摩托艇带着他去索兰第那梅，去看望阿古德洛。

阳光已渐渐洒落到了墙上，穿过夜间落下的尘埃，形成缕缕光线，直照着他的额头。

这时，他听清了维基的声音。他坐了起来，用力把眼睛睁开，喉咙里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姑娘裸身出现在门框下，她的双唇正在发出他名字的第二个音节。于是，千姿百态的各种形象涌集在他的脑海中，他自

言自语道，她是玛黛色的太阳，是他的小树，她是丰盈的苹果，是空中所有云彩的化身，是所有鸟儿的化身，那皮肤像倾泻而来的洪水，那唾液分明是甘甜的浆汁，她那神秘的器官将他吞噬，她第一次在这样的时刻喊着他的名字——莱昂内尔。她那丰腴的头颈上的每根毛孔都沉浸在阳光之中，她就是尼加拉瓜之狂热，她是他的家，是他冒险的乐园，她意味着"疯狂"，"狂热"，她像一股清凉、充满生机的瀑布顺着门框流泻。她是他那些心爱的书籍，她是他那装满美丽诗歌的背包，是他的伴侣，她令他产生激烈而难为情的性欲冲动，她是扬帆起锚的船儿，是湖底深处的涡流，是波浪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块平静的水面，她是他日夜的渴求之物，她是他放在书架上的武器，她带给他重见儿时笔迹时那般甜蜜的回忆，她使得那些美丽的词藻，像多姿多彩的瓜牙贝拉歌舞一样，在他的口中游荡，她是轻盈美丽的维基，上帝啊！她那窈窕的腰肢，她那姣美的乳房，她那迷人的微笑，她被自己发出的光彩包围，就像马萨亚画家在圣母头上绘出的熠熠的光环。

"你过来。"她对他说道。

年青人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一情景是有背于常规的。当她突然间裸露着身体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想到的是，这与自己作为被留宿的客人的身份极不相宜。

"你的父母在哪儿？"他问道。

维基用手势指指大街。

"他们到监狱作证去了。"

莱昂内尔的大手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在他自己的头发中抓来抓去，把他从云集而来的各种想像中唤回到现实中。

"那你呢？"

姑娘把无名指放到嘴唇中间，从那排小巧的皓齿中伸出舌尖，说道：

“我去给你准备淋浴，让我和你一块儿洗个澡。”

莱昂内尔仍坐在床上，他把衬衫上的钮扣解开，低头看着自己的胸部，脸上绽出微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叛乱
作者= （智利）安东尼奥· 斯卡尔梅达著李红琴　　刘佳民译责任编辑：谢学军
页数= 2 0 1
S S 号= 1 0 3 3 9 2 6 3
出版日期= 1 9 9 3 年0 3 月第1 版